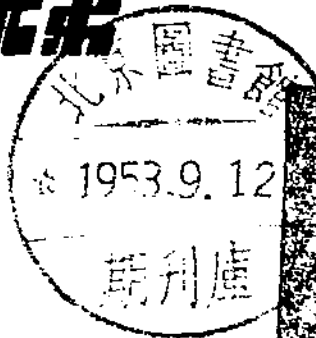


藝文中國

期四第 卷九第



本期要目：

- 華北教育家筆上座談(特載)..... 郭立華
- 關於莎士比亞(論文)..... 郁靜
- 在療養院裡(小說)..... 茗心
- 雙影(小說)..... 李式清
- 桃花盛開的時候(小說)..... 何漫
- 鄉景(譯文)..... 林樞
- 携帶着燈籠的人們(譯文)..... 黃雨
- 夜樂(詩)..... 黃烈
- 絮語(詩)..... 趙蔭棠
- 悼亡友儲皖峯..... 趙蔭棠

34

中華書局出版

號月九

• 行發版出社藝文國中 •

求知寶庫



歡迎訂閱

總經售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分銷處

凡希望訂閱者祈先期付款（現金）不收郵票

- | | |
|-------|---------------|
| 天津分局 |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
| 石門分局 |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
| 青島分局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 徐州分局 |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
| 順德分局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 開封分局 | 開封新興西街八一號 |
| 新鄉分局 | 新鄉城外石榴園孫賈胡同五號 |
| 大同分局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 京郊擴張部 | 北京舊鼓樓大街酒醋局三九號 |
| 秦皇島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唐山分局 |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
| 保定分局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 濟南分局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 烟台分局 | 煙台市順泰街七號 |
| 太原分局 |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
| 邯鄲分局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 運城分局 | 運城阜巷八號 |
| 張家口分局 | 張家口新明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
| 厚和分局 | 厚和舊城西五十家街六二號 |
| 豐鎮分銷處 | 豐鎮寶泉街十五號 |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中國文藝

第四卷



• 版出日五月六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

六月份中國文藝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五日出版

特載

華北教育家筆上座談

周作人先生等（四）

×論文×

關於莎士比亞

郭立華（六）

×散文×

悼亡友儲皖峯

趙蔭棠（一三）

鄉景

彌提佛作
河漫譯（一八）

×小說×

在療養院裡

郁靜（二五）

羣

嵐瑯（三二）

死亡

鄭軍譯（六〇）

雙影

若心（六三）

携帶着燈籠的人們

斯滂文生作
林橋譯（七三）

桃花盛開的時候……………李式清(七九)

滿洲作家特輯 (一)

- 都麗娜的悲哀……………金音(三五)
- 不歸鳥……………疑遲(四三)
- 老屠夫與其妻……………小松(四六)
- 少男少女……………勵行建(五三)

×詩 歌×

- 夜樂……………黃雨(一三) 尺素·往事吟……………寒波(一四)
 - 山園之旅及其他……………黃烈(一七) 行……………聞青(二一)
 - 查顯琳……………查顯琳(二二) 輕煙……………威立(二三)
 - 流……………沙洛(二四) 短歌三首……………李夢蓮(二五)
- ×批評與介紹×
- 世界文壇消息……………桂汀生(八六)

特 載

華北教育家筆上座談

華北宣佈聯盟，以在此大東亞戰爭節節勝利，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正當實施之際，欲確立人民中心思想，端賴社會最高文化人之倡導引領。因特依目前需要，發起筆上座談會，彙擬有關時局及學術文化之問題多則，請求華北最高教育家周作人督辦，錢稻孫，黎世衢，王石之北大師大藝專等校校長，及各校秘書長，教長，院長，訓導長，主要教授多人，徵求意見，以便廣開閤閱，宣傳闡明，以資遵循。經各教育家分別愷切答覆，意見扼要懇切。茲特彙誌如次。

筆上座談參加諸名流

周作人（教習督辦）
張心沛（教育總署署長）

黎世衢（師大校長）
王石之（藝專校長）
吳祥鳳（北大教務長）
方宗燾（北大法學院院長）
龐敦敏（北大農學院院長）
邢林煥（師大秘書長）
楊蔭豎（師大訓導長）

李泰羣（師大文學院院長）
張愷（師大理學院院長）
沈啓先（北大文學院國文系主任）
柯政和（師大教授）
傅芸子（北京團編目部主任）
鮑鑑清（北大醫學院院長）
何其鞏（中國大學校長）

陳礎涵（教育總署文化局長）
陳善緣（教育總署教育局長）
錢稻孫（北大校長）

一，大東亞戰爭華北文化人之使命如何？
二，菲律賓緬甸戰定後，大東亞戰爭之動向如何？
三，華北教育人對大東亞戰爭應如何協力？

四，大東亞戰爭勃發後，華北在經濟上所佔之地位益形重要，今後應如何始能作到自給自足地步？
五，現時中國高等教育之最大缺點維何？先生有改良之意見乎？如何使之實行？
六，以目前中國大學教育情形而論，足造就担當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人才之重任否？如有不足，應如何改良之？
七，師範教育之特質維何？中國教育之缺點何在？應如何改善之？
八，在目前國立各大學中，中日文化交流之實績如何？尙有何應予改正之處乎？
九，在此大東亞共榮圈建立之期，華北知識階級所應積極担負之責任維何？並應如何完成之？
十，以閣下意見，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合作，最具體最切要目前即應出全力以赴者究爲何事？並應如何進行？
十一，對於振興華北文藝界之見解維何？
十二，先生赴滿所獲觀感如何？

筆上座談會 題目

- 一，大東亞戰爭華北文化人之使命如何？
- 二，菲律賓緬甸戰定後，大東亞戰爭之動向如何？
- 三，華北教育人對大東亞戰爭應如何協力？
- 四，大東亞戰爭勃發後，華北在經濟上所佔之地位益形重要，今後應如何始能作到自給自足地步？
- 五，現時中國高等教育之最大缺點維何？先生有改良之意見乎？如何使之實行？
- 六，以目前中國大學教育情形而論，足造就担當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人才之重任否？如有不足，應如何改良之？
- 七，師範教育之特質維何？中國教育之缺點何在？應如何改善之？
- 八，在目前國立各大學中，中日文化交流之實績如何？尙有何應予改正之處乎？
- 九，在此大東亞共榮圈建立之期，華北知識階級所應積極担負之責任維何？並應如何完成之？
- 十，以閣下意見，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合作，最具體最切要目前即應出全力以赴者究爲何事？並應如何進行？
- 十一，對於振興華北文藝界之見解維何？
- 十二，先生赴滿所獲觀感如何？

十三，閣下新自日本歸來，有何寶貴意見，願特別奉告華北知識階級！

十四，目前民主主義政治已趨沒落，全體主義將成爲今後政治上最高指導原理，先生對此有何意見？

十五，中國婦女教育之缺點維何？今後婦女教育之重點何在？

十六，對於歐戰前途的觀察如何？

十七，中國科學落後，應如何推進中國科學化運動？

十八，中日文化交流之首要辦法，當在溝通語言，先生對此有何高見賜教？

一 大東亞戰爭中華北文化人之使命如何？

周作人

自大東亞戰爭開始後，世界形勢驟變，因大東亞戰爭是東亞民族謀求解放的一種必經的途徑所以在東亞不論任何人，都應該負起責任來，換一句話說，就是人人都有他應該盡的使命。華北是東亞土地上的一部分，華北文化人是東亞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不應例外據本人的見解，現在要緊的是養成青年學生以及一般知識階級的中心思想以協力於大東亞戰爭。所謂中心思想，即是大東亞主義的思想。本來，此種思想在中國已有五六十年之歷史，清末更盛，尤其文化人，如黃公度的詩，葉昌熾的日記，都是很好的例子，後來經孫中山先生提倡，稱爲大亞細亞主義，也就是這思想最後的表現。以這種思想在青年及一般知識階級中確立起來，自不是難事，何況大東亞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也就是東亞解放運動在發展的時候，因爲東亞是整個的，而文化的根源更是整個的，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絕對不可分開，所以樹立此種思想當不算困難。在此時，文化人的使命，就在從事於這個工作，等到大東亞戰爭完全勝利，東亞已經整個的解放了，再進行文化建設的步驟。

張心沛

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是東亞民族解放，所以文化人的使命也應當在這一點上去努力。華北地處重要，文化人的使命就更加重大。據個人的見解，最要者爲思想解放。在過去，英美勢力侵入中國，尤其是文化侵略，無微不至，所以個人主義，功利思想也隨之以俱來，現在，東亞民族解放在即，在思想方面，應當從事擺脫追隨英美的步調，努力發揚東亞固有的道義思想。

陳礎涵

大東亞戰爭現在節節勝利，華北處於後防地位，非常重要，凡我國民均應恪盡援助義務，博取最大成功。文化人爲知識階級，其使命尤爲艱鉅，除應努力宣導使一般民衆明瞭大東亞戰爭之意旨及應積極溝通中日文化外，具尤當注意者，厥維二端：

甲：思想解放，剷除習染的英美之功利主義。而代以傳統的東方之道義主旨。

乙：教育解放，變更我國之陳腐散漫教育，而吸收友邦之新興進德教育。

陳菩緣

在戰爭中文化人應當站在文化戰線，文化戰線，在空間上沒有前後之分，換言之，無處不是第一戰線，文化人在戰線上應負的使命，是在指導並統一自方的輿論，以自己的理論，戰勝敵方的理論。大東亞戰爭的目標，既是在東亞民族的解放，消滅自由主義及共產主義，所以文化人在大東亞戰爭的戰線上，應當用種種的，方式闡明大東亞戰爭的意義，和他的歸趨，使一般大眾有澈底的了解，堅定的信念，如此則無論當可統一，再則東亞民族既有固有的文化，自然應當把這各種固有的文化，綜合起來，樹立一種中心的思想，和中心的理論，以中心的思想及理論，用各種方式，克服自由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理論，方能完成了他的使命。

(以下接第八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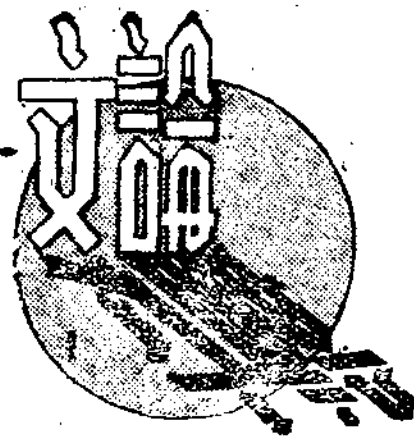


關於莎士比亞

郭立華

——他的誹謗和他的天才

白郎寧 (Robert Browning) 在他一首十四行詩裡，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的名字，如同上帝的名字一樣，是決不應加以褻瀆的。然而近來竟以美國和歐洲的無識之輩，誹謗這個偉大的名字見解，真是咄咄怪事！



最近許多淺學的人，努力宣傳着，說莎士比亞是空有其詩文之名，實則他和詩文無涉，他簡直不知詩文為何物，更談不到他能够寫詩作文了。文藝批評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好像一切精緻的工具一樣，必須讓對它有使用天才的人來謹慎的運用，現在這種工具卻落在一般幼稚的美國人，和狂熱的婦女手裡了。缺乏藝術頭腦的女性批評家，和缺乏高尚性靈的美國學者，對於莎氏的人格大加攻擊，並且在前數十年之內，獲得不少的同志。假設需要的話，我們立刻可以舉出一個證據，來說明這群對於藝術問題的判斷，是無足介意的。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除去輕微的例外可以不計外，沒有人對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實在是出自伊本人之手的這件事實，發生過懷疑的，可是近八九十年來，對於近代文學中這個最可欽敬的名子的謾罵，與

輕蔑的事實，是有增無已的。

最初對於莎士比亞記憶力的攻擊，不像後來來得那樣武斷。一八四八年，一位名叫哈特的美國人，對於莎劇的來源表示懷疑。此後，於一八五二年八月在「愛丁堡日報」(Chambers Edinburgh Journal) 上，發表過一篇無名氏的文章，著者宣稱：維廉，莎士比亞，原本不學無術，他一定是雇了一位詩人，一位手無分文，嗷嗷待哺的名做買式敦 (Orlando) 的詩人，這人情願把天才出賣給他，讓他贏得創作的功名。著者又稱，我們熟知莎氏的戲劇，進步不已，直到他攜帶巨資突然離開倫敦，他的作品才驟然告一結束。就如此進步不已的一位天才詩人來講，除非假定詩人已經死了，而他的雇主仍然健在的話，我們能够說明這種情形嗎？

這就是霸佔了一位不朽之人的名譽的莎士比亞，亦不過是一位烏有先生而已矣。一個明確的想像說法。

一八五六六年，一位維廉·斯密士先生（Mr. William Smith）給蘇爾斯默爾爵士（Lord Ellesmere）一封秘密的信件，信裡說，維廉·莎士比亞，由於他的門第，教育，和不學無術，是不會寫出這些戲劇的。這些戲劇，必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見聞廣，世故深，像那時代最偉大的英國人培根（Francis Bacon）那樣一位人的作品。培根對於他的作品，向來不署真名，因為如果署了真名，恐怕於他的事業和國會的地位，兩有犧牲；但是他在這些戲劇中，發見一種使他經濟地位穩固的方法，他才利用演員莎士比亞，當做他的假託人。斯密士堅持，給這些戲劇在一六二三年第一次出版的人，正是培根，當他於一六二二年失寵之後。

假設對於這種詭辯的說法，沒有其他反響的話，我們只得說，培根對於他作品的形式是小心翼翼，而且把它們寫了又寫，必慎必謹的加以改正，以致在他的作品中連一點錯誤也沒有。他能够担負三十六劇本出版的整個責任！它們有着無數的誤解，兩萬個刊誤。

這種謬見，並沒有嚴重具體的表示出來，一直等到同年一位黛麗亞·培根女士（Mrs. D. A. Bacon）的，才把這個謬誤的學說，在美國各雜誌上倡導起來；她取名培根而不取名莎士比亞，就是因為培根是那些著名戲劇的作者之緣故。來年，她就用這題目，出版了一部將近六百頁而十分不堪一讀的書。並且緊步她塵的，是他的信徒郝謀斯（Judge Nathaniel Holms）另一位美國人，他寫了一部不下六百九十六頁的書，滿載着痛斥莎士比亞清位目不識丁的流浪漢的言詞；雖說他連本人的名子都不會寫，除著財外毫無其他的野心，他已將偉大的培根的名譽，奪去一半。

這一類的揣測之詞，往往是千篇一律的：莎士比亞生在一偏僻鄉僻壤的小鎮子上，父母都未受過學校教育，而他父親又是一個屠父，

所以他便成了一位胸無點墨的鄉下老，一位賤民，一位如他的攻擊者所常稱呼他的「屠父之子。」無論就郝謀斯，或就近來的作家來說，證明莎士比亞是培根著作的主要方法，是將培根與莎士比亞旨趣略似的章節，強爲捏合在一起，完全不注意文章的形式，精神或連貫。

黛麗亞培根小姐的文學生涯，是專在攻擊莎士比亞。她以為他的著作不是詩歌，而僅是一種巨大的政治哲學體系罷了。並且她堅持，她的學說定能在莎士比亞的坟墓裡發掘出來。她曾經在培根的信札裡發現了一把秘密的鑰匙，可以用來解決一切問題。但是不幸的很，在她把這把鑰匙賜予世人的以前，她便變爲瘋狂了。她到了斯除特府，得到開掘莎士比亞坟墓的許可，晝夜在坟墓上徘徊着，但是終未動手，因為依她看來，這坟墓不够大，不像能够容得下伊利沙伯俱樂部所遺留下的大量文件。然而，她並不希望去在墳墓裡發現了莎劇的原稿。不！她在她的「維廉·莎士比亞及其戲劇」一文（載於一八五六年前南氏雜誌（*Pratt's Magazine*）的一月號內）裡宣稱：李塞斯特伯爵（Northampton）的馬夫，除去從戲劇所得的利潤外，對於它們——戲劇——當然是漠不關心的。什麼阻止了他，不讓他把這些戲劇付之一炬呢？「他有那些原稿！……他有着完美原本的『哈孟雷德』，代有着他最後校閱過的原本『李耳王』，他有着它們的一切，好像它們是從神聖那裏來的一樣。……並且他遺留下讓我們瀏覽並整理劇院裡那些古老竄改過的板本，真是要消磨了我們的青春，和浪費了我們畢生的年華！你這叛逆，你這惡漢！你和它們有什麼關係？你把這個問題隱藏得如此長久。你必須把它們解說明白……醒覺的時代的人們，將要把你放在講台上，並且不許你走下來，除非你將『你和它們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解答出來。」

假設你在世界史上最偉大的天才劇作家，而且在你去世三世紀之後，就被人家說你的手稿早已絕跡了，那簡直是不可能的。至於純就表面的證明來講，此地是值得把培根著作的最大的學者，編輯者，

和傳記入，韋孟斯。斯帕丁（Jan's Spalding）提出的。他因為受那謀斯的挑鬥，不得不發表他的意見，才作了以下的一段陳述：「我已經忠誠的，徹頭徹尾的，將你的尊著『莎士比亞的著作權』讀了一遍並且……我必須聲明我不但不相信，而且也絲毫不受感動。要想讓我相信『培根是這些戲劇的著者』，就像使我相信，羅遜孟爵士（Lord Brougham）不但是迪更生（Gibber）小說的著者，而且也是梭可里（Thackeray）小說和蘇納生（Tennyson）詩歌的著者一樣。」他結論謂，「似這般表面的理由，就來去懷疑莎士比亞的權益問題，我是堅決反對的。但是假使沒有任何理由，足以推斷出另外的一個人是那位真正的著作者的話，我想我可以說，無論著者是誰，但決不是培根。（載在一八七九年的批評與研究）（R. W. Davis and Davis's Jore）約二六九至二七四頁）」

使斥培根論者為不當的一位精密的解釋者驚皇失措的，是以下的這個事實：這些戲劇屬於莎士比亞的不可能的一切不同的論調，是基於戲劇中所顯示出的廣博的知識與卓見，不是未受完全學校教育如沙氏的那樣一個人所應有的。如此，這些誹謗者對於莎士比亞的恥辱，所加添的一切的事情，實在更襯托出沙氏天才的豐富。

就另一方面來說，用作贊助培根即是著者的論文，是如此荒唐可笑，簡直不值識者一顧。反對論者注意到培根的「戀愛論」和「結婚與單身論」等論文，如和莎士比亞對於這些顧關目精的議論做比較，簡直是一種鄙俗之論；他們更從培根晚年翻譯的希伯來讚美詩引來了幾行，和「理查三世」（Richard）及「哈孟雷特」（Hamlet）中，莎士比亞含着意思相仿的幾節做比較。但是仔細討論這些小的節目，只是浪費時。無論何人，只要讀過培根的幾篇論文，或是一兩節譯詩，因之在散文或韻文方面，稍稍發現出莎士比亞一些作風的痕跡，就對於這些問題大發議論，那他和想推翻航海法的一個內地粗漢相較，也不見得更為合適的吧。

對於揣測培根的話，固置不論，僅就莎士比亞沒有寫過劇本這說法來看，我們不難找出它實在是一種荒謬絕倫的說法。不但和莎士比亞時代的一般人，就是排演他創作的劇本，接受他關於這些劇本的忠告，並且親眼看見他的原稿而講給我們聽（在第一對摺本的序文裡）的和他終日厮混的一些伶人；原先是仇敵後來變為他的摯友的一些劇作家，如諸登（Dawson）和班，張生（Ben Jonson）；同他劇院裡討論他的作品或在晚茶時間辯論他的藝術問題的一些文；以及被他的天才所吸引因之變成他的贊助者且成為他的莫逆的一些青年貴族們，沒有一位曾經毀壞他並非他本人，他也不懂得他本人寫的劇本。對於此事，我們將作何設想！並且這羣吹毛求疵的聰明人，誰也沒有察覺出他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與口吻，和他平日的思想與語態中間的不同。我們對於此事又將作何設想！

總而言之，反對莎士比亞唯一的證據，是由於他的作品給予了我們一個方面太多的知識與卓見的證明這個事實！

沙氏對於英國法律的知識，表現得如此驚人，以致使人相信，他在幼年時代一定在律師事務所曾一度充任過書記。這種說法，據我們猜想，是根據了諷刺大師唐姆，奈士（Thomas Nashe）對於律師們的攻擊而來的，因為律師們拋棄法律而談詩歌。此種攻擊，即是針對着莎士比亞的。

莎士比亞對於法律名詞的應用，表現了一種非常的愛好，他精通法律上微細的區別，和法庭中的儀式。當代許多英國作家，常因誤解婚姻與繼承法而觸罪，可是後世的律師們，在沙氏引證的法律條款中，連一點錯誤或缺點也沒有找出來。康伯爾爵士（Lord Campbell）一位知名的律師，會著「莎士比亞的治律知識」一書。沙氏得到這種知識，並不是由於他成年時曾經涉過訟的關係。這種知識，在他最早期的著作中也可找尋出來的。在「委娜司與女頓尼斯」（Venus and Adonis）一歌裡，它在女神委娜司口中表達得够奇怪的了，而它又把眼

與心間訴訟的乾癟的描寫，也放入第四十六首的十四行詩裡。他的法律知識沒 够及到國外，便是其特點；否則，我們必難發見「報復」(Measure for measure)劇中被告的事是基於不合情理的法律了，因為劇中所描寫的訟案是在維也納舉行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莎士比亞精確的知識，始終是以他親眼看見的事物為範疇的。

對於人生的各部門，莎氏似是同樣的語熟的假設我們可以從他的法律知識，推斷出他曾當過律師，我們確信同樣的從他的印刷所的知識，可以推知他會是一位印刷界的聖手。一位叫做卜雷第斯(Blaes)的英國印刷匠，曾著一書名士比亞與印分「印刷術」，指示出即便詩人在印刷所度過一生，他對於印刷術的術語集中精細的分別，也不會更爲熟習的。查里斯，派瑟涅斯之致(Bishop (John's Words worth)會著了一部聲價對高，極虔誠的，但是我抱歉的說，士不堪一讀的書！「莎士比亞的知識和聖經的應用」。在這部書裡，他指明能經的眞意深印於詩人的心胸，並且詩人對於聖經表現的方法，得之獨深。莎士比亞對於自然界的知識，並非僅是在鄉下田野間度過孩提時代和青春時代的那些人所能得到的。他對於這種知識，是有着驚人的儲蓄的。許多整部的書，都曾特意爲他熟讀昆蟲的生活而著作出來。並且他對於較大的動物和飛禽的知識，似乎是源源不絕的。毛甘(Aplouson Morgan)，一位批評「培根說」的人，在莎士比亞的神話一書中引用了許多例証。

在「無事忙」(Much Ado About Nothing) (五幕二景)裡，奔尼第克(Benedick)對瑞哥瑞(Margaret)說：

「你的智慧和靈敏的嘴一樣的銳敏：它善於捕捉。」

靈猴在獵犬中獨能於疾馳時，將它的掠奪的捕獲。

在「如願」(As You Like It) (二幕二景)裡，賽麗亞(Celia)說：

「賽浦先生來到了。」

中國文藝 關於莎士比亞

羅沙琳：他帶來滿口的新聞。

賽麗亞：他將要把新聞報告我們，就像鴿子報牠們的鐘鳴一樣。

鴿子把食物送進牠們雜鳴的方法，她們自己也覺得很新奇的。

在「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裡，小丑對范歐拉(Viola)說：

「愚夫之於丈夫，猶之鱈魚之於青魚，——不過丈夫比較大一些兒吧了。」

鱈魚是青魚的一種，可以在英國海峽內捕到；牠的軀體較長，重量也較大。

在同劇(二幕五景)裏，瑪麗說瑪爾瓦留道：

「鱈魚來了，必須用手來捕拿。」

當我們摸着鱈魚腰部時，牠就昏迷了，不由己的被我們抓在手裏

在「無事忙」(三幕一景)裏，希羅說：

「你看，比亞特羅斯好像一隻田鼠。」

頭子伏着地跑來聽我們的會議。」

田鼠跑得很快，跑時項頸低垂，爲得是避免人家注意。

在「李耳王」(King Lear) (一幕四景)裏，丑子說道：

「麻雀飼養杜鵑這樣久長，

所以它的腦袋給幼小的杜鵑啄傷。」

在英國，杜鵑是在麻雀巢內產卵的。

在「善得善報」(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二幕五景)裏樂福說：

「我把這隻百靈鳥當做一隻黃道眉。」

英國的黃道眉，同百靈鳥是色彩和形態相同的一種鳥，只是歌唱

得不那麼動聽悅耳。

莎士比亞對於植物和動物的特性是同樣熟習的，這事又難指出。世人以爲自然界這項知識，一位偉大的詩人，是絕對不會有的，所以爲要將此點解釋明白，他們立即下一論斷，說莎士比亞必定也是一位科學家，真是奇怪的很。

在自然界其他不易爲人注意的領域中，莎氏的審知喚起了令人驚愕的事蹟，更是洋洋大觀的了。莎氏的醫學知識，早就引起人們的注意。克尼爾醫士（Dr. Knier, Berlin）於一八六〇年曾著一書，對於這個問題予以專門的講述。在這部書裏，氏之著論極爲湛深，甚至將當時最進步的知識——至少將一八五九至一八七〇年間的醫學這門知識，歸功於莎士比亞。莎氏對於癲狂的陳述，超過了其他一切的詩人。精神病學者，對於「李耳王」及「奧非里亞」的症候的正確，是十分的值得欽仰的。不，還有，爲防止流行在當時和後世的精神病的肆虐，莎氏好像把這種智慧的，近代化的精神病的治療，已經推測出來了似的。他甚至也有一點我們現在稱爲法醫學的思想；他深悉橫死與善終的徵候的鑑別法。瓦維克（Warwick）在「亨利六世」（Henry VI）第二部（三幕二景）裏說：

「看，他臉上的血液如何的凝固了啊。」

我看見了一個消逝在須臾的靈魂，

面貌慘白，羸瘦，暗淡，而無血色，

因爲週身的血液都降落在那顆卒勞的心裡。」

這幾行詩是在最古老的原文裡發現出來的，在較近的原文中，無疑的由於莎劇修正的結果，我們就得讀：

「可是看啊，他的面色變黑，並且充滿血液；

他的眼珠比他生前更向外突露，

像一個絞決的人睜圓眼睛，在可怕的凝視；

他的頭髮豎起，他的鼻孔掙扎而張弛；

他的雙手裸露着，好像一個爲了生命

而揮與搏鬥的人，可是終爲暴力所克服。

你看，他的頭髮披散在牀被上；

他那有條不紊的鬚鬚，弄得雜亂無章，

宛如夏日的稻葉爲狂風所摧折一樣。

至此不能不說他是謀殺了；

這些現象的任何一點，都可以證明這件是確鑿不虛的。」

在某數點上，莎士比亞不但和當時的自然科學，而且和未來的自然科學，也似乎是並駕齊驅的。人們利用培根說，爲得是要解釋這種驚人的事實；雖然哈維（Harvey）——世人公認爲發現血液循環的人，直到一六一九年才發表了他的發現，而且遲至一六二八年才把他對於他的發現寫的那本書出了版，但是莎士比亞——我們知道是於一六一六年死的，在他劇本中的許多地方，都提到血液是在身體中循環着的。例如在「凱撒大將」（二幕一景）裏，卜羅塔斯對波莎說：

「你是我忠誠，正直的妻子；

你對於我之珍貴，猶如鮮血

來潮我這憂悽的心。」

再如在「考瑞南斯」（Cato Senu）（一幕一景）裏，曼南尼亞

斯述說肚子對牠的食物說的話道：

「經過你的血管，

我把它——食物——輸送到你的臟腑裏，心裏，和腦海裏；

並且，也經過你身體的各部

從我這裏得到本能後，

牠們才得到生存。」

但是對於那位天才的，不幸的，被開爾溫（Cavalin）燒死的賽維特斯（Savitus）曾於一五三〇到一五四〇年發現血液循環，並對之加以講述的這種事實撇掉不論，在哈維以前，英國一切受過教育的人，

都深知血液是流動不定，循環不已，從心臟運行到四肢和各器官裏的；不過，人人皆曉的是，血液從心臟流出所經過的是動脈，而非動脈吧了。雖說莎士比亞對於血液循環的卓見，證明了他的修養的高深，但在他劇本涉及這個問題的七十多個地方裏，却一些也未曾指出他具有這種空前的卓見的。

我們非用培根說簡直難以索解的另一點，可以這樣解釋：雖說萬有引力說，是首先由一六四〇年，或莎氏歿後二十六年降生的牛頓發明的，雖說地心引力一般的觀念，在開皮樂（Kepler）——他於莎氏死後二年發明了他的天體組織的第三律——以前，沒有人知道，但是在「殊拉斯和克麗西德」（*Julius and Cressida*）（四幕二景）裏，女主人翁如此的表白她自己：

「時光，力量，和死亡，

對於此身務要盡了你們的所能，

但是我的愛情的堅固的基礎與建設，

就像地球的中心一樣，

吸引着一切的東西。」

莎士比亞如此不經意的說出這樣一個非常的預言。他在這方面的這種好像超過了牛頓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比哥德的植物學和骨學的發現更為超絕，因為哥德曾經從他那裡接受了一種極其複雜的教育，而且得到適意的閑暇來研究科學的緣故。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理直氣壯的說，發現萬有引力的人就是牛頓；他不過是把它應用在天體的運行中而已。亞力斯多德也曾解釋「重」為「物體對於地心的拒力。」在莎士比亞時代，在受過第一流教育的英國人中，地心吸引之說是人人皆曉的。上面引証的一段事實，不過僅是用來附帶的說明，和莎士比亞時常過從的人，在當時是一些智力發展最高的人吧了。大體來說，他的天文學的知識並不見得超過他同時代的人，由於「殊拉斯和克麗西德」（一幕三景）裏的「燦爛的太陽行星」一語，已

足以証明了。他始終沒有擺脫了他里收氏所主張的天文系統說。（按：此說於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發明以前為大家所公認。他氏之說以地球為不動之中心，而日星旋繞之。）

莎劇一定是培根著作的學說的另一種証據，在詩人消消楚楚的有些地質學的觀念的事實中可以窺出；可是，地質學這門科學，是尼樂斯太納（*Niasato*）首唱其端的，氏生於莎氏亡後二十年的一六三八年。在「亨利四世」（*Henry IV*）第二部（三幕一景）裏，亨利王說：

「上帝呀！假如我們可以圖得運命書，
就可以知道時代的循環，

就可以將山來平，而陸地

也覺得它的堅實的確可憎，自行溶解

在海中！並且，霎時間，

就可以看到海裡的泥沙多起來，

海神委實有些承受不住；

運命將如何在嘲笑，

而變遷將如何把各種露酒

斟滿了這隻多變幻之杯！」

這節詩的意義，是僅在指明無論是在自然界或人間世，循環律很是普遍的；但是無疑的，這是暗示着地球的歷史是在地球木身上去找，而且地球的變化是由高丘變成溝壑時發生出來的。這異乎是「地由水成說」的一個預言。

這裡還有些人，為要將詩人的先見之明所給予我們的印象的聲價抬高，所以對莎氏極力的讚揚。使地質學成一系統的第一人，是斯太納；但是主張地球是漸漸形成的，因之在岩石中能够探索出地球發展的過程的記載的第一人，並不是斯氏。他的主要任務，是在引起人對於地層的注意，因為他將形成地毀的程序的最好的証明，揭示給我們

這裏，莎氏預示着後世的科學的憧憬，無疑的，這便是他是多方面天才的一個證據；但是在這些行句中，毫未預示着特殊或專門的知識。此地有一個相似的情形：在安琪樂（Michael Angelo）的亞當之創造的圖畫中，上帝只用指尖將亞當的指端一觸，這世界上的第一位人便活了，我們似乎看見了一個清漸的電氣的火花的預示。但是電流的誘導，直到十八世紀才被世人所週知，可是安琪樂對於電氣的性質，一點科學的知識也不會有的啊。

莎士比亞的知識並未具有科學的形式。但憑敏才，他便從人事與書籍那裏得到了那種廣博的知識了。我們可以担保，莎氏的知識並不是不勞而獲的因為世間本就没有不勞而獲那宗便宜事；但是他的獲得所用的勞方，是輕而易舉，神不知鬼不覺的。在他的生活中，他沒有時間去耐煩的研究科學，他大部分的時光必須用在劇院裏，用在那些未受教育，不懂事的伶人身上，用在娛樂上，用在酒店裏。我們可以想像到也已經把他個人介紹出來了，當他在「亨利五世」（Henry V）的序幕裏，使堪他卜利寺的主教如此描述他的男主角，青年的國王時：

「聽到國王談話間只要有涉及神學的地方，

你們，會驚奇的，心悅誠服的，願望

他是一位生就的主教；

聽到他討論國事，

你們就得說，那是他的學之專長；

誇獎他的戰鎗演講，你們將專聽到

一場惡戰變成音樂；

如果他去處理任何的政治案件，

他可以解決最難的問題，

好像解下他的襪帶那樣熟練；

當他說話時，他的態度嫺雅，

像一位放蕩不羈的佳公子，

滿不經意的將神秘的奇蹟送到人們的耳朵裏，

却偷偷帶着他的甜美的語句；

所以人生中的計巧與閱歷，

必須以他的學說為依歸；

這是一種奇蹟：他的聰智

如何能將這複雜的事蹟蒐集在一起，

因為他的嗜好把各部門的知識都給躲誤；

他的同儕是粗野，淺薄，和不學無術，

他的時光都讓放佚，飲宴和嬉戲所佔去；

並且他的精力決不會貫注到任何的研究，

閑逸，和深居簡出，

避去那繁華的鬧場和俗務。」

對於此點，愛理寺的主教很聰明的答道，「毒是在尊嚴下長起來的。」至此我們不得不想像到，由於因緣的巧合，莎士比亞的天才是

在當代最高的文化中，找到它所需要的滋養的。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七日脫稿

詩歌

詩一首

黃雨

夜樂在凋殘的肺管上踟躕（註）

黃昏裡

天下一抹寂寞的山河

都是無家的孩子

誰還嘆着坎坷

蕭邦的琴縱自冷

春寒難沒飲泣的燭花（註）

——懷蕭邦及其愛慕者

註夜樂 Nocturne 十九世紀音樂家蕭邦所作。蕭邦乃一愛國的熱情者，却過了流浪的一生，死於肺病。

M自旅次來書，謂荒城三月祇有寒冷而無春之踪影。

中國文藝 詩歌

悼亡友儲皖峯

友散

悼亡友儲皖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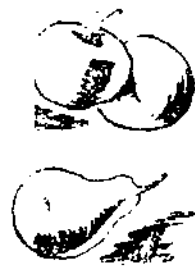
趙蔭棠

我的朋友儲皖峯之死，是在二月六日；當時我未曾寫文章追悼他，因我自己有件難題尚未解決之故。這件問題，也是皖峯替我操心的；現在解決了，皖峯有靈，必定為我點點頭。

皖峯是社會上一個良好份子，又是我的一個良好朋友。我們由淡而密，經過七八年的長時間。一旦永訣了，豈能不令人黯然！這種損失，是無法補償的。

我進輔大教書之次年，皖峯才來。他過去是在中國公學教書的。二十二年初夏，就聽說他要來了；在來來時，我向靜農打聽，據說他是個老好人。「好人」二字，我對之特別發生興趣；我自己雖不是好人，却努力學好人；社會上的好人非常少，我也努力的去發見好人，去表彰好人。好人要來了，我便終日期待着。最後他來了，一見面便覺有點面善，這也許就是所謂前緣。

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多，因為在大學和中學都有課，那時的輔中主任非常明達，對於教員頗持



尺素 寒波

依然是灼灼的星，
依然是清冷的月，
依然是嬌若游龍似的雲，
依然是消磨了數年的庭階，

X X X X X X

榴花之五月，
你東裝遠行，
如鷲鳥鼓翼幽南，
你深越清波藍色的海。

X X X X X X

莫唱「鬱鬱久爲客」吧。
生之途無不坎，
幸福乃是淚的積疊；
閉上眼來偷聽；
「青松巢白鳥，
深竹逗流鶯」。

X X X X X X

隕英透水而流，
日子無困顛地悄悄，
我只是漫行呢，
而不知所之；

X X X X X X

日聽鶯雀私語，微風入林，
夢裏也頗不落寞，
感泣於你的停雲；
莫念我吧，且看

兼收並蓄主義。在國文教員方面，除我與皖峯之外，還有袁靜農，牟潤孫。朱兆洛，戴明揚諸友。這些人各有各的特長，各有各的脾氣。而態度最自然的，乃是靜農與皖峯。在起初談天的地方，是靜農的府上。談到吃飯的時候，自然就會有人作東道，靜農，潤孫，皖峯，都是能飲者。我對於此道，真是後學，當時只會「敬讓」而已。在一個冬夜裏，牟大爺在天福堂請吃飯，我因為陪人喝酒，也弄得醉薰薰的。但到見人們大醉之後，我的醉便雲飛天外。努力的作好人，落得一身飯與酒。

靜農走後，我常去皖峯家裡談天。他的夫人淑琴女士，是非常愛文學的；她會翻譯過詩經中情詩，自己又創造許多小詩，都是非雋永的。最有趣的，是她的奚襄就是她的絲線夾子。我常和她開玩笑說：「刺綉不忘作詩，這可以說是絲中有詩了。但不知也有理還亂的時候否？」噫，這話你倒成諷語了！自從她在事變前南歸之後，竟因路阻不能來到此地，「離愁」的詩不知作多少？意本小離，竟成永訣。皖峯之「強支持」（皖峯寄夫人詩中語），竟然不支持矣。寄語儲夫人，皖峯始終沒有去公園拉一個漂亮女子也（儲夫人寄皖峯信中戲語）。

事變後，我們來往更密。在初，唐立廣還未南下他任在我們來往路線的中間；爲着少走幾步路，唐宅便成我們的聚談地。立廣是個健談者，說起什麼來，都是滔滔不絕。我們有時他去吃便宜的宵小館。皖峯是什麼都能吃的；立廣還有點南方習氣，不能吃大葱。我故意請他們吃宣武門裏的烤牛肉，結果吃了四個大餅，兩大碗帶大葱烤牛肉。皖峯在旁邊吃着笑着，笑的事是我的計畫成功了。我們有時也打個小牌，小的可憐，一塊錢的鍋兒。誰贏誰作東道，大抵贏家就是輸家。因爲他不再賠幾個，決不會够吃的。立廣與皖峯在打牌上比我還外行。立廣有點滿不在乎，皖峯拿起一張牌，總得按插好半天，惟在他滿牌的時候，人家打出來他所要的那一張，他必定趕快去搶一下。我常和他開玩笑說：「皖峯的從容，都被這一張牌鬧壞了。」

立廣走後，我們倆過往的時候，就是品酒。皖峯起初是大量。前幾年害過一場大病，所以這時喝得非常謹慎。我本來不會喝，這時倒不量力的大喝而特喝。在這他退我進之間，倒弄出來適中的程度。在一禮拜之內，我們總喝兩次酒。不是他找我，就是我找他。有時再加上田園了。皖峯的兩個小孩，也愛喝酒；在我們喝酒時，他們在窗外伸頭露臉的看。我以爲是看熱鬧，問皖峯，才知是要酒喝。我給他們兩杯酒，各一飲而盡。皖峯說，這是他們的家傳。

皖峯對事對人都非常忠實。他在輔大除教書之外，還擔任編輯輔仁學誌。他去和印刷廠交涉。他集稿，他校對，他算稿費。在他脚氣沉重的時候，還癩着腿往印刷館跑來跑去。脚腫的不能

結節。生的詩篇；
「鼓腹無所思，
朝起暮歸眠。」

× × × × × × × × × × × ×

缺月兼皎潔，
照映人世飄飄者，
在「萬國皆戎馬」之年
也有蕭草芊芊；
莫爲離索淚流，
聽呵，

有人吟詠調歌頭。
× × × × × × × × × × × ×

依然是灼灼的星，
依然是清冷的月，
依然是矯是遊龍似的雲，
依然是消磨了壯年的庭階。

往事吟

往事被年光埋葬，
記憶卻不能隱藏；
溪流讓風推去，
輕愁卻印像上膠板
無法磨洗。

× × × × × × × × × × × ×
狂歡的與悄步的，
荒蕪的與肅穆的，
儘管如聖像上的安琪，
命運也不吝於捉弄人，

下地，讓他的外甥等背到校中去開會。這就可以知道他對職務是何等的盡心。朋友只要託他辦一點事，他沒有不誠懇的去辦的，厝立广的天壤關甲骨文存，是他交涉印刷的。在我印等韻源流時，他替我交涉，替我計劃，替我更正確樣或款式，真是無微不至。照到夜深，我們照例是每人一包花生，幾杯二鍋頭。爲着唐太太的喪事，頭一天所定的壽材，嫌不合式，第二天去打退，他費去許多口舌，這個難工作，是他與侯君及我三個人去辦的。辦完之後，已到晚八點了，我們同去西黔陽吃飯。在他說這個工作困難時，我接着說玩笑：「那有什麼難？當時你應該向掌櫃說：『不要緊，他不要，我要！』」說得他們兩人一齊噴飯。第二天又去別家看壽材時，皖峯向我說：「我要死時，這副價值兩百元的，就可以！」不料這話竟成他的遺囑。

皖峯對人非常能原諒。不對脾氣的人，他持着個「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常在一塊的朋友，即令有點過失，他絕對不向別人說。所以謝剛主向我說：「多年以來，我沒聽着他罵過人」。我也有這種感覺。

他非常用功。他對於學問，是有見必錄，無論何時何地。所以他的書桌上有許多紙條，枕頭旁有許多紙條，袋子裡也有許多紙條。他的文學史，唐宋詩箋以及其他的論文都是這樣積成的。他非常會講詩，他有新的眼光並好的記憶。在去年的一个冬夜，他給亡女講唐詩，我在旁邊聽着，真是稱而且美。可以說他兼尹默與晦問兩先生之長。那些膠柱鼓瑟的老學究，那能知道這個新境界呢！

皖峯自奉很儉，但對朋友絕無吝色。他出門向來是利用電車和公用汽車，坐入刀車的時候很少，除非不得已。他的西裝破了，曾發憤做了一套中服。這套中服做成的時候，病已竟很重了。他在床上躺着，穿着一件件讓我看。那個時候，那個地方，那衣服的颜色，都足使我起不快之感。換言之，真像自備裝裹！不料這東西真成他的送老衣了。他當學生時，在經濟上也曾受過別人的幫助；到作事時，對於那些人的子弟愛護的無微不至。並且拿出錢來去幫助寒苦的學生和困難的親友，他自己連帳都沒有；他以爲不想歸還者，要帳也無用，想歸還者，人家自會記得。許多朋友看他那樣儉省，想着他一定有好多積蓄。但到他死時，一聽說他只餘五百元，大爲驚訝，殊不知他暗地裡幫助了別人。去年夏，請幾位朋友吃飯，我附他的耳朵說：「皖峯，當先生真不容易呀！費了幾年苦心，到末了還得爲學生找出路而請客！」他很得意的回敬我一句：「你呢？」我感？慚愧的很！

皖峯死了，實在令人難以忘記，因爲他有上述的忠恕勤儉的美德。而且他的性質非常溫和，

沉長的光陰之手，
閉鎖了音訊之門。

x x x

風聲弄失的雲，
故人若分迸的飛瀑，

渺難追尋；

出許一雲裡，

看出永恒吧，

歡樂乃寂寞之根！

去各自排遣呵，

別讓殷夢在心底

長流，

道路像座幽疑的圍屏

蜿蜒的圍屏也好，

讓我們互相的描繪

心眼的盛樓。

x x x

各自飄飛的琴絮；

各自不知前途，

滯滯的不能援手，

飛上幽窗的又何須

忌妒。

x x x

今宵不圓的月亮，

像沐於雨的嬌臉；

讓我，清光下

悄事盤桓；

在朋友聚會時，缺了他，彷彿缺了好些人。他有許多好習慣：見面必先握手為禮；談煙談茶，非常周到；座中有婦女，他必先敬婦女，臨行時，必給她們拿起大衣來。他對於長輩更有禮貌；長者有所詢問，他才從容原答。從來沒有見他犯過口過。啓元常說他的脾氣似乎近於女性的。我把他比爲藥中即甘草。他死了，是朋友中不可補償的損失，尤其是我。

在元月的二十七八的一個夜裡，他爲着我的家務，和幾個朋友到我家裡，坐了幾個鐘頭。後來他先走了。在臨行時，夫已氏說：「有工夫來我們這里玩啊！」「噢，我不一定能再登你們府啦！」這是他在我家裡最後一句話。

遲了幾天，兆洛向我說：「皖峯又躺在床上了。他不讓我向你說，因爲他知道你精神不好。」我馬上跑到他那里，他折起身子和談話，說：「不要緊，快好了。不過是腳氣一好，胃中便覺得難消化東西了。現在正經某大夫診斷，吃洩藥理。」我說：「請朱廣湘否？他知道你的病最熟悉。」「小大夫治的快好了，讓大夫來請功，豈不是小大夫倒楣裡？」我便無話可說。他問我：「你坐車來麼？噢，我們真倒楣。在先前，錢中用，我們的薪水少；現在當着教授裡，錢却不中用了。不然，我們還不是都有包車麼？」我笑着說：「錢還是少啊！按比例，我們不得一千整數的薪水麼？好在錢與我們都是陳通伯所說的 *Sonderheit* 吧。他笑了，我也笑了。他又說：「是不行了，前幾年害那樣大的病，還是想活着；現在這樣的小病，每每想到不如死去。」「但你要認清時代，我們犧牲是應該的。」他豁然，我也豁然。我臨走時，他又伸出手來與我握手。這是最後一次。

六號的早晨，圍了到學校裡說：「昨天晚上要找你，皖峯的危了……」「啊，怎麼會？」他趕緊跑到那裡，見滿屋子裡都是人，到裡間，看見皖峯已竟不會言語了，嘴裡不斷吐黑沫，據他大姐說是昨晚吃進去的藥物，別人說是胃中的穢物。輸大當局給他請來德醫，醫生說：「是腹膜炎，設若上德國醫院，還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好一個「千分之一的希望」啊，還能算有希望麼？我們把他抬上汽車以後，已竟一點鐘了。我與啓元跑到慶和堂胡亂吃了一點飯，我又跑到醫院看他時，醫生正給他注射葡萄糖。「皖峯，我是慧之。」他睜着他那無神的眼，彷彿是點點頭。我待了一會，我看無人變化，我上澡塘去洗澡，因太累了太冷了，洗澡之後，又到醫院。醫院已上門，隔門縫一問，說人都走了，病人已死了。雇車跑回他的家裡，又不敢進去。隔過他的門去找圍了：「完了？」「完了！」這是老田的回答。噢，人生不過是這回事，還有什麼辦法。第三天早晨，兆洛做夢哭醒，向他太太說：「夢見皖峯被難，慧之也跟著去了！」他太太說：「切

古柳蔭透頹圯了門牆，
繡綉遂成了長年的主人。
回首斜陽中的古道，
不再逢了油壁香車。
三月的風前沒有歌了，

鳥雀都嘶着興亡的曲子。
燕子丟下泥巢，
故園歸去已無家了。

四二年一月記夢。

記事珠

黃烈

向着蒼白的嘴唇，
索還一堆歡愉的日子。
遂將記憶推上育人的竹枚，
讓坎珂跌在摸索中。
許多臨風之隕涕，
都旋入每一個太息裏。
靜悄遂駭着憂鬱，
用淚穿成了記事珠。
門前黃髮的老年人，
眼角浸透了關山月。
乃有簷角的蛛絲，
靜靜地垂出遊子夢。
露珠凝在萍葉舟上，
初度向風前咽着飄泊；

鄉景

彌提佛 (M. R. Mead) 作
何一漫 譯

在各種環境的常久居處中我最喜歡的是遠遠在鄉間的一處小村落，有不多的鄰居，不是住着優美的人們的美麗的別莊，祇是些村舍和類似村舍的房子。「宅院或公共住宅」，如我的一個朋友對這類卑微和難以分類的居處所稱呼，居民的面孔於我們像花園裡的花草一樣熟悉，一個我們自己的小天地，緊擠着，好像蟻塚裡的螞蟻，蜂巢的蜂，羊欄裏的羊，修道院裡的尼姑，船上的水手。在這地方我們認識每個人，也為人人所認識；對每個人都有興趣，而且十分希望人人都對我們有興趣，從和不自覺的習慣影響中躍進到這些真心的情感裡面，學習得了解和愛我們四週的人們，以及他們的一切特點，正如我們學得明白和喜愛我們天天所經過的陰暗小路，滿是陽光的地道的幽僻處和轉角一樣，是有多麼快樂，甚至在書本中，我喜歡有限制的地方色彩；在批評中他們討論到「一致」時也如是。沒有比在一個英雄的四輪馬車裏跑過半個歐洲，晚上睡在維也納，早晨醒在馬德里，更無味的了；這生出真正的疲倦，一種精神的困頓，反之，沒有再快活的事了：在像奧斯丁小姐（註一）作的細膩的小說裡那樣的鄉間小村莊中居住下來，十分確知當我們離開前能夠和其中每個地方每個人物相熟識；或者與懷特先生（註二）在他自己的賽勃納（Salona）教區中漫步，和田野，矮林，以及佔有它的小島，老鼠，麻雀為友；或和魯賓孫飄流到抓島上，在那裏同他和他的山羊和「禮拜五」同過活——我們多麼厭惡任何新來者，任何新鮮的野人或水手的輸入，我們一刻也沒有同情過我們那種對伙伴的英雄慾望和十分變態他的逃走——也許和斐迪南（註三）在那個或別的愛人島前破了船——普若斯伯羅（Prosero）和米蘭達（Miranda）和卡利班（Caliban）和亞瑞爾（Ariel）的島，此外沒有別人，沒有齊登（Dionysus）（註四）的外來的發明——就是這一切最好的。而且少數的鄰居是無論在清醒的現實中和在詩與散文詩中都一樣好。鄉村中的鄰居，如我在這裡寫文章的伯克郡（Berkshire）中的一個小村莊一條長長的，蜿蜒而屈折的着道在一座美好的山嶺中部，還有一條大路穿過它，常常滿走着貨車騎馬人，馬車；最近還為一輛從B——到S——的長途驛車增添過熱鬧，它約在十天前經過的，

芳草遙街繫了落日，
向着每個長亭和短亭。
鄉店裡飄着昏暗的燈，
風塵在青年人的臉上劃破夢幻。
疲勞乃拖着每一個過客，
匆匆地走向死亡裡。
告別了一個夢又一個夢，
粉碎了一個希望又一個希望；
從黃昏到夜半，
等候者，等候着天明。
找一個胎動的美，一隻歌，
一雙盈盈地注視。
走向城市中，人羣裡，
走向命運的播弄中。
腥紅的嘴唇上浮着夢；
心在波動着憔悴的音符；
生命在兩臂屈伸着；
白髮塗勒死了青春。
辛酸在世味中發酵，
生子的泡沫浮上脚面。
災難從肩上下墜，
歡愉在時間中統過去。
柔嫩的風不再溫煦了！
記憶如同蒼白的嘴唇，
浮動着火，浮動着女體的殘夢，
死寂輕輕地關閉了一生。

中國文藝詩歌

而我想過些天還會回來。也有現代各種形狀的車子，也許得化一個月的勤勞或兩星期的經過才盼望得到。有禮的讀者，你願意同我經過我們的村莊麼？路程並不長。我們將從低三的那端開始而向山上那方去。

右邊，整齊，方形，紅色的村屋，路旁有長而豐富的花園，是屬於一位從鄰鎮來的退休的旅店主人，一位很結實的人物，他有位窈窕的太太，不滿意於他自己的孤立和無所事事，談政治，讀報，痛恨內閣閣員，喊叫着要求改革。他給我們這和平的左近介紹進對皇后宣告無罪的慶祝上一種叛逆的改革，忠諫和勸告都無效，他談到自由和破碎的窗戶——因而我們都高興了。呵！那晚上他如何用臘燭，桂樹，白色的蝴蝶結，金紙和一種透視畫（原是寫袋中手帕設計的花樣）。上面有皇后陛下的發光肖像，戴着帽子和矜羽，成緒紅色，來炫耀着，在村中他沒有敵人，我們都知道。這唯一的煙火是微弱多了，小孩子們存着最好的爆竹等着爲他而放。他給他們整的六便士錢，比別人都多。他喜歡每日舉行一次張燈結彩，因爲，不必隱瞞，雖然他收拾花園，讀報，坐着他的小馬車出來閒遊，進教堂和參加聚會，我們這有價值的鄰人開始感到無事的厭倦。他在門前閑立，引誘過路人停下來閒談，他自動的做四週一切小事情，用煙薰櫻桃樹以治療蟲病，探出教區中所有的黃蜂巢，把它們毀掉，我今天在花園中看見許多黃蜂想要用計迷惑他。他甚至幫他太太洗刷和打掃。可憐的人兒，他是個極可敬的人，如若在他的尊嚴上加上一件小職業，會更爲快樂。這對他是在生活中的鹽。

挨着他的房子，雖爲一端有座松亭的另個長花園所隔開，是鞋匠的漂亮的住處，他是個蒼白病容，黑髮的男子，樸素的事業的模範。從清早到深夜他坐在他的舖子裏，地震不易驚動他，燈彩也不能，他不動地一直坐在舖子裡，從剛亮，經過長的白日，漸漸暗淡下去，直到他的孤單的巨燭成了這地方的唯一光亮。人不能明白任何事無比透視畫的人和做鞋的人那天晚上彼此的看不起更完全的了。在堅持的勤勉和熱心的怠惰中有相等的虛榮，因爲我們的鞋匠是個實際的人，他雇有三個日工，兩個跛子，一個聾子，因而他的舖子倒像個醫院。他典買了他的那所方便的房子，甚至有人說他已完全買過來。他只有一個漂亮的女孩，輕盈，纖細，有美髮的十四歲的孩子是每個三歲以下的小把戲的勇士，保姆，和遊伴，她整天和他們跳，舞蹈，搖弄，喂東西，那愛小孩的女孩是個非常吸引人的，我這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人在她的情形上有像那樣完全的無限迷人，那種婦人神氣。看到在禮拜日她那種天真瀟灑和穿着她的白長衫，她走過去像是伯爵的女兒。她也愛花，她窗下有限多白色花草，像她自己一樣純潔，纖細。

鄉景

絮語 黃烈

承惠風兄的激勵，使我將這詩改寫出來，敬以此詩獻給他。

長天垂下嚴肅的臉，
宇宙寂寞得無聲息。
慣經風雨的季节鳥：
在青天裡劃出異彩，
它飛向遼遠的遠方。
自由的生命謳歌者，
迴溯着社後的日子，
想着呢喃在故巢上；
說一點遠方的消息，
告訴你生命之踪跡。
會越過巍巍的高山，
聽那裡幽邃的狂嘯，
潛在那紫紫地梵音。
不羨慕涓涓的逝水，
它流去難返的光陰。
而在冷落的屋角上，
蛛網添上晴午的絲。
許多作繭者自縛了！
你應該高舉和長笑，
挽緊現實中的狂瀾。
痛哭古人者作古了！
視今視昔那一樣幻。

路對面第一家是鐵匠的住房，陰暗的住處，太陽好像從未照到過，裡裡外外又黑又暗，像個鍛冶廠。鐵匠在我們的小國中是個高級官吏，並不低於一位警察，但，糟粕之至！當發生騷擾而警察被叫來時，通常總在打架人羣最密中找到他。如果這地方沒有酒館，他的女人和八個孩子就走進了。進這類迷人的門裏這成癖的嗜好是「警察先生」的唯一缺點。

挨着這位官員的房子是一座整潔的磚房，紅色，高而狹，三扇帶框的窗子，直列着，是村中唯一有窗戶的窗戶，一旁有棵鐵線蓮，另一邊一株玫瑰。這所小住宅看來極美好高尚。那間小客廳似乎是造來爲霍葛斯（註五）的老姑娘和她的童僕；爲茶會和牌會——它剛能容一棹；爲了殘舊的絲製衣服的沙沙而過和炫耀的古瓷器，爲得到四張（註六）的喜悅和在分牌間小小的舒適的女靜的透誘；爲了動情的文雅和真正的饑餓。這已是它的定命；但運命是惡意的：它屬於一位肥胖，快活，忙亂的貴婦，帶着四個肥胖，鮮紅，喧鬧的孩子，俗鄙和富裕的本體。

其次是村中的舖子，和別的村中買賣一樣，各種各樣像個陳列所；一座有麵包，鞋，茶葉，乾酪，毛線帶，綢帶，醃豬肉的保管庫，總之，有一切東西，除了沒有你偶爾一時需要的一件特別東西而你確知是不會找到的。居民都很有禮，興旺，同時也儉節；他們把上層的房子租給兩位年輕女人，（其中一個是位美麗的藍眼睛女孩），她們教小孩子們ABC，爲他們的媽媽做便帽和長袍——一半女教員，一半女衣服的裁縫，我相信她們覺得裝飾身體比裝飾心靈是個更有利的職務。

由一個狹院落和這店舖分開，對着鞋匠的房子，是一座住房，關於居住的人我沒有什麼說的一座宿舍——不！一所很小的房子，有許多附添物，小的零碎地方，伙房，還有一些什麼也不是；全有角隅，有個好看的出入口，前面一半是小的鋪院，另一半是種花的院子，牆垣古舊，剝蝕，爲蜀葵，玫瑰，冬青，和一棵大杏樹所遮掩着，窗扉滿是天竺葵（啊！我們那隻壯大的白貓正在其中向外窺看！）小房間（我們的房主很有這自稱叫它住房），滿是靈巧的機構和角落的壁廚；後頭的花園全是普通的花草：百合，石竹，金蓮花，芍藥，紫羅蘭，荷蘭石竹，有個水蠟樹亭子，像哨兵關子，在裡面人生活在微弱的綠光中，望着外面的一切快樂的花床中的最快樂的。這房子送來爲了顯示給人如何在極端狹小的境況中，可以安排得舒適。好吧，我不再在這兒多徘徊了。

次一家是個重要地方，玫瑰旅館，一所刷白的建築，退居路旁，前面有它好看的擺動着的標幟；一邊有一間小的弓形窗戶的屋子突出來，同另一頭的馬廄，形成一塊方場，是馬車，貨車，

修柳青拂每一年終，
燕子是經年的旅客，
向你說人世的風波。

鴻

黃烈

(有贈)

燕草的綠

碧入了修眉

倦旅的心

遂向藍天

排幾個人人字

當嫩柳枝

搖醒關山夢時

迢迢地心期

乃用地老天荒

綰緊了相思

揀盡寒枝

啼生棲止的愴悲

經年的來去

只有白雲明月

認識那雄姿

三十年春寄遠人

行

聞青

子夜風窗下解夢
落葉語重驚碎了

中國文藝詩歌

和回來的四輪馬車的聚會處。現在那兒有兩輛貨車，我們的主人穿着他那件永是紅色的背心在侍候他們啤酒。他是個興旺的人，有威風，如他的背心所證明，這東西最近十二個月裡已租出去過兩回。我們的店東有位慌亂的太太，一個有希望的兒子，和一個女兒，村中的美人。不如鞋店的仙女那麼美，也遠不如她文雅，却十倍的風姿美觀；早晨頭髮全用上捲髮紙，像隻豪豬，下午髮捲曲着像頭老犬，裙褶比捲髮紙多，愛人比髮捲多。菲貝小姐比起鄉村更宜於城市，而老實說，她自己也明。這點，就時可能常時步向城市去。今天她到——他去了，同着她最後的和主要的愛人，一位新補的軍曹，——一個和基特軍曹一樣高大也一樣魯莽的人。不定那天他會帶走菲貝小姐。

和弓形窗戶的房子一排的是一段低矮的花園牆，屬於正在修理的一所房子——面對着做領子工匠的舖子的白色房子，前面四棵蒼翠樹門前一輛車滿載着磚。這房子是住在約一哩外的一位富裕，好心，古奇的人的玩物。他對磚和灰泥有種熱情，他的中預他的住宅是過於聰明，在這兒以改了又改，增添了又增添，做過後再做為自娛。這完全是個潘內羅比（註七）的織物。十八個月來木匠瓦匠總在做活，然而我站在那兒很疑乎是不是真做了些什麼。但去年六月的一樁功績是決無疑慮的。我們的好憐人想那菩提樹遮了房子，使房間太黑（除了工人屋內沒有一個人。）所以他讓把每棵樹的葉子去掉，於是它們立在那，可憐悲慘的骨架，當着日益強烈的夏日在陽下和聖誕時一樣光禿。自然自己報了仇，用她自己愉快的態度，新葉子抽出來，到聖誕節時，樹葉又和實行迫害時一樣輝煌了。

次一家住着一位木匠，一聲名揚於左近十哩而且名副其實。——很少細工木匠能及得他。有位極好的太太和他們的小女兒雷澤，村中的玩物和皇后，一個照着登記只有三歲，但在體形，力量，智慧，勢力，意志力上都够六歲的孩子，他駕馭這地方每個人，她的女教師也在內，把車匠的孩子們從他們自己的小車中翻出，讓他們拉着她；騙取就在店窗中的餅干和糖果；使懶人携帶她；不愛說話的和她談話；嚴肅的人和她的頑皮；做她高興做的一切事；是絕對難以抵抗的。她最動人的地方至於她的富有愛的超人力量和她對愛和別人的縱容的堅固信賴。當她跑到你面前把她美麗的小手放在你手裡，快樂地抬頭望着你的臉；說：「來！」要使這可愛的小女孩失望是多麼不可能！你一定會去，你不能不這樣。她的另一部份迷人處在於她的單純的美麗。同着她的有着許多拿破倫樣的性情，她還有他的粗壯，堅決，正直的樣子，有世上最美好的腿，純粹英國人的面容，圓潤可愛的臉孔，又紅潤又黑，一對大而快活的藍眼睛，捲曲着的棕色頭髮，外貌可驚

鄉景

旅人燈下自繚傳奇裏人景
抬頭向窗外

原野茫茫不知邊緣何處

於是

睡枕上不再見夢

車箱中風塵的搖盪

心魂憔悴在迷路裡

旅人漫數明日的行程

三月十三日夜，南京舊作

「查顯琳」！

查顯琳

——民三十初冬，有感自贈——

你，愛向夜的懷抱中閑散

那顆顆如珠的星

早出早落的月牙

聽風聽雨使你落淚

而你多麼儒軟

你只會用冷淚沖淡辛酸

你，愛貯藏自然新奇

那片片如心紅葉

開了又謝的春花

看它像失落的明霞

而你的靈魂無依

你笑了笑不出內在歡喜

「查顯琳」！

的遊戲。她還有貴族的態度，喜歡把雙手背在身後或疊放胸前的立着，有時，當碰到審美時，她把兩手緊抱着頭，壓下她卓越的曲髮，看來那樣極端的美麗！不錯，雷澤是村中的皇后！在她領地內她只有一個敵人，一頭白色鱗，（註八）名叫「梅弗洛」的，或更是她的朋友，在好看，有力量，在遊戲和幾乎在機智上都和她一樣，統治着動物世界和她統治人一樣。他們都跟着我，雷澤和雷澤的「漂亮的梅」。我們這時在街道終點，一條交叉的小路，一座菩提和榿樹蔭覆的製繩廠，一個為榆樹俯懸着的清冷的池子，引我們到小山的半腰。拐角還有二處房子，以如畫的輪匠店為終點，住房是更具野心的，看那好看的有鮮花的百葉窗，綠色帶銅環的門，那麼多少有點拘泥但很有禮的人們，他們用足可對付貴族血統的人的禮貌和先生的稱呼送一個工人。這些是副牧師的住宅——女主人會叫它做公寓，他同他的家眷住在四哩外，每禮拜一次或兩次到他這潔淨的小客廳來寫說教詞，或為人證婚，或參與葬儀，須看需要而定。沒有比他的房東和房東太太更好更和善的人了；從他們和教會生關係後對他們有一種教會副手似的重要的反映，這是非常有益的。——一種適宜，莊重，莊嚴的禮貌。呵！看那有價值的輪匠當星期日跟在他房客後携着長袍，好看的釘着他妻子鼓好的手帕吧——或聽他斥責光叫的孩子和爭吵的女人吧！副牧師一點事沒有。他適於做個永久的教會事務員。

現在我們應當穿過小路走進蔭蔽的製繩廠。對過這所漂亮的白色村舍，困難的立在村盡頭滿是花木的園中，為我們的石匠所有。他極矮，有個好看高個子的妻子，他，一個侏儒而有巨人似的聲音，說話時好像用傳聲喇叭至喊，能令人吃一驚，她則是一大串世代為花匠的姊妹，女兒，孫女兒，而她自己也是不弱的一個，我之不畏她是我的寬宏大量，因她在我的愛好上打败了我，在菊花，天竺牡丹和這類裝飾物上，她所種的活着而我的却中了死亡的悲慘狡計，也許因我喜愛它們，「並非聰明的，却是愛得太過分」，以過分的好意殺子它們，半山上是另一所孤立的村屋——但官吏和他的家眷的住宅。最大的一個孩子開立在門外，用那麼深沉孩子氣的羨慕看着我的雷澤，可以給邱比特（註，愛神）做個模範。

路蜿蜒向上，兩旁窄闊的綠地和密密排列的籬樹欣悅！黃昏時的日光落在開鑿過沙堤岸上，鴨及邱崗頂上的巖岸又多美好！正從上面走下來的人的形影又多輕快，清晰地描畫出來！那是不幸的約翰，伊凡，花匠——約十年前他失去了他的妻子而變的瘋狂，那之前他是個最好的花匠。他被送到聖盧克禮拜堂，失了業治療着；但他的氣力已沒有了，他的能力也一樣；他不再能管理花園，也不能受拘束，不能負担正式職業的辛勞，因而他退休到這貧民習藝所來，在村中的受養

你自己多麼矛盾

你流洩你的深情

靜靜靜靜的

伴憔悴的影子

向月光星光燭光

你把驚人的想像

遠擲於來年輝煌

小記：三十年，事事遂意，志趣蕭然

。深夜挑燈獨坐，更覺此身無盡滋味。看一紙上，寫了自己名字，尋念着，如念一個極陌生朋友的名字。這頗怪也；他是誰呢，在哪兒了？因成詩一着，遙贈之，乃無端惹惹愁緒耳。

輕烟 威立

風來時一聲嗚咽，
告訴我春意已經闌珊，
塗勻那灰黑的烟與炊煙，
將蒼茫的雲霧吐在幽淡的人間，
水更是平靜得像一張紙片，
沒有一滴水在漪漣，
黃昏後的几盞長嘆，
我心緒是這樣麻煩！
風來時一聲嗚咽，
告訴我春意已經闌珊。

老金的人和雜殺中他分到他的任務。他的心情常常出神，專心於一些幻想和不實際的計劃，而失去現前的目的。但他絕無害，全是雅氣的簡單，一種微笑的滿意，最動人的感謝。人人都等待約翰，伊凡，因對他有那種應當愛護的地方，他的無保護，他的完全無防護，在每個善心人是不可抵抗的呼籲。我不會知道過有人能使人感到那樣的深而柔和的憐憫；他把四圍一切改進了。在他微小的能力限度中他也有用；能做任何事，但最喜歡園藝，仍以他剪果樹和扶持胡瓜的舊手藝自誇。他正是現下最快活的人，因他管轄着甜瓜花床——甜瓜花床——「多麼莊嚴偉大的一個名詞對於只在手燈下的桂瓜秧！約翰伊凡確知它們會成功，我們看吧：如長官說的：「我懷疑。」

我們現在已在疏岡的頂端，迫近山莊和它美麗的花園木棚的外緣，俯懸在沿着路的堤岸上是一棵老荊棘樹——那樣一棵荊棘樹！長的枝條蓋滿黑白的花朵，優美，文雅，輕盈而又那麼豐滿！只是荊棘樹下缺少一池水給人一更可愛的反影，顫動，發抖，像一簇羽毛，比生命更潔白，更鮮綠，和明亮的藍天可愛地混合着。這兒的確有個水池，却在那為燦爛的羽毛所裝飾的高幾下，一片深色草地上。還有些事，幾乎和那一樣好——雷澤和梅弗洛在頭皮的遊戲中，「於陰影照上了陽光。」雷澤笑着，滾着，拍掌，臉紅得像玫瑰，梅弗洛在她旁邊玩耍像夏日陽光，為她的突然轉身，跳躍，躍起，她的攻擊和脫逃所目迷五色，她圍着這可愛的女孩撲擊，用燕子點水的那種同樣的間斷的接觸和正是一樣的逃脫的本領，同樣無比的安逸，有力和優美。她們做出一幅多麼好看的圖畫，對實際的風景做成多麼好看的前景！蜿蜒下山的路稍微有些弓起，和牛津的大路一樣；一輛貨車迂緩地上來，一個騎馬人疾馳而過——「啊，雷澤和梅弗洛要能種那良種馬一同跳躍，她們一定會撒棄你！」下山的半路上，正在轉角，是中尉的紅色村屋，爬滿葛藤，正是舒適和滿足的印象；再往下，至對面，是矮石匠的白色住屋；再就是菩提樹和繩廠，再是村中的街道，由樹間窺望，它們密集的頂掩藏了一切，只露出烟窗，房屋的各種屋頂，處處有牆的某一角再往遠處，雜緻的——鎮，有它美好的教堂塔和光頂，整個景色為一系列白雲山嶺所包圍；這幅圖畫的每部分，樹木寬洪大量的分佈着，看來像是森林地帶的風景，其中雜着草地和村莊。樹木有各種類和各種顏色，主要是樣子好看的榆樹，顏色那麼明亮而深綠，它外部枝子上的光端垂下來，像波紋和花冠那樣豐滿，還有檫樹，它堂皇的樣子正為嫩葉的愉快的顏裝飾得轉回到山上，我們發覺自己在那特別迷人的美國風景——綠色公地上，為道路分割開；右面有雜樹和樹木沿着邊，村舍和農屋規矩地位置着，終端雙層排列的高貴的檫樹；左面更好看些，點綴着明亮的水池

多少個幽靈在冷角裏寒戰，
這裏再也望不見故鄉的雲烟。

無題

威立

並不是爲在夜色裡貪看月光，

我是只想在暮色裡尋求——

消失的輝煌，

幸虧是土地上浮起了一層薄霜，

告訴我剩留在暮色裏的光輝，

這時：

我心像破廟裏的神像一樣，

是莊嚴？是淒涼？

霧地裡漂起一片輕響，

我懷想是誰在夜色裡孑然歌唱，

抬頭望見遠樹的陰影搖幌，

嘹起了夜鶯幽鳴聲浪，

這時，

我心像破廟裡的神像一樣，

是莊嚴？是淒涼？

一九四二，

流

沙洛

細砂流，

川河也潺湲

三月，山野

流過無邊的杜鵑。

，島嶼似的村舍和村屋花園，漸漸沉沒到穀地和草地中去。一所舊農屋，尖銳窗屋頂，白雲的烟肉，由盛開的果樹園中探出來，多樹的山做它們的背景，公地自身是展覽中最美麗的部分，半爲金雀花所覆蓋，金色的花強烈地反映着落日的餘輝；活動着牛和羊，兩組玩板球戲的人，一邊是少羊，圍着旁觀者，有的站着，有坐着，有直躺在草地上，都對這遊戲持有快樂的興味；另一邊是一羣活潑的孩子，可憐的短距離，對他們甚至板球也很少十分活躍，喊着，跳着，衷心的盡情享樂。只在風景中的人物上，玩板球戲者和村童在我們這中就是可談論的太重要的人物了。他們該得一篇個人的介紹——一篇給他們自己的散文——而他們將會得到。不怕忘掉那些我們每天散步所遇到的好性情的面孔。

(註一) Jane Austen (1775—1817) 英國著名女小說家。

(註二) Gillet White (1720—1798) 生於英國滿郡那賽勃納地方，爲有名的自然學者，其名著「Nain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olborne」膾炙人口。

(註三) 斐迪南，普若斯伯羅，米蘭達，卡利班，阿瑞爾，皆爲莎士比亞的戲劇暴風雨 (Tempest) 中的人物，內述暴風雨海中一魔島，爲合法的米蘭公爵普若斯伯羅所居，帶同他年青可愛的女兒米蘭達與野蠻遭不幸的奴僕卡利班，普若斯伯羅是一魔士，能呼風喚雨，支配一切自然，阿瑞爾爲一天空的精靈，因他的安排而使篡位的弟弟阿龍索同兒子斐迪南和許多貴族在島前破了船，斐迪南和米蘭達一見即互相愛慕。……最後普若斯伯羅寬恕了一切錯誤者，他弟弟將他迎回國中，他丟棄他的魔術能力，同往那頗里 (Milos) 參加他女兒與斐迪南的婚禮。

(註四) John Dryden (1631—1700) 英著名詩人及戲劇家「一次他修改了莎士比亞暴風雨但了破壞它主人的意思而把米蘭達變成淫婦。」(泰納)

(註五) William Hogarth (1697—1764) 英國著名畫家及雕刻家。

(註六) Pontarunaga 指牌戲中最高四張牌，即愛斯 (A)，皇帝 (K)，皇后 (Q)，武士 (J)。

(註七) Paul P. 荷馬着奧德賽 (Odyssey) 中奧之妻，夫出外守貞無二。

(註八) 一種銳眼疾足的獵犬。

一九四一·六

時間流，

空間沒空白

女人，老人

流出青春的瑪瑙盒。……

遠遠而去。

問，問……你

人們呢？……

育了嗎？……

人都在你未去過的

渾水裏。

人的「心明手快」

但比不上鐘和時針

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也避不過秒梭的流。

短歌三首

李夢蓮

曉鐘

那不是悲壯蒼涼

只是無韻之悠揚

一般朦朧的調子

乃送葬這如晦之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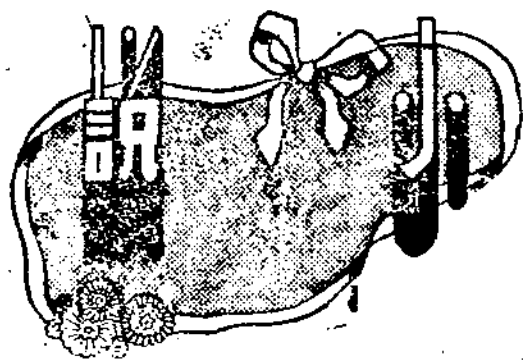
風雨

先推來一陣風暴

密合起四面陰霾

悶雷裏發出如狂的雷電

中國文藝詩歌



在療養院裡

郁靜

有一種東西使我充實過；然而另外的一種東西又殘忍地把它帶走了。

一切都隨着年月逝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些零落的記憶。記憶裡染着晚秋的濃霧和薄霜。

已經是四年了！四年前的一個春天，在×地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季節啊！那里到處都有花開，到處都有陽光和溫暖。我病了。我的右肺受了很重的傷。結核菌在那里築成一座很頑強的壘堡——我是個很不幸的肺結核的患者！

當這個悲慘的命運到來的時候，我的一切都完了！在人生前進的旅途上，我中途歇了腳。於是什麼都放下了：放下了長槍，放下了盾牌，放下了青春的夢。

爲了要挽回這悲慘的命運，我把自已送入一所肺病療養院裡。院址離開城市僅數里之遙，交通是很便利的。那里的規模是相當的大，設備亦頗可觀。一座潔白色的建築里包括百餘間病房，安置有二百多床位。

來到這裡，第一感到的就是孤獨和寂寞，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存在着；而失去了與一切的連繫，院裡的規矩可是那麼嚴厲，一向自由慣了的我，初來這裡是感到異常苦痛的；何況我又有着「一把尚不能安於靜止的稚的年齡呢？沒有朋友來看我，我住的又是單人間，這樣當然也不會有位病友和我相談。吃力的事不許做，甚至連看書也要受有相當的限制，每日除了三餐之外，大部光陰都消磨在床上，在寂寞裏了。

在那裏我漸漸地學會了忍耐。我對生活覺到空虛，我沒有歡笑；但也沒有極度的苦惱。日子是平淡地度着，我的感情變得非常脆弱了！我失去了年青人原有的本性，注入我生命的是一顆

在療養院裏

我冥想著

這宇宙快要沒落了罷！

心靈

心靈原似那片蔚色的天

生活是寂寞的烏雲

長夏裏盡是雨的日子

何能覓到瞬間的清澈！

四月——於北京

寄給她 小非

散文詩

假若這是一個繁星吻着皎月的子夜時

？
那應在我的心頭該是一個凄風冷雨的
晨曦了！

並不是我靈魂遭受了創傷後的呻吟。

而是你故意發掘我心靈弱點後的慘怖

x x x

我不該反駁——反駁只有封鎖你今後人

生的道路。

但不純潔的萌芽應當插在你那污穢的

心地。

爲何？執拗的，褻薄的，荒唐的，儘

東西。

我懂得怎樣地安於環境。爲了我要重新站立起來，我寧可犧牲一切，寧可付出最高的代價。人們莫笑「爲清醒而睡眠的人」吧！

急躁和易怒在我的生活裡漸漸地生長起來。對於這種習慣我感到了懼怕；但我却沒有力量去克服它。我不很明白易怒的原因，我只知道那些生活在動物園鐵籠裏的野獸，牠們的吼叫是不能抑止的；

望望灰白色的屋頂，看看窗外的一角狹小的天空，有時就凝視着桌上的藥杯和暖水瓶；雖然我並不要在它們之間找尋些什麼。玩弄無血色的指甲和脫落的髮絲的事也是有的；但我從來就不曾照過鏡子。不是嗎？在這樣的生活裡最好還是忘掉了自己的好！當自己的手觸到陷下的眼窩時，一切就都得到解答了。

如果倦了的時候就蓋上眼皮，讓自己浸在安靜裡。聽窗外過往的人語，想天外的宇宙，輕度的發燒伴着微弱的呼吸，於是就悠悠入夢了。

生活是多麼悠閑！生活又是多單調！我不知自己像隻地下老鼠，還是像隻冬眠的青蛙。總之我是躲在不爲人所注意的角落裏，無聲無響地活着；說是和命運掙扎，還不如說是在那裡消耗精髓，在那裏等死！

我的病室是六號，房子是朝南的，光線很好。五號房沒有人住，正等待着一個不幸的生命來佔有它。想到這里真使人害怕！我深深地恐怖了！這裏是命運的裁判廳，多少個生命整日徘徊在生和死的邊緣上？多少個年青的生命在這里被埋葬了！多少人懷着一顆求生的心靈，從四面艱辛走來，到這里却被一隻無情的鐵錘砸得粉碎！

七號病室里住着一個少女。間隔兩室的牆壁是一層沒薄的木板；因此那邊的語聲稍稍放高一點，我這里就可以聽得很清楚。夜深時候，常常送過來一兩聲輕微的咳嗽；這樣會引我的失眠，無可奈何地繼續邁着疲乏而漫長的步子。同時我也知道我的隔壁人，她也是同樣地爲失眠的苦痛長夜所折磨着。少女每是多愁而善感的；何況她又是染着使人絕望的肺病？在深夜而不眠時，我好像聽到她心靈的低泣了！

一夜，我又失眠了！我的週身燃着輕的燒；我的心跳很零亂；疲乏徘徊在睡夢的邊緣上，這樣情形之下，我深深地感到生之苦惱了！同時那邊又一句一句地送過來很吃力的咳嗽聲，像是在掙扎在呻吟。病室里是分外的安靜，安靜得可以聽到最輕微喘息。我望着窗外幽靜而慘白的月光

量給我宣佈。

即使人生是一個塗了濃郁色彩的「謎」吧！

你也該將這「謎」隱藏在永遠不能被
人發見處。

何？何？爲何？你却咬着牙爆發着妳
弱點的潛力弄些荒唐的罪孽洩露呢？

妳埋藏了這個孱弱的孩子倒可以；
妳剝削了真理之罪是永遠不聽寬宥。
如果愛情的手鼓動着妳那幼的心靈。

——我知道天良的心會做出許許多多
思想圈裏不能測及的事故……

但妳應當燃燒起妳那青春的火焰編織
若一個綺麗的桃色夢。

爲了異性吻妳的唇，摟你的腰，安慰
你空蕩的心地，你可將心靈的哀怨大胆的
暴露。

也許——紫羅蘭架下妳能痛飲愛情的
酒填滿你內部的渴求。

何苦！打着正義的旗幟，掩飾着正義
的根柢接近了我這獨孤的真理信徒，但當
你聽到一種荒唐的謠言就想辭去，爲了解

中國文藝詩歌

情不自禁地落了幾滴眼淚。不知是爲自己，還是爲了我的隔壁人。以前在人前在暗地裏我是很少落過淚的，也很少有機會使我落淚。爲了一個女孩也落淚還是第一次，何況我們又不相識呢。如果把人生比做一齣悲劇的話，那麼，在人生裡就滲滿了含有食鹽味道的淚水了。別人會爲人落過淚，你也偷偷地替別人流過淚。

用過晚飯的時候，天漸漸的黑了。吃過末一次藥水之後，我寂寞地躺在牀上。不去打開電燈，讓黑暗把病室裝飾得更安靜。

一隻少女歌聲，由隔壁輕輕地送過，啊！這不是個孩子的歌聲嗎？歌聲是那麽天真，那麽寂寞，又是那麽微弱。我聽着。我的呼吸開始不規則起來，我爲它所感動了。那寂寞的歌聲，却安慰了吾寂寞。

但歌唱對於一個患肺病的人，是多麼不相宜呢！我的隔壁人的生活是那麽任性，這却是使人不容樂觀的！由於這點我漸漸地對病室主任以及護士們感到不滿了；他們對於病人是那麽缺少指導和照顧。

日子仍是渾渾噩噩地度着，可愛的歲月爲我一天天地白白地擦落了！我坦然地卸下一切的負擔與生活對我的重託；對於生命，對於青春以及一切，我都是一個放任者。

後來由於醫生的允許，我由護士Q小姐那裡借到一把月琴，算做我生活裏唯一的慰藉者。煩悶的時候我就隨意撥弄幾下；從來也不會彈過完整的曲子的。佔據我心的是另一種東西，病室裏浮游着憂鬱的小球，我每一秒的生命都浸在煩惱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遂勃然地放下了月琴，兩手壓在胸前，蓋上眼睛，讓那無窮的憂鬱繼續地咀嚼着我的生命。

日子仍是無聊地過着；寂寞的白晝接着安靜朦朧的黃昏；苦痛的失眠夜追隨着沉重的困睡；睡眠的盡頭又展開了悠長寂寞的白晝。

又是一個黃昏。晚飯用過了，飲完末一次藥水之後，我們然是躺在牀上。我不去打開電燈，仍然讓黑暗把室內裝飾得更寂靜，這時，那已經熟悉了的歌聲又輕輕地送過來了，我忽然是很安靜的聽着。

第一個歌兒爲幾聲咳嗽所結束了，中間有片刻的沉默之後又開始了第二個歌曲。

這天的心情却是和以前有些異樣啊！這兩支曲子都是我童年時代所學過的，採其是第二支曲更是爲我一向所喜愛。這歌聽起來會使我憶起多年以前，使我興奮而嚮往。久與音樂疏遠的我，這歌聲對於我確是有昔日之佳一樣的親切啊！於是我竟情不自禁地拿起月琴與那歌調相合了！我

在療養院裏

去又躊躇。

x x x

爲了妳——一個年青的孩子——的前途，在暗暗的祈禱那灌溉心靈的春雨，滋潤你那苦燥的心弦——讓它重彈起婉轉幽揚的曲調。

（不是對於一個聰明的愚人我是極費心機）早知如此，何苦壓碎我那青春的葉片，出賣我的同情呢！

不要再沉醉在愛情的醇酒裡了，「它」只不過是青春裏暫時點綴，友誼——才是真理的永恒存留——讓我最後一次問你道一聲！「珍重吧！姑娘！」

x x x

綠色的幽藍你漫了無垠的靜謐的原野
柳梢頭的黃鶯俯着深長甜蜜幽香的楊花夢。

是夜夢翻翻時節吧！

在最高超幽越的靈魂裏我們斷絕了藕

斷絲連的關係吧！再見吧！姑娘！

「沙揚娜拉……」

五月十四，夜。

把兩根絲絃放得很低。這用意是多方面的：爲了不打擾別人；爲了不妨礙那歌聲；更爲了不便那破隔人聽見。

但是，歌聲中斷了！我的琴聲也隨之而停下。一支平和的溪流突然遇到了阻塞，一團烟雲夢幻壁滅了！她一定是聽到我的琴聲了！唉！

我不知會得到什麼反應：是少女的難爲情呢，還是生氣了？我只是覺得自己真是太唐突，我的心憤是難以言狀的，心跳得很厲害，我有着犯罪似的恐懼。但青年人的心理是何等的古怪呢？我又強着了。爲了要掩飾我的窘狀，我鼓着勇氣完成了那一度間斷了的曲子。拍節是那變零亂；我的心情和琴聲是一章極複雜的交響樂。

把月琴輕輕地放在床邊，我的，我再沒有一點勇氣去觸動它了。這夜，我睡得很晚很晚，失眠仍是邁着漫長的步子；那邊的咳嗽一聲聲的送過來！

第二天早晨醒來時，陽光已經在床頭斜斜地抹過了。精神很疲乏，可是心情却很興奮。護士C小姐來送藥水的時候，我會向她問了一些關於那隔壁人的事情；然而她却不老實的告訴我。

「說你真壞！」我笑着說，「打聽人家幹甚麼？不懷好心眼兒！哼！」聲響肩，任性的搖了一下頭。把長髮舞至腦後了；她多麼調皮。

「誰說不懷好意——我的意思是……」我恨我這張笨拙的嘴，笨重得像兩片厚木板。

「說下去呀！幹麼要臉紙呢？郁先生！」

「說正經的。你看，你總是開玩笑——你知道我是說她常常歌唱的」。笨拙的嘴終於說出這樣笨拙的話。我知道，這一定又讓她捉着話柄了。果然是這樣，你看：

「噢——」像一隻悠長響亮而清脆的銀笛聲，音調的尾巴已消失在一個驕傲的微笑裡，「真難爲你——人家唱歌你都要留心着，哼！小心點吧，這麼樣費心思不怕害神經衰弱症嗎？郁先生！」

「別那麼說，聽我的——你知道的，一個肺病人是絕對不宜時常用喉的；當然歌唱更是吃力的事！」我辯解着，「還有，我們不都是病友呢？同病相憐也是我們份內的事呀！即是這樣，那種：又有什麼要緊呢！不等人家說明白你就迎着我說，真是豈有此理！」一口長氣說完上面這些話，雙頰已經爲興奮得熱烘烘的了。

「瞧你！幹嗎這樣動感情呢？誰又和你胡說呢？你看，這樣講來除了對人家留心以外，不是又加一層關心了嗎？」她仍是不肯放過，「郁先生！關心是好的！我想她也一定會感激你的；那麼我就把『病友』的這番好意和『同病相憐』轉告給華孝若小姐好了；就說你不忍心讓她這樣撞破

自己；我這樣做好嗎？說呀，郁先生！」辯解甚麼呢？自己的笨笨得如此可憐。還是討饒吧！——終於是討饒了，C小姐的臉上展開一朵勝利的微笑；那麼得意，那麼驕傲。

也許我太傻，我實在不了解女孩子們的古怪的心地。她們在人前是很難示弱的，同時如果要得到一點小小的勝利，就如同獲到了什麼珍寶一樣的喜躍。因此，我知道她們的每顆小心靈是裝不下大人的得意的；她們的喜悅必須從眼睛和嘴角之間，活潑地，乖乖地流露出來。

之後她又裝着正經的樣子說：

「奇怪！怕是你們有什麼把戲吧，方才我到五號送藥水去的時候，華小姐也曾向我問過你！」

「問過我？那你怎樣說？」

「我告訴她說，你是個壞蛋！你看我回答的妙嗎？」C小姐保持着一慣的作風，我沒有方法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那隔壁人華孝若的事情。然而C小姐爲什麼不告訴我呢？我想原因倒是很簡單，那就是：不爲甚麼。女孩子做事常常就是不爲甚麼的責任，規條和義務。對於她們並沒有甚麼重大的意義——一切都憑一點心靈的閃爍和感情的衝動，事情想怎樣做就去怎樣做了。

「華——孝若——」啊！多動聽的名字！

說也奇怪，從此在我寂寞的心裏，又埋下一顆莫名的煩擾。真的，對於沒有經驗而年青的我，這是一個如何「偉大」的煩擾啊！一隻綺麗的小舟划入了平靜的湖面，我的心開始在波動！開始在工作了。在自己創造的夢幻的國度裡，我會做了多次朦朧，突兀而冒昧的拜訪。在那些可笑的日子裡，我是爲一種新奇而幼稚的感情和含混的期望所束縛與捉弄着的。

天氣漸漸暖和起來了。

一天病室主任這樣的通知每一個病情宜於日光浴的病人（即病變部趨於靜止或已靜止的狀態，而終日無潮熱者）：

「天氣日暖。爲療養迅速計，現定於每日日間實行太陽浴，除禦寒衣物外，一切應用器械皆由院方預備，供給。地點在室外廊間。詳細辦法屆時者由負責護士臨時指導」。我多高興啊！

打開病室朝南的門就是走廊，盪走廊就是所謂日光浴場了，這樣對病人倒是很方便的。

開始的頭三天是試驗時期，如果在這三天裡沒有潮熱和變化，才能繼續實行長期的曝曬；不然，那只好仍舊被關在寂寞的病室裡了。我呢！當然是很幸運的一個！

大概是第五日吧，這天我的隣居也出來享受大自然熱烈的洗浴了，我應該祝福她，因爲她的病情趨向好的一方面了；我應該紀念這一天。因爲這天是她的影子是第一次攝入我的眼簾，攝入我的記憶的。

瘦長而貧瘠的臉上深深的嵌着一對青色的大眼睛，沉靜，多思而肯定，是憂鬱的泉源，從這裡不知會流出多少淚水來。從背影望去，纖細而衰弱的長髮像做焚似的吻着不豐滿的肩頭。唉！聰明美麗的少女啊！唉！

帶來安靜

帶來黃昏

細長的睫毛

向憂鬱裡伸

無言地凝臥着

不啓唇地苦笑

× × ×

一隻單薄的影

一顆單薄的心靈

像一線體溫表裡

脆弱敏感的水銀柱

耐不住燃燒

耐不住寒冷

是啊！我曾看到這樣的一隻影子，她像個悲劇裡的角色，那麼她應該演悲劇了！

起初我們誰都不肯說話，見面時只是點頭，或是含意地微笑，隨後又都很快地把頭掉過去，看前方，望天空，誰也避免向左右注視。這時我的心常是不規則的跳動着：興奮和羞怯佔有了我。

我們坐得很近，中間相隔不過兩三尺之遙。這樣短的距離，又這樣長久保持着沉默，真是太使人難爲情。那對方不時所投過的好意的眼光，就如同一隻絲帶而不自然地板縛着彼此的一切。然而還好，我們却有一架黑光的太陽鏡，真的，這兩架太陽鏡不知曾給了我們多少的幫助，多少的幫助。

一天，誰知道是誰給我們的勇氣讓我們都說起話來了，如了怯恂恂地做了自我的介紹，這樣我們就算認識了。認識了以後又怎樣呢？

那我應該說我愛她了，她也愛我了！在那樣沉鬱的環境裡，「愛」的確要使我們瘋狂了。笑！處理「愛」是多麼容易的事啊！「幸福」展開柔美溫暖的雙翼，兩隻羸弱的靈魂柔順而無猶猶疑地投入她的懷抱裡了。一切都憑着一顆天真的心，而「兩個寂寞相區分，相愛護，相敬重，」着。

在那裡，我們留戀着每一個朝晨，留戀着每一個黃昏。那一時間的幸福是爲我們所至有的，真幸福和希望。在某一瞬間裡，對誰不曾微笑過？

在極度興奮的時候，我們都忘了健康，忘了疾病，忘了憂愁，忘了快樂以外的事情。

一個安靜的早晨，我們各自把心的深處的一角隱諱展露開來。於是兩隻同樣空虛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了。在相對而無語的時候，兩顆同樣寂寞的心，相互了解地點着頭；更把兩個人的幻想加在一起，讓她們築成一座美麗的夢。

五月是花開的季節，五月是懶人的季節，五月帶給我們一顆不能平靜的心。於是在五月中的一個清晨，我們提議到醫院的後花園去看看。那天她披一件淡藍色薄呢的風衣，裡面襯着淺黃色帶小花點兒的衫子。領上鎖着一枚很精緻的領針，領針上有一朵賽璐珞質的深紅色的小花。頭髮未加整理，讓她們蓬鬆的垂在肩上，當她走起路來的時候，她們就輕輕地而一搖一曳地漫舞着。

花園離病室並不甚遠，走出病室，經過一條長廊，再折個小灣，就可以聞到濃郁的花香了。

桃花已經謝落了，丁香和臉盆花却開得正豔麗。池子裡的草花，有的才剛剛下種或移苗，有的却已經在蓓蕾或開花了；像一蝶梅，木犀草和虞美人等等。

心情輕鬆而愉快，平日那顆鉛似的心，也爲之而解放了。呼吸着清新的空氣，在大自然裡攝取生命的原素，受傷的兩肺，也好像健康了不少。

沒有東西再來束縛我們，連嚴厲病室的主任，那天對我們也特別好。譬如，我們離開病室，離開日光浴場到花園裡去玩她並不加以干涉。相互扶扶着賤於濃潤的小徑裏，步子放得很輕很慢。我想着一個美麗的故事，她安靜地低着頭，不知在想些甚麼事。

後來，我們彼此考問花池裡的花草的名字，她知道的好多，我沒有她那麼好的聰明和那麼好的記憶。最後她指着一顆小花苗說：

「靜啊！你看那顆小植物就是鳳仙花！現在才剛剛生出第四個葉來，它是初春植種的；但隨了各地氣候之不同，所以夏秋兩季都能開花的。」

「靜！靜！知道呀？它的花蕾美麗而可愛。如喬薇，也似山茶，我們女孩子常用來塗染指甲，染得小指甲紅紅的像熟透了的櫻桃！」

「櫻桃？可以吃嗎？」她沒有回答我，只是安靜地微微地一笑，對於我的頑皮，並沒有責備的意思，沉默了一會兒她又告訴我：

「是的，它的花可以染指甲，紅色的像鮮血，粉色的像孩子們可愛的面頰！小時候，我也會這樣做過呢！」說過她天真地深情地望着我，

「那時我梳着兩支小辮兒，有着一顆孩子的心。靜！那時我描染指甲的技術很高明哪！在童年的小伴之間，我有着無限的得意驕傲。後來年歲漸漸地長大了，染指甲的事也漸漸地從生活之中消失了，現在所能做的，也只是有一點淡淡的回憶一點朦朧的回憶罷了！」輕輕地低下頭，不再說什麼了，此刻像是有段深長的回憶。然後又將無血色的指甲悄悄地送到眼前，看了看，又悄悄地無力的垂了下來，接着是一句低微的太息，低得幾乎使我聽不見。

（未完）

羣

嵐 瑯

十月的一條尾巴。是個星期五的黃昏，在何家那大而明淨的客廳裡，有四位青年和一位少年，在神經質的說着，吵着。

這五人中倒有三個是親兄弟，就是何家三少——何忠義，何忠仁，何忠禮，何家客廳平素是最清靜的，今天却讓這五位小伙子鬧成瀾亂的了。

「二哥！」說話的是忠禮，一個身手矯健，好玩喜動的十四歲的小學六年生：

「怎麼回事呢？說一說吧！」

「啊！」那個被叫做二哥的忠義翹着嗓子回答，他坐在沙發上，張開嘴，但沒說。旁邊那個老大哥着急啦：

「你剛才說的是怎麼回事，我的兄弟，你，說明白呀！」

「怎麼回事，說起來可熱鬧啦！」

「那趕快說吧。」

「快說！那哪末快的？什麼事也得慢慢來！」

他把身子一仰，將背靠在沙發裡：

「這是前幾天的事了。嗚！真熱鬧，哄動全校！」他說着。他是位市立×中的高中生，今年高一了；這傢伙才十入歲，看着却老得多了；他說話總愛繞灣子，慢騰騰的，誠心做出一種磨姑勁兒：

「那天上修身堂，我們哄老曹操來着！」老曹操是修身李先生的

「嘿！就這點兒屁事，還哄動全校？」一個初中二年生，身材短小，外號叫小羅的羅治國這樣奚落地說。

「你聽呵，好的都在後面呢！」

小羅聽罷，撇了撇嘴：

「有好的不快說？淨要些年糕勁兒，說話一點兒也不痛快；男子漢，大丈夫，說話要直接了當，別讓老娘們兒似的，淨叨嚕些零碎，哼！」

「哈哈……」小羅的幾句話，使其餘的人都哈哈哄笑起來。他那小子說話總是那麼粗野，調皮！

何忠義，接着衆人的笑聲，有些惱怒響亮的說：

「什麼？老娘們兒？說話得說個有頭有尾！你不願聽，把耳朵塞上！」

小羅低聲囁嚅了幾句，聽不清啦！何忠義才把話頭轉到正頭上：

「老曹操，是教務主任兼教修身英語。嗚！我的天！那傢伙可利害死啦！一點兒小頑，就跟學生折騰起沒完。還有那外號叫夜壺的校長，更孫子啦！跟人家打牌輸了錢，也找學生撒氣！跟老婆口角，也找學生洩憤，合着我們學生算繞上了！」也發了一片牢騷，吐口吐沫，又不說了。

吳人路，一個長得很強大很漂亮的穿着米黃色西服的大學生——忠仁的同學，這樣追問：

「繞上了怎麼辦呢？」顯然，他很着急，並且一面從烟盒裡抽出

一支 Cane 烟含在嘴裡。於是在薄暮中呈着微黑的客廳裡，就閃起一滴紅火光來。

「怎麼辦？你想，這年月兒誰還吃虧？我們大家商量好了，凡上老曹的課，就全班罷課示威！」他的音調有些激動，扯一下鼻子又開始底下的話：

「唔！唔！真威風呵！哄動全校，初級同學都佩服我們有勇氣有胆量，說我們敢和全校最利害的老曹操起哄，真的……最後我們又去哄校長，天！要不是別的先生給講情……」他誇大的吹噓着：「哼！我們不要把他倆驅逐了呢！……」

「大言不慚！大——言不慚！」羅治國恍着腦袋慢慢的說。令人奇怪：他的語氣不是在佩服，而是在報復：

「好！真好！幸得你們是北京最好的——一個市立學校，竟有這大風潮演出，那麼我們私立的呢？請問您？」

「真是的！這就是目前中國一個嚴重的問題！」大學生何忠仁懷着無限感慨似的拖着長風說。

「哼……」羅治國，彷彿還沒解氣，臉上閃起一些輕蔑的冷笑，又追着報復：

「真是放屁脫褲子，多囁嚅而麻煩！」

何忠義看了小羅一眼，不理他。對面何忠禮却叫小羅給逗笑了：「哈哈……羅表哥你說話真叫逗人！」說完，他從灰色制服袋裏掏出口琴，吹一支歌。

他吹的歌叫「天涯歌女」。那小子的技術還算不錯，悠曠的算調從琴裡送出，很動聽的！

老二何忠義不耐煩的站起身，伸一個懶腰，用着輕視的口氣說：「老吹這支歌，多俗啦？」

忠禮停止了吹琴，說：

「你別瞧不起人，有新鮮的，你聽！」於是將琴兒又放到嘴裡，

再吹一支「愛的漩渦」；吹完了，更忸忸作態的唱起來：

我這心裡一大塊嘍……

左推右推推不開……

……

「行！真一串性！」小羅拍着掌大聲地喊叫，表示對何忠禮的姿態贊美！

「沒勁！還是我給你們唱首『比翼雙飛』吧！」何忠義說。他唱了。

雄壯的抑揚的歌聲，在客廳內激蕩着，他一壁唱，一壁擊着銀幕上的納爾遜埃第的舉動。

「好！很好。很有些納爾遜埃第的氣味！」久在沉默的吳人路這麼向他誇獎，一面將一頭擲在淡藍裏，「吃——」火兒滅了。

何忠義得意忘形的，一屁股坐在沙發裏，因為用力稍猛，沙發不免把他顛了幾下。

夜色漸漸的深了，黑暗抱住了整個的宇宙。

「答——」，何忠仁將淡藍色的市燈拉開，燈泡射着溫柔而明亮的光芒，屋裏暫時無人說話，是恬靜。

這時候，一串得得的清脆的行路聲，朝客廳這邊走來。足聲近了，一個少女走進來，她輕減輕她的步聲。

她是忠仁的妹妹，十九歲某私立女中高三的高材生。一進門，就用驚訝的口吻說：

「哦！屋裡有這許多位，一定很熱鬧……」她的喉音很美麗。她是個早熟的姑娘，因之身量長得稍矮，但她的腰肢依舊是窈窕的，

誘人的。她，濃妝艷抹，頭髮燙成最流行的髮型，身上散着法蘭西 Swedon's 香水的香味。

「莉瑩妳，有事嗎？」忠仁揚起一只手臂來歡迎。並且看見她手裏拿着三個信封。

她婷婷玉立，仰然不動的。

「嘿，有事！」

「什麼事？」

「你猜！」

「求人給寫信，對不對？」

「哈哈！……猜對啦！」黑而長的睫毛在她那媚蕩的眸子上，

翕翕閃動，多麼誘人哪？一位早熟而稚氣的姑娘！

突的，那雙深邃的眸子，像流星般把屋內的人巡視了一週，便用

瑣碎而浪漫的步伐，走向何忠義跟前去：

「二弟！我求您給寫幾封信，勞駕啦！」

「可以！給誰寫呢？」

「小雲，小沉，小張，一共三封，不多吧？」

「確！都是寫給妳底男朋友！」他接過那三個小巧精緻的信封，

各個打開，由每個信封裡，抽出一張肉紅色的印着好萊塢明星像片的

信紙。他笑了，對她說：

「寫些什麼呢？我的莉姐！」

於是她極其得意的，提高嗓子告訴忠義說：寫上她很想念他們了，

叫他們下禮拜二的下午到家裏來找她，一同有電影去！

「寫得要纏綿動點兒！」隨後她又補充上這一句。她很得意呀！

在五位小伙子面前說出她有三個男朋友。

一個茶碗配三把茶壺！將來非碰了不可！」羅治國在肚裡調皮的

說。

吳人路，站起身提了摸領帶，沉悶的吁口氣，想：

「這是高材生嗎？我的天！連封信都寫不通呀！」他曾在何忠仁

的屋裡，偷看過她在學校國文堂上作的一篇短文，喝！真棒！錯字連

篇，語句不通（？）簡直還不如初中一小孩們作的順流呢！

他又沉悶的坐下了，沒言語！何忠義却開了口：

「莉姐！不能白寫呀？得有點兒話酬！」他將信紙各個裝好，放

到灰制服袋裡去。

「只要你寫好！報酬是不成問題的！」她坐到何忠義的旁邊，高

興的而又撒嬌似的說：「限你明天早八點交卷兒，因我等得急了！」

她有強烈的自尊心，她是不能屈掉小姐嬌貴的身份，而去找她的男朋

友，她只令他們來找她！

何忠義低低的垂下頭，在思議着何莉瑩討些什麼報酬。

「得嘍！甭想啦！」羅治國已經知道他在作什麼，這樣代替他說：

「讓二表姐請看『神槍三太保』去吧，芮克正演着呢！連我也算

上！」

「連你也算上？你倒美啊！」她向小羅噙了撒癡紅的小嘴唇，又

做個鬼臉，接着轉向何忠義說：

「神槍三太保！怎麼樣？」

「呸！才有勁呢！劇情太熱鬧了！」接着她滔滔迅速的背着報紙

上的廣告：「新環球公司特出偉大武俠博鬥巨片，『紅粉鐵騎』全班

人馬通力合作，佛蘭綽通主演：『神槍三太保』，殺氣騰騰，威風凜

凜……」

相反的，她對於功課，却一字背不通。呵！這所謂某私立女中的

高材生嗎？寫情書還得求人呢！

旁邊，何忠仁吳人路就對她那幼稚的動作竊竊的笑了，並且還端

出她背錯了兩個字：「綽」她背成了「緝」，「凜」她背成了「

稟」！

「我不看！」何忠義搖搖頭說：「趕情妳們女學生，愛看賈利古

伯艾洛菲林他們主演的一類硬性片！而我們男生却不，我們需要的是

粉肉，熱情，和……像希迪拉碼的神秘妖艷，狄安娜都萍的小鳥依

人，還有珍妮麥唐納的風騷熟蕩斜眸漂了何莉瑩一眼：「明白不？」

（下接五八頁）

都麗娜的悲哀

金音

「路歷」金音，本名馬家驥，刻供職齊齊哈爾女子國民高等，是滿洲有名詩家，詩文中充滿哲理，是滿洲詩人的代表作，著有「塞外夢」詩集一書，開滿洲詩壇的新供獻，其小說亦清麗美妙，令人欣味不止。

仁慈女校二年生舍爾該，都麗娜今天又遲到了。

她並不和潤小姐一樣食早覺起來的晚，或是因爲早飯桌上飯菜不對口與下人生氣，擰了筷子，把上學的時間就誤了；縱令，她一爬起來便已九點五十分，而且現在也正空着肚子。

自到新京來，是媽媽昨夜第一次整宿沒有回來，她捧着學校的課本，由五點鐘等着七點，等得餓了，便把早晨剩的飯在爐子上熱吃了；於是又等，由七鐘又一直等到十一點。二十瓦的電燈散下暗淡的光，十一月下旬的夜又是如何的寒冷。

零亂的一間屋子只留她一個女孩子，窗外風聲淒厲，幾次因爲寒冷與恐怖，錯打起牙齒。捧着的課本鑽進心中一個字。「媽媽還回來嗎？」

她輕輕自語着，站起來；把門緊閉了，跳上床，也不脫衣裳的，用零亂的被褥蓋在身上。

一向是閉燈睡覺了的，今天睡不着也許因爲有燈光。於是，又起身把燈閉了；閉了燈，黑暗中彷彿有許多魔影從四周逼近來

；無邊的靜寂又使她聽怕了自己的心跳。

索性，她又把燈打着了。

「媽媽不會回來了麼？」

她又痴呆的問起自己，躺在床上，向天棚出神。

靠窗角的天棚已破了一個大窟窿，由那窟窿傳出瑣細的小動物的叫聲，那是老鼠。九月寬城子又出現百斯篤（註）的時候，她還由那窟窿中捕了兩正鼠，送到學校附近用鐵網攔著的「捕鼠置場」（註二）。然而此時，連這瑣小的聲音也會加強了她的恐怖心，不等把頭縮進被窩裏去。但仍然是睡不着。

（註一）編者按：「百斯篤」為流行病之外來話，中國謂鼠疫。

（註二）捕鼠置場為安置捕獲疫鼠的地方。

「媽媽是不能回來的了！」

她終於這樣下了斷念，又無端的想起爸爸，三個月以前，秋四之夜，爸爸拋下了媽媽同自己，走出去了。一想起臨走留下那封信中一些話，她就會一陣心酸。說是上上海，一去無音訊，誰知道走向那裏去了啊！天遙地遠，是勝於夜的黑暗的。

白天歷史堂上，唯一俄系的先生伊凡，潤耶烈夫會喚起了她，提問一定要她們溫習的課文，她卻只望着前座滿系同學黑髮稍，沒有一句話。（編者按：滿系云者，係與日系對稱。）

潤耶烈夫下了講壇，走到她身邊：

「都麗娜，你現在退步得可惜！」

她沉重的抬起頭腦，藍眼珠子兩顆搏皮的藍葡萄，「放了學媽媽就叫我洗一大堆衣裳！」

同學們寫聲的笑起來了，下了課：那個爸爸當交通會社巴斯車運轉手的黛莉絲指着她的鼻子，說：「都麗娜，你直蠢！」

一向和她很要好的滿系同學周小蓮，今天也和她疏遠起來，原來二年級班裏又生了什麼事，是滿系與俄系對立的。

滿系女孩子裂開嘴，喊一聲：「毛子！」

俄系女孩子一斤鼻子，哼一聲：「豬！」

三個日系與一個鮮系的少女從來是合得一起的，四個人總愛在這個時候喊：

「協和呀！」

「キヨワ キヨワ！」（編者按：爲華語協和二字）

她越想越睡不着了。

還是落到沒回來的媽媽的身上。十五歲的都麗娜，已經明白什麼是隣居（編者按：即北京的街坊）滿洲人當面恥笑她的行爲

了。想到這地有點恨媽媽，然而又可憐媽媽……

舍爾該，都麗娜走進了校門，老榆樹枝上掛的那支大鐘響了第一聲，第一堂已經下課了。

二

康德六年十月，都麗娜隨着父母，由出生地的哈爾濱搬到國都新京來。

爸爸以前原在中東路上做一個每月有不少收入的差事，被接收前二年他因故卸了職。因為是一個白俄，且久住慣了哈爾濱，雖然退了職也不想離開那第二故鄉，更何況不久以前，他領下了一大筆退職金，而在舞場裡他認識了十分漂亮的舞叫蘇里安娜。

舍爾該，黎諾夫和蘇里安娜從認識到同居只需要了極短的時間。安娜想找個對手結婚，早已如厭棄了囚籠的鳥，結識了誠實的黎諾夫，很快就飛開了燈紅酒綠的舞場。

民國十六年他們的作品都麗娜問世。這孩子自幼便是兼備了上帝的智慧與美麗的傑作，生活中有了她，彷彿更新穎一點，有意義一點。以至當他們花完了一大筆中繼退職金時，他們也並不在意，直到真的窘迫日子來到時，他們是不會予備着窘迫的。

諷刺他們那種不去準備窘迫的生活態度做什麼呢？他們的環境，他們的苦處，他們的被逼上了的享樂實現的心境，是一種極自然的人類現象。所以當錢花完時，他才明白開始另找工作。自然那已是工作價值降低到多少倍的一個工廠的小工頭目，當見到他頹喪的面孔呈現於晚飯桌上時，安娜把自己欲再做馮婦的心思吐露出來。

丈夫吃驚的伸過來意外的眼光，却見十二歲的都麗娜長成了可以離開媽媽的樣子。

安娜當真又穿起藍色的衣裳，使燈紅酒綠，擁抱拉扯的生活重新拜訪她來了。

都麗娜入了白俄小學校以後，三口人的生活形成了三種方式。清晨，父出去的時候，女剛要起身；女出去的時候，母才睡不久晚上，女回來的時候，母剛要出去；女剛睡不久的時候，父又回來了。……似乎祇有禮拜日他們才有一場歡聚的閒暇。

直到後來，媽媽禮拜日也常常花枝招展出去的時候，爸爸添來了酗酒的習慣了。

終於有那一天，酒醉的爸爸和媽媽撕打在一團，一面大聲的罵着她。

媽媽被打得嘴裡流出血，新衣裳也扯壞了她一聲話一行淚：「你打吧，反正我過够了這種生活……」

爸爸如兇惡已極的一匹獸，說道：「不要臉的下賤東西，我今天要打死你……」

生活漸漸展開絕望的無光的門，都麗娜徘徊在這門中，再得不到昔日雙親的溫愛了；幼小的生命中的她已懂得怎樣去打發愁苦了。

爸爸被工廠免職是康德六年的初秋，又是因為喝多了酒，與大工頭言語不合而起爭鬥；當他默默打工廠領出所有的工錢回到家裏那天起，都麗娜的媽媽兩天兩夜不回來。

「安娜！你會墜落到這地步！」當安娜第三天下午回來的時候，他並未發氣的低低說了這們一句話。

「我何嘗願意呢，黎諾夫！」

「然而……」

「一個人吃不上飯的時候，還有什麼要講的呢？——」

忽然，黎諾夫堅決的站了起來！「我們走，我們走！」

「走？」

「是的，一定走，不要再問，不要反對：我們上新京去！」

安娜撫着都麗娜的頭，黯然的望着痛苦的丈夫。

三

來到新京，再一度的職業是交通會社巴斯的運轉手。

安娜在家呆着，在他無表示的時候，她不想再出去找事做，都麗娜也進了仁慈女學一年級。

這日子，暗淡極了。

西三道街滿人住戶對這新搬來的母女却在淡淨着了。

「喂，二十二號搬來的毛子看見了沒有？女人長的像水伶伶一棵花，女孩子長的像水伶伶一棵小花蕾！」

「真的？」

「哄你我是個大王八！」

運轉手的收入不到六十幾塊錢，用這數目來維持他們的生活非常可憐的；而且，都麗娜還要上學。

終有這們一天：

「安娜，吉野町的××咖啡店在招募俄人女侍！」

「噢！」

「爲生活，安娜！你——」

「可是，黎諾夫！」

黎諾夫陰鬱的招了頭，輕輕抓過安娜的手：「記得你說過，一個人吃不上飯的時候，還有什麼要講的呢？——」

「其實，只要你相信我的心——」安娜禁不住淌下了淚水。

這兩天，安娜快活的抓住黎諾夫的肩！

「喂！我錄取了！」

「噢！」

「十八個人，可就取兩個啊！」

「噫，安娜！」

沉默了一會，安娜不安的說：「可是，不許你再喝酒了，親愛的！」

「我一定不再對不住你，安娜！」

這一天晚上，黎諾夫請安娜母女在大馬路南菜館松竹梅吃的飯，彷彿開始了一個新生活似的，三個人很快樂。

但很快可以發現這快樂原來是假的，過幾天，爸爸一回來便又是大醉，漸漸使都麗娜成了習慣了。

爸爸變了，變得令她不懂；他已經不再和媽媽嘔氣，那種固封起自己覺情的樣子，使都麗娜不寒而慄。

有一次醉後，他破開了一貫的沉默，說了雜亂的言語：「……誰能了解我的痛苦呢？過去我把生命浪費得太不值了！……」

秋天，他悄然離開了安娜，離開了都麗娜，離開了這塊土，他遠遠的走了。

下面是留給安娜的信：

安娜：

讓我走吧，安娜！縱令留下你們可憐的母女！

幾日來，我得到反省，批判，糾正我生命的機會，遂造成了這走的事實。

這是我無法遏止，且以遏止為可恥的決心。安娜，請以鵬程為祝吧，除此，你之於我，有什麼獲得呢？

遠走是逃避，我明白；遠地生活好時，我來接你們。

第一個目的地是上海，安娜！

都麗娜，爸爸對不起你！

爸爸吻你。

黎諾夫 八月十五日

爸爸走出後，媽媽什麼話也不說，依然每日到咖啡店去工作；三個月以來，平靜的過去了。

有一次，都麗娜得一點病，媽媽站在床前說：「爲了兩口人的生活，爲了你的上學，媽媽是什麼事都可做出來的……」

但，整宿不歸，昨夜却是第一次。

四

第二堂自語，胡塗的渡過；第三堂又是關耶烈夫先生的歷史，想來使她有點害怕。

上了課，在提問的時候，果然都麗娜又被叫起，這次她未答出一句話。

「下課到我那裏去！」關耶烈夫輕輕的說了一聲。

她的頭轟的一陣，兩手疾接到書桌上。

下了課，她在一些嘲笑或担心的眼中走出教室，進了闊耶烈夫先生的預備室。

「都麗娜！」

「先生！」都麗娜呆如木鷄，兩腳顫抖着。

闊耶烈夫出間的抽起烟：「都麗娜！你現在課程退步可惜！」

「……………」

「你不是低能者，應該努力！」

「……………」

「可是，方才由警察署來電話，說有一個叫做蘇里安娜的——」

「她，她。——」都麗娜驚叫起來：

「她是你的姑母？」

「不，她，她是我的母親！」

「你的母親？」闊耶烈夫吃驚的起來。

「什麼事，先生？方才您說由警察署——」

闊耶烈夫彷彿明白了一切，溫和的拍拍都麗娜的肩說：「可憐的孩子，我錯了，原諒我！」

「不，先生」都麗娜流着眼淚：「請明白的告訴我，我母親現在警察署，是不是？」

「我帶你一同去一趟，你同意麼？」

都麗娜感激的點着頭。

他們一同走出校門，乘上一輛馬車。

到了警察署，在拘留室窗口，會到了安娜。

「媽！」都麗娜悲痛的一聲。

「孩子！我真慚愧，——現在，媽媽就能出去，但得找一個保人！」

都麗娜讓過身子，指着站在遠處的闊耶烈夫，說「媽，闊耶烈夫先生來了，他不行麼？」

窗內的安娜不禁一怔，沉痛的問她：「你怎麼叫你老師也來了呢？真是——」

「不，是他告訴我您在警察署！」

「那末，他知道我是你的姑母！」

「不！我告訴他，您是我的母親！」

「噢！」安娜把臉蒙在手掌裏。半天，喃子的說道：「不明白的孩子！」

關耶烈夫大概聽到了她們的對話，此時走近窗口：「安娜夫人！請相信我！我是明白一切而能同情你的。」

這樣沉默了一會，他又幽幽的有如自語：「同是淪落在他鄉的人哪！」

「那末，我很對不住您先生！」

都麗娜在關耶烈夫身後，走進了警察署辦公廳。

把一切手續辦好了以後，關耶烈夫別了她們母女，自己回學校去。

安娜伴着都麗娜走回了家。

「孩子，吃早飯了麼？」

「麼有，媽，你呢？」

五

「媽也——媽現在就做！」安娜望他微笑一下，轉過去，眼中立刻流下了兩行熱淚！

連接三四天，媽媽不再出去工作，早晨把都麗娜送出家門，送得老遠。下午，又接回都麗娜，接出來老遠。

都麗娜不敢問媽媽爲什麼不出去了。

媽媽總是對着都麗娜笑，都麗娜也總是對着媽媽笑。

背過去，是兩顆沉重的，悲哀的心。

在學校裡，關耶烈夫先生不再提問她，幾天來，總是當放學前，走到她跟前的說：「都麗娜！爲什麼不休息兩天，功課麼什麼了不得的呀！」

「好的，先生！」都麗娜低下頭，走了開去。

回到家去，安娜總想出許多問女兒的話，有時故意問得有興味，以博得都麗娜的快樂。

某一天夜裡，安娜問都麗娜：

「那位關耶烈夫先生近來對你怎樣？」

「他從來是很愛我，關心我！」

「他有多大歲數了呢？」

「六十歲，沒有麼？」

「六十歲？噢！」

都麗娜莫明其妙的怔住了。

安娜又問：「有幾位少爺小姐呢？」

「那可不知道！」

「睡吧！孩子！」

十二月上旬，新雪的第三次雪後，都麗娜吃完了媽媽做的早餐，拿起書囊，剛要上學校去，安娜突然的彎下腰吻她的臉：

「孩子，知道不？媽媽永遠愛你的！」

「……」都麗娜茫然的點點頭。

安娜用被底下取出一封信！「交給關耶烈夫先生吧，不要失掉了！」

都麗娜把信揣進兜裡，走出門，媽媽又送出老遠。

「回去吧，媽，天這們冷！」

媽不出聲，緊捏着都麗娜的手。

快到學校門口了。

「回去吧，媽！」

「好，孩子，信不要忘了！」

都麗娜轉回頭：「忘不了，媽！」說完話，向校門疾走。

「再回頭看着媽，都麗娜！」

都麗娜隨便轉回頭，不曾加意看清媽的臉。走進校門去了。

安娜轉回身子，她哭了。

關耶烈夫把都麗娜在教室門口交給他的信帶到預備室，拆開信，却只簡單幾句話：

關耶烈夫先生：

我也走了，先生！我把都麗娜寄託先生，望不要拒絕！「同是淪落在他鄉的人哪！」

蘇里安娜留字。

午後放課的時候，關耶烈夫在校庭中喚住要向家走的都麗娜，說：

「都麗娜，先到我家一個啊！」

「有事麼？先生！」

關耶烈夫一時沉默着，他似乎在想留她在自己家住下的理由！

都麗娜等待他的回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夜寫成。

不歸鳥

疑 遲

(略歷) 遲疑，本名劉玉璋，現為滿洲大家雜誌「麒麟」編輯長，其作品稱為「滿洲

自然」作風的代表作，著書有「花月集」(短篇)目下，其長篇「灤花江畔

」正掲載於泰東日報中，實為滿洲最有希望的小說家。

當波都薩又看見這匹從南行的馬羣中偷偷奔回來的「白花脖」的時候，他心中便立刻想起一樁事情來。

——沒想到這匹牲口還這麼有心眼兒！荒甸子上溜平的草道，真難爲他是怎記來着！——從心裡往外邊溢着一股愛惜的念頭，波都薩下意識地在「白花脖」的屁股上不住撫摸着。一直到落日的紅霞已經都完全消失在極目的地平線後，他心裏還還是反復地尋思着那件自己曾核計許久的事情。

富拉爾基本是塊一望無極的平原地場，晴天傍晚的落日常會把這滿洲北部的原野更顯得十分空曠的。左側那滾滾的嫩江的流水，說是會流到遠遠的天邊；那隱約於衰枯的秋草中的茅草小徑，曾經走過了多少年，羊，馬匹和一些過往行商！

目睹着這日沒後的殘輝，波都薩不禁又想到和自己有過終身約束的拉布忽兒姑娘。整整到這邊有十四年頭了，誰知道這時候她在那茫茫寂寞的沙漠上是否還記念着自己呢！爺，娘如今是否安然健在固然使自己時刻不能安心，但那時常讓自己心頭感到寒顫而陣陣戰慄的，憑心而論，却還是那包着粗蘇花布頭巾的拉布忽兒姑娘。

家鄉距此地究竟多遠，波都薩自己也無從知道，不過從大概的方向和當日輾轉流離的經過來說，即是上等的駿馬日夜兼程；也總得有半個月的路程吧。腿脚偏是又落了毛病，不藉着坐騎的力量，恐怕今生再難有歸還的希望，波都薩一陣心酸一陣恨，恨只恨吳大舌頭打多倫的民國十三年。

心酸到極點，鼻孔裏滾下來一股青鼻涕，抓住「白花脖」頸上的長鬃，從身躍上馬背，腿底下一緊，像陣風似的，「白花脖」從家裡跑下去了。

他太愛惜這匹馬了。他每逢騎到這匹馬在馳騁時，往往會凝視着一切：他蔑視一些富拉爾基地方漢籍牧者們，連一匹沒有鞍轡的馬全都騎不好，也只有像自己這樣的騎者纔配得起「白花脖」之類的純良蒙古種的馬。由是他想起故鄉馳騁沙漠上走馬打槍的同胞來，一匹馬，一把聯珠槍，槍法的準確，馬術的純熟，漢人們哪個是對兒呀！

但是，十年前多倫城一役，確是戰敗了，素以詭詐見稱的吳大舌頭，表面上說是妥議和，這邊的防備不免鬆了些，不料晚上月黑頭，他們却悄悄地朝這邊撲過來，這一次戰鬪，槍聲一直響到次晨的天明，弟兄們死傷的實在太多了，最後自己也因爲左腿

中了顆流彈，而成了這透的俘虜。

養好了左腿的傷，學會了這裡的言語，輾轉流離，總是給人家牧放着馬羣。無論是風吹雨淋的日子，每天都不會間斷地出來牧馬。雖然左腿有些不大得勁了，但在素以慍悍出名的蒙古人牧放着幾隻馬匹還是勝任而有餘，而況波都薩對於馬的常識和體性從小就十分熟悉，不怕多麼劣性的生馬也逃不脫他鐵石般的手抓着的一縷繩，只消有幾次那馬便自然會安隱地馴服了。

他雖然作了俘虜，但他却無時不在想着脫開郊野營棚那些灰色制服巡邏兵們的銳眼，繞過富於爾基的草原，偷偷渡過嫩江，逃回故鄉去探視一番生身爺，娘，昔日的同伴，和那善吹長笛終日包着麻花布頭巾的拉布忽兒姑娘。然而，那悠長而辛苦的日子有時會把人折磨得十分綿軟。而有時竟將要忘了自己的家鄉。腿腳的不利落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從三年前一直到如今，他被一個從先所不會見過的柔媚的女人，把自己的心纏繞得非常牢靠。

起初，他被這蛇似的居孀的少婦迷惑住了的時候，他還曾經如此想過：倘若這女人永不變心，他們滿可以藉着個旁的口實悄悄遷居到旁處，日子一多，誰還能那麼細心考察出他不是漢人來！

每天如此想着，屢次使言語跟這女人試探着，無如這年青居孀的艷容女人永終並不會露過想和他正式同居的口風，察言觀色，她也不過是酷愛着波都薩的二十九歲的強壯身體，此外並沒有甚麼旁的圖希。

日子儘管馬虎地度過，十年如一日的波都薩始終不會忌掉了故鄉。暮春的四月時候，有股暖風吹到富於爾基的草原上，有人告訴他說這風是從蒙古那邊吹過來的，波都薩站立在迎風的草地上側首凝想。夏日降雨的夜裡，也有睡不着的時候，聽見鑽透孤哀的馬嘶，他每每也想起來家園。

走馬頸下懸着的鈴鐺啊，真是一種奇妙的音樂！從麥浪溜過來的風，往往會帶來這種聲響。由遠方過者的乘馬的行旅，大多把臉薰晒得黑黑的，對面遇到原野上佇立着的牧者，倘有言語，說話的動靜也都是那麼粗壯：

「爺們！有涼水給點嗎！」

「叩頭的！別張嘴就叫爺們呀！……不怕風吹着舌頭！」波都薩操着漢語，說話也不讓份，「可是叩頭的，你從那兒來？」

「洮南府，走了十一天的旱道啦！路過這兒想找點水，打打尖！……」馬上的客旅並不會因此稍微籠馬，僅只是拍拍肩膀上的沙土回回頭，就是臉上帶有笑容，那形容也該是十分猙獰的。馬尾上的結頭大多是繫着塊紅色或綠色的綢布，由於多日的長途奔馳，馬背上瘦瘦的顯然是掉啦聽了。

客旅們之中，間或也有好說話的。井旁飲馬之後，不能即時動身，藉着井台小憩的機會，講述着各處不同的情形，東南西北，他們無往不知，但是話若刨根，問道五千里外奔蒙古方面的路徑，却未見得有誰會說得十分清楚。

意外地，在三日以前波都薩在一個落魄的行商口裏，探聽出些口外多倫那邊的消息：說是今夏天自從一場空前的劫難之後，又鬧起旱來。沙漠地方若沒有雨，是比甚麼都艱難的一樁事情；繼之颶風又起，黃沙埋沒了若干游牧的部落。落魄的行商也許基

於多年在外的磨練對於言語的感動性上確有超乎一般之處，到後來他講訴着災後難民像往常出賣牛羊一樣地出賣自己的兒女時，波都薩完全被這老者的言辭感動而不知不覺地下了兩行熱淚。

晚上把馬羣趕進臥圈之後，摸黑躺在土炕上，翻復尋思脫身之路，想到最後終於把回家時希望寄在了前日那匹從被客人買走的馬羣裡偷偷奔回來的「白花牦」身上。他知道：只要有這匹良好的坐騎，這半個來月的路途是不成甚麼問題的。然而，他也知道：這行為終於是對不起這兒的東家，而尤其對不起東家那居孀的女兒。因為她昨夜曾經暗暗地告訴過他：她已經懷了三個月的身孕。

可是，他心裏還有比這些更清楚的：自己究竟不是和他們完全相同的人類呀！自己的血液是蒙古人的血液，自己應當操持的言語，也是和此地的言語迥然不同的。何況，這孀婦並不會想到後來的事情，而不過是暫時用自己滿足她的慾望而已。

這已經不容許他再往下深思，因為眼簾裡又侵進了一付模糊的面影——是那包着麻花布頭吹着長笛的姑娘，在瀟瀟的風砂中朝他招着手兒。

有一幅非常悽慘的畫圖，會展開在富拉爾基的草原上。那正是一個清冷的秋夜，月亮上升的時候。

「我說你，老是這們愁眉不展的……我待你不壞吧！如今你又逃走。我肚子眼看大起來了，這都是爲了誰！你真就捨得我……」女的頭髮凌亂地披在腦後，說話分外緊迫，看來底確是有些從心裡着急，「你摸摸我的肚子呀！你怎麼不作聲啊！」

「替我想想！二十九歲的人了，應該有家啦！」波都薩翻着白眼朝月亮，「你……你既不能挑明說願意作我的媳婦，你的爸爸和旁人又都瞧不起我……」

「你糊塗！表面上我不是得守節嗎！」

「那你肚子裡……」

「也是因爲你啊，」

「當初是你先願意……」

彼此埋怨的開口，在波都薩覺得十分慚愧，管怎的自己是個男人！跟這麼女人爭吵着，到多暗能見出裡面來！眼看月亮上昇業已到天空，同時在亮天以前他又決計離開此地。於是遲鈍的心也會微微地一轉，接近女人半步，把左胳膊搭在了正在低泣的女人的肩膀上。

「也不是永終不回來啦！」心裏明明白白的，這是撒謊。

「別管你說啥吧，我不能讓你走！」女人一揚頭。

「哼！你可憐我這沒家的人吧！家鄉颶風，旱災，爺，娘都流亡沒下場！人心比自心……」他索性把她摟在了懷裡。

「那我不知道，你走，我就喊醒我爸爸！」

「好歹可憐我這腿上有殘疾的人吧！」

「活該！說着一甩手推開了他，氣昂昂地直奔她爸爸的屋子。」

「哦！」波都薩走頭無路了，他知道：她爸爸醒來，一切希望算吹燈。望着女人嫵媚的背影，心一橫，從後腰摸出牛角尖刀來。背着手極其鎮定而柔和地招呼她回來。

急遽中感情的變幻，往往有超乎常情以上的，被這纏人的女人哭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波都薩戰慄地把手從背後伸了出來。也不知到歸終其甚麼言語激動了心裡的邪火，波都薩迷朦中覺到手背上粘糊糊的抹滿了熱熱的液時；女人呢，就癱在了草地上像牛似的一聲聲地喘息着。

波都薩茫然地不知所措了，握着牛角刀朝着地下喘息的女人發着呆。

趁有天未明，悄悄地從圈裡牽出那匹「白花脖」來，背後的包袱是昨夜預備好了的；他十分機警地邁上馬背後，右腿一踢馬肚子，「白花脖」就奔了西南。

好馬日行八百里，事實是有的，坐在馬身上，也計算不出來道路的遠近；平原的天色，只要是晴朗的日子，變換得是非常顯著的。但在波都薩却早就沒心留意過這些，從上馬到現在，總在盤算着：只若「白花脖」往前走一步，家山呢，就近一步啊顯着稍窄些的小溪，「白花脖」躡身一躍就會過去的。波都薩連次地加鞭，前行復前行，傍午時候到抵了碾子山的跟前。迎着面三股岔道，波都薩也不知道走那一條爲對了。

就在這時候，「白花脖」竟忽然掉過了頭來，沿着來時的路徑，昂頭跑去。波都薩雖然用盡了力量咬牙勒馬，但這匹生性戀鄉不肯遠行的「白花脖」却只是喘着氣死命地往前掙扎着。

(二六，十二，一九四一年)

老屠夫與其妻

小松

(略歷) 小松，本名趙孟原，供職於藝文書房，藝文誌事務會同人，爲滿洲寫作力最豐碩之一氏，著書極夥，長篇有「北歸」和「無花的窗棂」短篇有「編編」，「人和人們」詩有「木筏」等曾問世，其長篇「北歸」爲獲得康德八年德文京文廳賞的作品。

黃昏時候。

家駒昏沉沉的，一覺醒來，身下特別溫暖，這還是上午嫩豬肉，遺留在土炕中的熱度，還不會消失。他知道時間已經晚了，

但是甜津津的幸福與回憶，却還在陶醉着他。

家駒趁那老屠夫不任家，被那瞎女人扶到炕上的時候，還是正午。

二十幾年的生命過程，他是第一次醉得那們人事不醒，他是第一次知道除了他所生活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更美麗的世界。他不知道那瞎女人是怎樣半扶半抱，半擁抱把他女睡在炕上，他也不知道那瞎女人接觸了那鋼鐵般的肌肉，胸中發生了怎樣的跳動。

她有火熾的慾望，不願意被一個老年人降服，而希望能俘虜一個青年人的靈魂。

門外有太陽，有風。她知道今天的太陽和風，與往昔有些不同了，但是她不知道太陽和風是怎樣改變的。

一個下午，她很快樂的，有時悄悄的摸一摸家駒的手，她很滿足，因為她知道是一個年青的人，睡在她的房中了。

她的丈夫——那天天賭牌的老屠夫，好些日子沒有回來了，就是住在對面屋的獨身漢高升，也有兩三天沒有回家了。這倒沒有什麼奇怪，聽家駒說，高升天天盤桓在家駒的寡婦萬人迷家裡。

黃昏時候，瞎子預感家駒要醒來的時候，木蘭來了；

「姐姐，還沒有吃飯吧！」木蘭走進來，一眼看到炕上睡着一個人，立刻把聲音放低了；「我來給你送饅頭來了。」

「我們才吃完不大工夫！」瞎子覺得語風不對，又改口說：「我才吃完，今天燉肉。你若是沒有吃，鍋裏還有，你自己去拿。」

木蘭很快的把燉肉從外屋捧進來，放上了炕桌，把饅頭擺上。

「姐姐，你也吃！」一雙筷子，送到瞎子手裡。

「我先不吃，你吃吧，吃完就回去，」瞎子把筷子放下：「回去晚了，媽媽又要找你。」

木蘭咬着饅頭，一面又吃肉，瞎子輕輕的搖了家駒的腿：

「家駒，還不醒嗎？天都黑了。」

家駒睜開眼，看見木蘭，一個清秀的輪廓，並不顯明。他坐起來。

瞎子慫恿着家駒，三個人又吃了一頓晚飯，在木蘭臨走的時候，瞎子還說：

「來吧，明天早點來，我們燉肉等你。」

家駒自從來給獨身漢高升看家之後，兩天沒有到自衛團去了，今夜又和瞎子睡在高升的屋子裡，雖然是夜半時節，但是他們還不層睡，羣犬狂吠，惹得家駒不安起來；

「今晚又沒有去，也不知道給我掛號了沒有？」家駒自語的：「偏巧這兩天，總出事。」

「昨天晚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瞎子把他胸膛上的手，動了一動。

「聽小雙頂說，卡子門裏老張家，昨夜睡丟了兩口豬，真也怪事。」停了一會，他又說：「媽的，這若是團上究查起來，我還得頂罪。」

家駒沈重的嘆了一口氣。放在他胸膛的那隻手，最初鬆鬆的，後來又突然緊起來，漸漸的又鬆下去。屋裡的空氣很沉靜，遠處的犬聲，却更加狂亂了。

「你天亮比團上去報告，老張家的豬，就咬老屠夫偷的。」

「那……」

家駒一遲疑，感到橫在胸膛的那軟綿綿胳膊又突然緊起來；

「你去報告，我叫你去，你就去。」

「……………」家駒無言，瞎子又追了一句！

「你不去？你不去我去。」

家駒的心又虛弱的跳動了。這時院門外的狗聲，像是急驟的冰雹，落在人羣似的。

「你聽！」家駒驚呆，從瞎子身旁，抬起了頭。

「聽什麼？無……什麼時候，狗總是這樣的。」她又說：「你天一亮就去，你就照我的話說。」她又說：「你天一亮就去，你就照我的話說。」

幾隻狗，像是追一隻野獸似的，撲落在院子裏，突然，外屋門，要被推裂一般的搖擺！

「開門，開門，」

從那打門的聲音裡，透過來焦急，驚恐，瞎子急忙滾起來，却是很有程序的摸索着她的衣服，一面把嘴巴伸在家駒的肩上，小聲的：「收拾好了，你再答應！」

顯然她的聲音是有些顫了。呼吸也有些失常。

瞎子跑到他自己的屋子去後，家駒用略為商一聲的聲音問：

「是誰？」

那焦急而驚恐的聲音，突然貼近了紙窗：

「家駒，快開門，是你二叔，是我，是你商二叔回來了。」

那驚恐的聲音，一面斥叱着群狗的狂吠。

家駒開了門，高升鬼影一般的走進來，因為他過度的不注意，室內很濃烈的脂粉氣味，他竟毫無察覺的把頭埋在炕上，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二叔，三更半夜，回來作什麼？」家駒問：「怎麼弄得這個樣子？」

「唉！」依舊又把咳完了的那口氣，長長的繼續下去：「不會想到，這幫人就這門不開面，好好的局，就給攪的亂七八糟，邀來的人，給抓的七零八散。」

高升不會提到他自己，是從窗戶跳出來，又從菜園子爬出來的。

「那嗎，別人都抓去了嗎？」家駒問。

「誰知道呀……」他說：「一進門就像虎似的，進門就抓見人就綁，誰還敢在那等着熱鬧？」

立刻，在家駒眼前，出現了一幅，動亂，掙扎，逃散的影子，關於嫖娼的事情，他不會問，祇是那少婦的影子，在他的腦中不停的搖動起來了。

「你明天回家去看看吧？」高升又發出了低調的語聲。

家駒不回答，一排剛硬的牙齒，咬着下唇並不能立刻睡去。

第二天早晨，高升翻了一個身，又喃喃的催促着：

「你還是回家去看看吧！」便像死屍一樣的睡了。家駒悄悄的走出了房門，傳過身去將房門輕輕的代好，在這邊沒有出太陽的早晨，院子裡已經有了人聲，他看見對面屋子的房門，鬆散的是沒有關緊，他悄悄的把門用試探的手，輕輕的推開。

好久之後，他又輕輕的把門代好，很快的到自衛團去報告。

二

屠夫很快的失蹤了。這小鎮上並不寂寞。家駒時常買豬肉，送到瞎子那裡去。也許是因為這種原因，木蘭到姐姐家裡來的次數，漸漸的加多，留連的時候，也比較久常。

家駒用他所有的，完全買了豬肉。除豬肉之外，要求他買水菜的，也是由木蘭提議。家駒對於這些要求，並不覺得對於一個青年的浮浪者，是一種苛薄的虐待。木蘭竟在家駒那忠實面孔前，半玩笑的以情人的妹妹自居了。

瞎子察覺了一件事情；就是三個人在屋裡的時候，從靜靜的沉默中，木蘭竟會突然發出淫蕩的笑聲來，這使瞎子非常注意，但是他總也沒有干涉過她，也沒有對家駒表示不滿。

天一黑的時候，木蘭就要回家去歸宿。家駒近來差不多每天都要在自衛團過夜，卡子上的風聲加緊，巡邏班一步也不放鬆，一夜追查七八遍，家駒近來身體又不好，心情又亂，一個新學會了吸香煙的青年人，一夜竟能抽兩三盒了。一直到天亮的時候，才得睡下，但是他的思潮竟像海浪似的湧動着，悠悠惚惚的躺一會，便很快的跑到瞎子那兒去，常常在那兒遇到木蘭，假如沒有木蘭在這裏，也許這個青年人會感覺到寂寞呢！

自從那次抓賭之後，高升便總回到自己房裡來宿，家駒總也不會等到機會，他也不敢明目張胆的宿在瞎子過房裡，當然是他不知道老屠夫是不是逃走了，假如他在半夜回來呢？還有，高升住在對面屋，若是遇到了，那該是——

他祇有等高升的屋子，這是他唯一的機會。不過，這機會竟逃避着家駒，一直延長了許久不會和他相見。

在每天午間，他帶着疲倦的眼睛來會瞎子時，一進外屋門，總是第一條視線放在高升的門上。在那板門上，不會變換的是掛着一個鐵鎖，一直到黃昏時。當他要去到卡子門值班的時候，那鐵鎖忽然是在門上吊着。

有一天，萬人迷來找高升，高升的門上的鐵鎖，並不知道她是主人最親愛的人，仍還是鏽了一般的吊掛着，萬人迷竟在瞎子屋子遇見了家駒。

你這孩子，怎麼一個多月不回家，想得我各地方找，也找不到！」她用不斷的聲音，一氣又接了下去；「自從叔叔死後，你就不回家了，知道你的，沒有什麼說的，不知道你的，還以為你癡癡的把你攆出來的。」

家駒無言的，頭像灌入了鉛汁，又沉重，又昏聩，她的聲音越來越高，一時又不會停止。瞎子急得一味用別的話支引，可是萬人迷故意不理：

「你想想，這個罪名，叫我怎麼担得起！」
家駒連眼皮都不抬，一種無名的羞愧，襲擊了他，他不能忍受的走了出去，院門外不遠，碧綠的菜園，在斜輝照耀裡，他忽然想到叔叔。

他一面想着，慢慢的走近了菜園，這時有冰冷的虛汗，從他脊背上滲出來。呼吸也不均衡。

是一個大病將愈的人，還是一個將要病倒的人呢，他迷惑在不能自拔的苦境裡。

在那天的黃昏，家駒坐在草地裏一面吸煙升一面出虛汗，他從痛苦中不會掙脫出來，同時又陷在幻想裡：

爲了對得起死去的叔叔，祇有用自己的手，先殺了高升，然後再修修。不然，在深夜，闖回家去，把他們兩個人的頭，一同用斧砍掉。

一隻黑色的螞蟻，爬到了家駒的腿上，他下意識把他捉到手裡，重重的丟在地上，然後從草地上坐起來，拽着他長的影子，到自衛團去了。

一連兩天，家駒是爲痛苦的磨練，不會到瞎子那裏去。深夜的時候，他是一面吸着煙，一面想着復仇的事情。但是當他想到心跳的地方，有一個女人的影子，濃重的會把他的想像很快的遮隱了。

就在這時節，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萬人迷悄悄的來找高升，高升還沒有回來，她那輕巧的動作，使瞎子誤爲兩天沒有來的家駒了，所以從屋子飄出來這樣的聲音：

「家駒，你……」話沒有說出來，便停下了。

萬人迷便很機警的走進瞎子的房門，一看屋子裡顯出異樣的空寂，用不安靜的口吻說：「怎麼，家駒聽見我來，還躲啦？」

瞎子認爲這句話是有意的污辱，於是在兩個女人之間，發生了一件爭吵，結果是萬人迷用鋒利的毒詞，一面罵着，一面走開。瞎子爲了這件事，痛哭了好久，她十分痛心的在盼望着家駒。

輕巧而熟稔的足步，從窗前進過去，又聽那微弱的敲門聲，她知道這次是家駒來了。

「誰？」她問。

「我——」微弱的聲音。

門開了，高升吐出來的酒氣，使他更熟稔的知道是家駒了：

「你看你。兩天不着邊，是誰得罪了你。」她用低怨的音調述說着：「又喝得這個樣子。」

這熱烈的語言，却像冷水似的澆入了高升的腦神經，使他的唇，不住的：

「撲——撲——」噴着空氣，以沉重的姿態傾斜着肩，撲到自己的房門，開了鎖，便走了進去。

很像是脫了拋物線軌道的碎瓦，投入古潭之後，便沒有一點聲息。瞎子呆然的站了一會，便輕輕關了門，失望和惱喪交織在她的胸前，雖然過去不久的聲音，仍然是在告訴她家駒回來了，但是事實又虛幻了。

她並不真的相信是高升回來了。

「醉了的人，是需要什麼呢？」同時對她也不能解答這個問題，她只是不安着。

高升爲這突然的事情，使他一夜不會安眠，一個褪了色的舊夢，又走近了他，擾亂了他的心，第二天清晨，太陽還沒有出來了，祇有從地平線下漸漸騰起的那霧沉沉曙色。黑色的夜霧，還不曾從這小鎮的四圍撤退，使廣闊的田野，沉在朦朧裡。

瞎子的身體，陷入了無法解救的不安中，皮膚像是接觸青麥的鋒芒，使她在坑上轉着。遼遠和近隣の鷄鳴，是很寂寞的在她耳中消失了，夜霧是漸漸的退着。曙色已經來了。

瞎子鼓起了勇氣，披着衣服去拍高升的門，但是門竟沒有關閉，瞎子扶着門框走了進來。

「是誰？」高升很清醒的問。

「我是——」瞎子回答。

沉默了一會，高升覺得暖溶溶的呼吸，還有並不十分濃重的女人脂粉氣，吸動了自己的血液，在身體很活潑的流動起來了。

這個泊夢，對於高升像是忘掉的一件不重要的東西，忽又拾得一樣，只是不能使他太失望，用一種同情的心境，溫習了他過去的舊夢。

黎明的時候，家駒幽靈般的拽着兩條笨重的腿，用手一面揉着因爲缺乏睡而眠而交織着紅絲的眼睛。想在這黑霧迷濛的早晨來找一個安息的地方。

輕輕的敲了瞎子的窗戶，並沒有一些聲響。後來他不知爲什麼緣故又悄悄的把脚步移在高升的窗前。這時候幾乎使他抑止不住急迫的呼吸而忍耐着聽到了；

她不知聽了誰的謠言，說是我迷上了她們家的家駒，你是知道的，家駒是因爲你才到我們這兒來的。不會想，她到我屋來找家駒，還說些不三不四的，真把我氣得發昏，下晌木蘭來了，我還以爲是家駒呢？方才你來的時候，我又以爲是家駒呢？我恨不一時找到他，和他講一講，這像一個什麼婦孺，還要給別人造謠言……」瞎子的聲音很昂奮，時而高，時而低。但是男人的聲音低得使家駒聽不清楚。

家駒猜想着昨天有什麼爭吵，在這裏發生過了。他恐怕自己的呼吸，會吹動窗紙，又恐怕自己的影子，會被隱晦的光輝映在紙窗，所以把肩緊緊的靠在了土牆，把左耳盡力的伸向窗戶。

「那們今後告訴家駒，叫他少到這院來！」那嘶啞的低音階，又繼續下去；「既然她婦孺猜疑他，外面又風言風語的……」

「是有人造什麼謠言吧？」瞎子的聲音有些不安！「怪不得那個瘋老婆像是捉到了姦似大驚小怪。」

「還有，聽說大哥攤了一點嫌疑！」

「可不是怎的，我正爲這件事想託你給辦一辦呢？就是你總也不回來，一連盼了你五六天，比盼星星，盼月亮都着急。」

「聽說昨天就解到縣裏去了。」

「……」沉默了一刻。雖然聽到有身體動的聲音，俱是猜不出是些樣的移動。

夜霧漸漸的澄清了，家駒不得不在未完的腔音中走開。

這個青年人依舊是拖着沉重的步伐，肩上很明顯的印着一塊牆上的土粉，心像是丟在鍋裡烹煎一樣，走到了自衛團。死快的躺在炕上，勉強閉上了眼睛，心不住的跳。

怒潮的熱血，在血管裡沸騰了！

先把高升殺掉！——這個吸人血液的臭虫……把婦孺和高升一同殺掉，用他們的血……洗滌叔叔的恥辱，瞎子把他寄屠夫的事情向自衛團自首，告訴高升……告訴所有的人們……都知道了……這是一些什麼事情，還有自己……自己……

斷了線的紙鷂一般。

天空的急風，吹走了一片雲，又帶來了一片雲。

家駒感覺到，自己是睡在了蒸籠中，一陣噴了幾口氣。有一條手，撫在他的頭上，同時有很熟稔的，嘶啞的聲音呼吸着他：

「還睡嗎？」高升搖着家駒的頭；「醒了吧！」

家駒很快的睜開眼，一看是高升，滾身就下炕，突然敏感到扶搖自己頭的那隻手，在不久以前，是撫摸過自己情人肌膚的。

家駒很快的又把頭低下。低低頭，像是灌入了大量的鉛質。

高升祇是簡單的告訴了他，今後夜裏休班的時候，還是要回家去歸宿。免得婦孺着念。

家駒很費力氣的答了一聲：

「是——」休班

少男少女

勵行建

(略歷) 勵行建，本名馬洗園，供職治安部醫務科，是多年從事創作生活的文學青年，爲文學刊行會同人，其作品稱爲自描文學的「上手」作，著有小說集「櫻波船」，今後在小說寫作途上的活躍是異常值得期待的。

外面落着雪，連大黑狗也躲進屋里來了。下雪的傍晚，這來在山林地帶里的村莊，便很快地黑了下來，而天剛一黑，就好像是已經到了深夜，寂靜直使芬芳底全身一陣地發緊。

燈火輕輕一顫，她底眼前便一陣模糊，覺得有什麼掠過了頭髮，頭皮就開始發癢。她放下針，揉了揉額角。

——呼呼……

射在窗紙上的後影，也突然搖動了一下，當她回過頭去的時候，窗紙上抹着一層使她突然感到心里一陣恐慌的寂寞，像有一枝細毛的筆管，輕輕地擦過她底的胸口，使她緊接着全身就猛烈地一抖。迎在她底臉上，從窗縫子有一股冷風吹進來了。

那澹淡的燈火驀地又顫動了一下。

她放下縫補着的布衫，走下地來，把兩重門緊緊地扣住。母親不在家是不行的呀，她一邊上炕一邊想，一屁股坐下去，覺得把小布衫存在底下了，用手一扯，嘶地一下，袖肘上又裂了一道口。

這樣糟爛東西，如果是頭二年，早把它當作補陳打着格布作鞋穿了，但是現在，還得把它將就着。假定只是因爲沒錢，都也能想法弄它幾尺來作幾件新的穿，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可是一塊破綻還沒有補完，又來了一塊，到底使芬芳底心有些忍耐不住了。她臉上刷地抹上一層憤恨，就把那布衫使勁地扔到腳底下去。

把燈稍微別亮了一點，這些坐在燈下等待着母親和弟弟回來，心里使越發覺得焦燥，好像她胸臆里的血都凝在一塊兒了；她掉過頭，那老鐘的短針剛指着六點，長針還差一點成一條直線。

下意識地撿起扔在炕腳底下的布衫，用兩個手的指頭輕輕一裂，直到那油頭的破綻咬咬地又裂大開來，好像她底心才寬鬆了一點，可是看見越裂越大將不能穿的破綻時，便又心疼起來，似乎是把心裂開了一樣，忍不住賭氣地拋開了布衫，就把兩隻手掩住了臉，使勁地揉搓了一下。

有踏着雪的脚步聲，她猛然甩開手一翻身下了地，那脚步声已經停在門前了，只是一個人底脚步，而且靜悄悄地，想必不是母親和弟弟，她站在里屋門口有些發怔，覺得心在輕輕地跳。

「二姑。」

大黑狗在外屋地下咬了幾聲，芬芳底心一跳，以嗚兩聲才放大胆子問：

「誰呀？」

「我。」

她才聽出語聲來，覺得全身都鬆快了，於是走出去一邊開門，一邊肯定地問：

「是老哥嗎？」

那個人答應一聲夾着一個白布小包，一雙腿走進來了，借着雪光，她看清了那個人底臉，一張不像普通莊稼人一樣的白哲的臉。果然是她表哥叫着孫慶鈺的。

「老哥，你多麼回來的？」

「剛才到的，二姑呢？」

孫慶鈺把小包放下，坐在炕沿上，掏出一支烟捲來就着燈口抽着了。

這老表哥一向是在外面流浪着的，他雖是從莊稼院長大起來，但不會樸樸實實地在莊稼地里幹活，因為他喜歡看牌，也喜歡喝酒。有老太爺活著的時候，他還不敢怎樣過分地放肆，而後，沒有人再管得住他，便一直離開了哥哥們開始在外邊奔波。在外邊的生活，譬如作小工，趕火車，走南闖北，偶而從中販賣一點什麼，手頭常常是挺充裕的。這樣年月他並不回到故鄉來一趟，即使回來，也不肯一直回到自己家里，讓人家笑話；因為他雖在外流浪，家里却也知道他確實很剩過許多錢，而且都遭到喝酒賭錢和女人底身上了，好像只有沒出息的能貨才肯那麼辦；他覺得自己很有志氣，也頗勇敢，更矜持自己底十足自給，一身磊落，縱然一時把錢浪費完了，暫時沒事可做的時候，也不願賴衣求食似地回家抱起腳來的。不過他次回來，並不是沒有意義的，而當他一看見表姨芬芳，他底心就像燒起一團熾烈的花火來了，他覺得這些年在外面遭過的女人，簡直是一堆糞土，讓他不能不對她有一種過分的喜愛；然而一來姑姑固執着骨血逆流的偏見，二來卑卑他這種放浪的生活，終於使他陷於「愛莫能得」的苦痛中了。雖然，他還夢想着喚起姑姑，他底好感，便收斂了一點過於放浪的行跡，而把剩下來的那幾個錢，偷偷摸摸換來一些布料，而又回到家鄉來了。

「我媽媽去給人家保媒，害際回來呢。」

說起給人家保媒來，芬芳底臉不覺緋紅起來了。表哥底眼光正逼着她底臉，她稍稍把頭垂下，有幾縷頭髮就貼在發燒的臉上了，她撥開頭髮，露出少女底羞澀，却又很快地變成一種關心地神情。

「你從那兒回來的？」

「我嗎？」孫慶鈺用加重的語氣反問了一句：「我走的道遠啦，七八個月，什麼地方都到過，前天才回到吉林，買了一點東西，今天是打（編者註，從）吉林回來的。」

芬芳才坐在炕桌的右邊，不禁抬起驚異的眼光望了他一眼，而且她這眼光里正蘊藏着一種貪婪和羨慕的感情，對於這一個連母親都卑鄙着的老表哥，她覺得她並不應該讓人們譏諷和輕蔑的，因為他雖不能作莊稼地，却也在生活着，就是這毅然走出家庭

的精神，也應該够令人欽佩的了。

孫慶鈺把這少女底臉端相了一會，使他底心突然感動得全身都發起熱來了，一直看她底臉猛然又罩上了一層紅雲而把眼睛投落在他夾進來的白布小包上以後，他才現出一副得意的顏色來打開了小包。

「這是我打吉林給你帶來的，你看！」

她底眼睛就像強直了一聯，在燈下閃閃發亮的五顏十色的布料，一塊一塊擺在她底眼前，好像一個孩子過年進書棚子一樣，使她底眼睛都發起花來了；她伸出手，摸摸這一塊，那一塊，她底臉突然也閃閃地發起光亮來了，她覺得心里很熱，而且熱上了舌根。

「好不好？」

「真不錯，喂，這是純綿線的吧，正好，我連小布衫穿廢有啦，你看，我底布衫都糟爛得一碰就是一個口啦！」

「你願意做啥就做啥，這兩塊，一塊是給二姑的，一塊是給兄弟的。」

芬芳把一塊帶小粉紅色花紋的絳紫色軟緞不住地摸索着，就着燈又看了看成色，心裡一高興，便把它貼在臉上摩擦了一下，覺得光華滑溜溜的，好像小時候伏在小爬犁上打滑溜，又舒服又綿軟。於是又站起來，把它鋪在身上，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嘖嘖的，連舌頭也跳躍起來了。

孫慶鈺也抬起頭來上下打量了一眼，嘖嘖了半天說：

「穿出去，多好看哪！要是出門子的時候穿，真比這個再漂亮的啦！」

芬芳底臉一紅。

「你說啥？」

她底臉掛着一種驕嗔的神色，嘴角上藏着笑，孫慶鈺先怔了一怔，也忍不住臉色稍微一紅地笑將來。接着把兩個指尖夾着的烟捲又使勁地抽了一口，扔在地上踏滅了，又坐下來說：

「這東西，現在可買不着哇，貴賤靡有，你可別心思怎麼的，你知道我費多大勁才弄來的？」

「誰說它不好來的呀！」

芬芳坐下來把臉一板，接着咪咪一笑，眼睛快要迷縫在一塊了：這一板一笑，使孫慶鈺底心不由得熱辣辣的顫動起來，有一股勁讓他禁不住隔桌就拉着他底手。

「芬芳，你太好看啦！」

她底全身一板，便很快用開他底手，她底臉也越發緋紅起來，便低了頭，把眼睛偷偷的瞟了他一眼，羞怒似的說：

「老哥，你幹什麼？」

孫慶鈺底臉色脹得通紅，心通通的跳起來了，他趕忙縮回手來掉開了頭，覺得全身都隱隱地沁着汗，頭也有點發昏似的。但

是芬芳底話語那像不是那麼嚴刻地責斥他底非禮吧，這麼一明白過來，就偷偷的飛過去個眼色，看見她底臉正展開一團羞澀的笑容，才放下了心。

「你！」

「你得老實一些啊。」

「芬芳，你簡直把我底心都挖去了，你那麼一笑。說實在的，我在外頭這些年，就碰看過一個長的像你這麼好看的女人可是——」

他嘆一口氣，這沉鬱的嘆息罩在那一顆少女底心，也便她禁不着開始陰恹起來了。

「你當我姑姑的姑娘，你不能嫁給我。但是不能嫁給我嗎？我爲了你，我連家都不要，一個人在外面闖蕩着我想，我一定會捱下許多錢，然後我回來娶你，可是二姑不願意，她說你不能嫁我，唉，我留着錢有什麼用呢？所以我吃喝賭博也不過讓自己多得一點快樂。然而入家都不了解我，甚至恨我、罵我，真使我一肚子冤枉沒處洩呵！芬芳，我們是從小嫖賭起專大的，你一定得明白我吧？」

她感動似地點了點頭。

「但是我怎麼也能忘掉你呀，所以我這一趟回來，是最後的一趟了，我想跟二姑好好商量商量，要是在不答應，我永久也在回來了，可是——」

到這里他深深的望了芬芳一眼，她的臉色是那壓壓中帶了一種慘淡的顏色，燈光照着他明亮的眼睛，好像有一層淚水在眼眶裡掛着；她半垂着頭，黑長頭髮飄在臉上，襯托一張帶紅潤而雪白的臉，而那顰蹙皺着的雙眉，輕輕的舐着的嘴唇，就越發顯得他底嬌美可愛了。

「什麼呢？」

我要問你一句話，你得從心裡說。

她抬起臉來，把眼睛綿綿射在他的臉上。

「你愛不愛我呢？」

突然她又半垂了頭，有兩顆亮晶晶的眼淚掛在她底眼角上了，好像他想要說什麼，却只是把嘴唇皮緊緊地咬着。

「你說呀。」

她輕輕點了點頭，她底臉又被一朵紅雲補着了，就頭深深地埋在胸口，偷偷的擦去眼淚。

孫慶鈺底臉色也閃閃發起光來，他能够深深地抓着住着了這一顆少女底心，覺得是一件無尚愉快的事情，好像他胸膛里有一條蟲在爬。他伸出便又緊繃地握住了芬芳底手，她連一動也沒有動，他地胆量就越發大了起來，看他剛半仰著的談典奪代替了憔悴的臉，他底眼睛也閃出光亮的火花來了，他心里爬伏着的蟲怎麼也不能在壓制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說：

「你要是愛我，能跟我一塊兒走嗎？」

芬芳喫驚地抬起頭來，把那閃閃發光的眼睛凝視在他底臉上，她底全身輕輕地擡動着，她覺得心里熱得很，而且眼睛發花，耳朵也有一點發沉了。

「你說什麼？」

「你跟我一塊而走。」

她長長地呼了一口氣，頭又深深地埋下了。

「我——不能——」

這無力的聲音使孫慶鈺底心也傷感起來，但是他明白這少女底心，她並不是不能的，她不敢。他輕輕鬆他底手，點起一根煙，卷默默地吹着，覺得胸口像有什麼堵塞着似的，煙在鼻管里辣，眼睛要發濕。

騰騰那坐老鐘，兩針重疊在一塊兒了，擺在規律地振動着。心想二姑也該回來了，他底心很焦躁。把一口煙紋長長地吁出來，讓頭歪向着芬芳底臉突然他心上襲進來一團莫明的興奮，覺得一刻也不能在延遲下去了，就低低地說：

「捨不得你媽媽？」

「我也怕——」

「你要是愛我，你就什麼也不應該怕。」

她半抬起昏暗的眼光來。

「你跟我走，有喫有穿，在城里一住，聽戲看電影逛公園，……你想想吧，我要走啦，你如果願意，明天就跟我一走，要不愿意，就罷（編者往同罷了）是的。」

說着，他站起身來，拂了拂身上落着的烟灰：「然他還沒有抬脚，可是他底臉色很堅決，像是立刻就要走似的；芬芳急急地抬起頭來，把沉的眼光罩他底臉，急躁而哀，求地說：

「你別走，等我想一想。」

「快一點吧，一會二姑回來就不好辦啦！」

一想到在城里一住，芬芳底心禁不住又突突地搖蕩起來，她緊緊地咬嚼唇皮，把兩道黑長的眉毛並皺在一起，這樣努力地想了下，突然她底眼睛明亮起來了，就理一下蓬亂了的頭髮，露出那一張度得堅決的臉來懇切地說：

「好吧，我就跟你一塊兒走。」

「真的嗎？」

孫慶鈺底臉閃開一副異常興奮的笑容這麼可問了一句又接着說：

「啥時候走哇？」

「明天。明天頭晌（編者註：同「午前」）我媽一定會得出去給人家作合，我趁她不在家就走，可是你呢？」

「我在站上等你，我一會就走哇，讓別人看見是不行的，明天，咱們在車站上會吧！」

「好吧。」

「那麼，你走啦！」

芬芳下了地，先開了門，看院子裏沒人，才放他出去。抬起頭來，天好像就在他底頭頂，雪還落着。冷風撲撫着她發熱的臉和手，她底全身一顫，就把頭掉向門前，孫慶鈺已經沒在昏暗里的大門外，她才轉過身來。

大黑狗站起來摇了摇尾巴，突然覺得厚里一陣冷清，使她熱騰騰的心上就罩進來一張老人底面影。

二月七日

(上接三四頁)

「可是現在北京沒有那一類的片子了！演！」

「有，誰說沒有！」小羅搶着插了嘴：「現在新新正有德國三姊妹舞團在光着胆子跳舞呢！那不比影片來得迷人？」

何忠義驚的跳起來，拍着大腿瘋狂的大聲說：

「對了！羅表弟把我提醒啦！明天正是禮拜六，下午沒課，莉姐你得請我，連羅表弟也帶上！」他說得極快而有精神，彷彿開連珠炮一般：「我們同學有纏了回來的說：票價很便宜，才八毛錢，另外還白看張翠紅的『王寶劍』！」

他跳躍了，他該如何的興奮哪？他彷彿已經進了新新戲院——

三位德藉的妙齡女郎；幽美的音樂中，她們跳起矯捷的舞蹈；淺笑斜睨。

「老二！色情鬼！什麼麼啦？」何忠仁潮笑的問。

何莉整想起了幾句話，這是在一本低級趣味的小雜誌上看過的幾句。於是她雙手撫着自己的膝蓋說：

這句話 背得爛熟爛熟的了！

何忠仁同意了莉整的話。

老二忠義接着開始附合的說：

「所以我才喜歡看些有刺激性的電影和歌舞！」他的面部還籠罩着紅色的餘暈，顯然，談起這個來他很高興；他又半聲似的開始說：

「人家外國女人，尤其是美國的，長得多麼誘人哪？——一個個簡直上帝的藝術的結晶，十九世紀法國羅丹大理石的彫刻……唔！美麗的鬼神哪！……」

意外的，這幾句話惱怒了那位自命非凡的小姐何莉整，又彷彿，她尊貴的自尊心受了莫大的侮辱，她報復了：

「嗚呼！說得直好聽！藝術的結晶，羅丹的彫刻，美麗的鬼神，讓你這麼一說，合着中國女性算一文不值了！」

「真是！」羅治國玩的說：「難道中國女人就連潔臭狗屎都不如嗎？」

何忠義沉默了，整個的思想都沉湎在外國女人的身上電話鈴兒響了。

何莉整抄起耳機，一聽，那邊是個女人的口音，聲明要找何忠仁。由於往常的經驗，她知道那女人是何忠仁的愛人：

「喂！哥，是你的心肝兒情人……」她轉過身這向忠仁說。她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很調皮，就格格的笑了！

何忠仁顧不得和她計較，忙將耳機接過來：說：

「喂！愛慕嗎？」

「喂！你是密斯特兒何？」一種柔柔的俗音，怪迷人呢！」

「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恕我顧不得去找你，在電話裡報告你吧……」話聲畧一停頓，又開始說：

「夜深！你知道不？那傢伙自從失戀後，精神受刺激太重了！差不多每天夜裡都整整的消磨在跳舞場裡，和舞女糾纏，喝着激烈的酒；他的身體本來是很瘦弱的……終於在昨天晚上，他突然患了，病挺厲害，差點兒沒死了，現在住醫院啦……」

「那個醫院？趕明兒我得看他去！」忠仁急了一頭冷汗，趕緊擦着問，因為夜深是他的一位知交！

「你聽啊！別忙！」那邊女人有些撒嬌似的說：「他住的是協和，並且還聽說：

何忠仁倒吸一口冷氣，心想完了，一位有為的青年算完了！那女人又說啦，柔聲柔氣地：

「禮拜日你有工夫嗎？來找我！一塊兒玩！」

「可以！」

「準啞？可別騙我？騙我我一定不聽你的！」

「噫！我決不辜負妳！」

「當真嗎？」

「多明白！」

「可恨勁兒的。你……」那邊撒了個嬌，你也你不上來了，只說一聲「再見」便把耳機子掛上。

何忠仁也掛上了耳機，頹然的坐下，他顯然很懊喪！

文深，是何忠仁的同學，一個很自強很努力的青年；但，他偏講戀愛，彷彿不講戀愛就不配作大學生了！如今失戀啦！毀滅了……

何忠仁將電話裡聽來故事對大家重說了一遍，繼而便發了一段半疑似的理論：

「唉！有為的青年，大多數是毀在女人手裏了！」可是他仍然和女人談戀愛。他的言論和行爲是時常起矛盾的，他也是以爲大學生必須得談戀愛，不談戀愛，就要失掉大學生的身份了。他接着說：「由此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就是你要想叫女人愛得你長久些，你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你得有龐大的財產。第二，你得有強壯的身體。第三，你得有漂亮的面孔。這樣，你才能長久的吸住了女人；不然，你就甭打算唱高調，文深不就是因爲這三條俱無，而得了個悲慘的結局嗎？」

「喝！偉論偉論，我們的哲理大家！」何莉瑩挑起大姆指，用漫罵和不滿的口氣說。

「用什麼妙法子，可以使我發一筆大財？」吳人路用手托着腮，像沉思似的說。他極相信何忠仁的一片話，他唯一的苦惱，就是缺乏金錢，爲了這個，他無時不在恐怖着他和他的愛人——趙珍妮——不能維持長久；

「像你，一個闊少，又有錢又漂亮，又結實又溫存，該使多少女人在迷戀着你呢？」說完就撫了撫頭，然後又自慰自解的說：「不能！決不能！假使世上的女人非大財神不嫁的話，那麼窮人就都成了光棍了……」

「不聽你們的臭話，男人沒好東西，淨拿我們女性來作話的材料！」何莉瑩有些憤惡而氣惱的說，實的站起來，拉開門走去了。

客廳裡，邊溢着濃的香味，是何莉瑩遺留下的！

大家在沉思，兩個大學生各自矛盾的沉思着女人和金錢；兩個中學生在沉思着明天的下午和外國女人，那個小生學呢？正在沉思明天怎樣玩……

忽然有一個感觸，像閃電般的打進何忠義的腦際——

「哦！下星期就要開始第二次月考了！功課一點還沒溫哪！怎麼辦？我的媽……唔唔！好了，甯溫吧！到時候端大本子足抄一氣，先生看見了也不管咱，要管咱，「對！對！」他不禁的喊出了聲。

「對什麼啦？」羅治國問。

「沒什麼」他笑了：「來，打他八圈！他由圓几上拿過麻將牌，嘩的倒在桌上。

羅治國看了看掛鐘，已經是十點四十二分了！他要告辭。

「別走啊！你走咱們這八圈怎麼打？」何忠義挽留他。

「不要緊，把二表姐叫來！」

何莉瑩被請來啦！

羅治國告辭回家了，追隨他腦後的，是一片清脆的擊牌聲。

——完—— 一九四二，二，十八，老遜。

死 亡

俄 J. Aru. a. c. 著
陳 異 譯

我們坐聽巨響雷鳴。它們深沉轟爆聲在雷雨夜氣中有如訴怨，彷彿近處有一百人橫臥殆死，而在死在動盪中悲咽的奏出他的心靈上的哀曲。

我們坐在一個土舍裡，在俄羅斯的湖沼中。從伊處武士們的靈魂在萬人叢中作他們的最後升騰，小爐中燃燒着，土上的濕氣經過松樹的散枝昇起，有時這活水的地板要在爆炸彈的感動大撼顛着；於是昏夜的寂靜即要脫卻他的外衣。

人們都不談到戰爭上的死。因為在那裡，死是尋常的事；那是太常見的無須談話的題材的。但是這是一種例外的情形，我們開始在談起死來。在我們小堆的人中彼此互相交換着談到當死之注視着我們的臉上時候的記憶，和談到不能再在生人中存在着的人們的記憶。

有一個人聽着每一個故事時作詭笑的微笑：他是一位副官，在戰前他曾為一政治犯而遍遊歐土，富有近代文明，在精神和態度上他是一個未來派。人以爲他是神秘之泉，以爲他在內心傾向着未來的世紀。他對戰陣的情形已經司空見慣，所以他曾以爲這此處也不想別的地方了，他到也不在乎戰爭和勝利，他也沒有國家爲之戰爭；在這一點，他也是個未來派。但是他受盛大情感；他受槍彈的吼聲和絕氣時的感覺。

生活在戰場裡在他以爲是最合時的生活表徵了。仍然過着太平世界的戰市，那樣的人當他們被人告說開門起火的時候而張大着恐懼的眼光在他的意見以爲是過夫陳腐世紀的殘餘。他當時表演着說常常當離開敵人的前線不過一俄里遠，槍聲炮交發的時候，他要很鎮靜的衝出去聽在他四周圍的死亡神聖密蜂般響的叫聲。

一種奇異的命運支配着他似在永久保護着他，並且在遠行歸來，他如在稀奇感覺的享受中流着光輝，他的眼如在酒後狂熱中的閃爍着。生死死對於他總或一般的。

於是他在傾聽着我們的談話。吸着他永久不斷的紙煙，帶着微笑。以後他似乎是沉思着，在他的唇邊表現出特別愉快，他的面孔彷彿是變成特別的美麗，忽然他開始說：

「諸君啊，死是一種美麗的感覺，它好像給到我們其他一切的事務一樣，但強健和年春或者是更要超過他的。但是人不必輕蔑它；那樣它就失掉它的味道而變爲無用，普通而可怕了！」

我們有些驚訝的看到他，這樣哲學，這樣視點，即或沒有什麼稀奇，到少也够特別的了。

「你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先時做過改古家的人抱奮勇的問着說，「你說死亡須是年幼？它只是有一次來到我們身上，怎樣能有老幼的區別？」

「自然能有，」這青年未來派的軍官斯瓦克斯回答說，「你不知道去輕蔑死亡，去損壞它，去貶抑它到資產階級的平線上是可能的麼？有死亡和有愛情一樣；它們都在年老衰頹的時候到了末路，有愛情在它最初最清潔的狀態中永遠以遍處伴隨着我們。還有另一種的愛在我們手中失了去而開始有不良的臭味。把各種東西的滋味給我們的什麼？那是這隱晦的巧妙的感覺幽靈，我們絕不准迷失或蒸發的面要像在一個寶庫裡把它裝藏在我們的內心中。當我們啓開我們的記憶的箱籠而再找到它們的時候，它們給我們怎樣的香氣呵！但是這爲人所不能做的，常行的都是去涉辱這最可愛的感覺並且哀泣在它們；那樣他

們就成可厭憎的了，像死屍不能逃避來攔布似的。一邊說着他做了一種輕視的手勢。

又有一个人抗辯着說：「但是死亡，它他一定不在每天的感覺中的得有的？」

「它要做成這樣的，」斯瓦克斯熱烈爭辯着說，「死亡初一種美而高貴的感覺，但不資產階級所得而知，這個世界中的資產階級他們怎樣的死？他們臥在床，直到死亡自己老等待着他們，當他們死去之後，什麼也沒遺留下，——沒有記憶！沒有快樂，沒有新鮮，——只有一堆灰色的灰燼罷了。……你不信有永生的事情麼？你不常在切求着去捉得這種幻想麼？你能看到的，假如你能在死時以為快樂。我實在對你說這話：我以為有祇有些個死者是永生的。你得曾經聽過人們在死後變成年青了，更美麗了，更實現的存在了麼？我經驗過的，那是給愉快的同這……」他他停止了，同時在他的臉上散佈着一層痛苦的薄影。

外面的槍聲還在響着，好像他們打響這溼潮的地。好些時他靜默着。

「給我們講故事吧！」改古學家懇求着說的我們從經驗上都知這斯渥克的故事老是提示着希奇的想法和愉快的。

「哦，我能給你們故事的，」斯渥克慢慢地開始說，「你們知道上帝的宮殿和廟宇會為大禍所毀壞的仍保持着它們的美麗在地底下好些千年。有些人們有同樣的恩賜，但人須為他們尋到記憶，那樣他們才能復生而發出光輝……」

當他說話時，在他臉上，伏有一種特別快樂的反得他繼續着說：「那是一個女人……她受死刑在劍子手的手裏，在一個蕭瑟的海岸上，在一個指定的刑場孤獨而無友的去，但是假設我要勸服自己說她死了，我是不能成功的。」

我們住在一個寂靜海邊的隱處在芬蘭海岸上，離着派特樓哥來德

不遠的地方。從我們的別墅裏能到那冷灰色的海在秋日的陽光中沐浴着。房舍為一個多樹的花園圍繞着，在一個好天氣的時候，那裡草後赤楊樹葉反映着一種金黃色的光彩，一種非常的寂靜籠罩着全村，因為夏季避暑的人全都回到他們的都市家中去了，而在這冷靜的街市中走着的惟有本房的主人們，還有像我們這一類的人。

一個很好的天，她從都市中到那裡，因為她也已經到了我們覺得平常的這條路上來。毫無猶豫的回顧。我們很明白那個並且就很愉快的接納她與我們住在一起做為我們的小世界中的一個公民。

她有合度的身材，溫柔且恭順的性格。圓潤的乳峯和團圓的面孔老是做着微笑，和坦白怨切的表现。她的眼，在羞怯的活潑中是她最美的所在。她纔才二十歲，她的黑而特多的青絲般的頭髮需要好多的時間和照料，映着她那清秀的面部似乎有些過重。

我們幾個住在那屋裡的人都愛她啊！你們可以相信那不是她那美麗女人的豐滿束縛了我們。不是的，那是她的心——那般懇望着自由，那般充滿着未來，和充滿人類和善的甜乳——那使我們甘心拜倒。當他談到她的使命的時候，她有宗教上嗅味的興高采烈，有些神聖的，充滿着博愛和溫柔的坦白心情；她的女人的美麗不過給她一種特別障眼法兒就是了。

她出身於貴族，但她從不談到那個。她是一位歌唱家，而她就爽然的離却了保守黨而到我們這裡來，現在當我記憶及她的歌唱，在她歌唱時全身微顫看以為在世上最好的歌唱也要為失色的，我明白，假如她還存在世上，在歐洲是沒有人能趕得上她的。我只聽得她的一位歌唱自由的，圓滿的而不受拘束的——那就是他的離別時的歌唱。……

朋友們，我無須乎和你們仔細的說。對於我們當時的世界你們很少有十分了解的；對於你們那不過就像介於罪犯和發瘋作夢人的世界似的罷了。但在此以後，這每天的世界，所謂「和平」的世界該多麼乏味而討厭啊！……但那也是你們所不能了解的，可是那是美善的。究其原因，這種華麗和高尚不是為大眾所能盡享的。當她要為恐怖黨的原故而實踐她的義務的日子來到了。在我們中間有一種敏捷精神奮

發的心情，但也免不了染有愁慘的顏色。當時情形是這樣的：無論她成功或失敗，她也是不能倖免的。她頭一天剛從派特樓哥拉德回來，她是到那裡去打聽消息的，她燦然的笑著，自由的呼吸著，並且說了很多的話，她買了一大束的玫瑰花，深紅香馥的玫瑰花。她滿抱著它們並且從花叢間露出臉看著我們說：「我爲你們帶好多的玫瑰花來！」我們彷彿以爲玫瑰花馨香的中間夾雜著她的向我們的致意，她把此處各各的花瓶都插上玫瑰，同時且柔聲的歌唱著，且在花和葉上都澆上冷水。

於是我們爲他拍照做紀念。但那是十分膚淺的。我好早就失掉了的照片，但她——她的名字恕不奉告——在我以爲還是像平常的美麗和活潑的生存著。

那天傍晚，我們在大海之前往後的走著並且談到人們在偉大而幸運的時間中好談的一種話。在這些半吞半吐的話語中擁抱著永久……那祇有我來証實在宇宙中只有一種東西是永久存在的：就是「美麗」——無論是肉體或精神的。我們回到我們的村裡，那晚秋傍晚的北地的寂靜薄暮包圍了我們，在院落中的幾個長毛小兒正在狗窠的角落玩耍著。她舉起了一隻按伏在胸前，它在她那長而光亮的黑髮中扭轉著，她快樂的笑著，咯咯的和陽光中拍岸的小河發出的清脆快樂的音樂和應合。在她的胸中滿懷著暖煦而愉快的人在觀。我們沒有人想到她死期將到，她自己更是想不到的。

然後我們喝著茶長談起來，關於藝術生命和愛情。燈光繚繞的燃灼著，且在屋中和暖的氣溫裡散佈著玫瑰花兒的芬香。我們無意的談到生死問題上去，她的話仍然很響澈的在我的耳中：

「我們能活到二十歲或活到一百歲那是沒有關係的。那並不是年齡的數目使我們生活能力疲弱而是那年齡存在的度數。一個人在短時期或經驗著他一個人活過五十歲的經驗。神們給他利益在短時期能擁有人生甜密的人祇需要很短少年限就能達到他的圓滿的發展。我不相信年齡還能儲蓄著再過此等好的時光等待著我們，所以無論如何那是無足輕重的。」

她的面貌有神采的光射著，我覺得彷彿彼時我們沒有看到別的了她的精神的美麗，那較比她肉體的美更美得多。

以後——時至午夜，分別的時間來到——她唱著詩。我知道我久不能再聽到像那時的語聲。她站在我們中間並且唱著法國革命的馬賽詩。她的美麗輕柔的身體顫動著像一座新鐘，她的曼妙的調彈出來，有這樣的力量和光輝：彷彿就像這裡的門壁都在聯合著唱起。那時我才知道藝術上的美能發出最亢揚的意氣！那種亢揚意氣爲上帝所賦而較被酒精的杯子所傳播的還要甜密而美麗的多。

於是那個殘酷的時候來到了。屋裏空氣忽呈寂靜，她向我們輪次接吻，爽快而親密；在那一吻中實藏有塵世的愛和永久的記憶。

我們一齊伴送她在黑暗中到車站去。我祇記得那輪匙投在鎖中的哀聲，當我最後進來，關門的時候……她已經走了。

兩天以後，在一個灰色秋日的侵晨，當我正在用茶的時候，我們接到她死亡的消息同著審判時的詳情。

先生，相信我所說的——我們裡面沒有一個人能想到她是死去了。我們祇覺得她出去旅行去了。她的聲音仍在屋裏響著；我們似像聽到她那時髮衣服的簾簾的響聲，和脚步踐踏的響聲。我幾乎幻想她與我們同桌上一同吃飯並且說：「不要信那話，親愛的朋友們，那直是一種笑談！」

她所帶來的玫瑰花兒仍在那兒擺著，並且在這屋裏放出它們的光輝和芳香來。我們還能看見她的手指兒忙著在整理它們我們覺得她到處存在著。她的語聲和她的輕盈的身體的香氣充溢全室。

在她的死後我們就過著這樣的日子。當我們談到她的時候，我們覺得快樂，毫無痛苦。直到今天，想到她沒有什麼，祇有快樂和生活愉樂的感覺——一點沒有憂鬱，塵土和灰燼，只有光明，愛情和崇高。

祇若能勝過了初的恐怖時期，其餘的自然就順理下去。

諸位，你們看這就是一個青春美麗而可愛的死。

斯渥克斯停止了談話。在面目上他給一種半潛伏著的輕視的微笑。在戶外溜散彈仍繼續放射在我們的地方。斯渥克斯起身出去了。

或者他出去與死相親，因爲聽到它的哨吼聲是青春而美麗的。或者這些聲音能喚起他內心的奇異人生的迷夢，爲我們所茫然的……這極奮勇的考古學家說：「這真是這世間的奇人！」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他。

雙影

善心

初夏節季的一天，當太陽像隻紅色大皮球同西山尖兒嚮痿瘵的時候，唐二爺率領幾名短工人從村東麥子地回家來了。每個人臉上都是紅撲撲地，彷彿剛有二斤白干落下肚的樣子，惟獨唐二爺更是滿面春風地望着自己門口井台上洗澡的肥豬大肚皮露出欣欣然的神氣。農具在一部工人的肩頂的空中斜斜地升起，如幾尊高射砲相似，在鐵齒的尖端或是木柄上還帶回些屬於他們的成績的附產品！一塊黃泥或是幾莖細草。有的人臉上額上着幾若現地遺留着幾粒光明的汗粒。

在頗廣闊的場院里大家無次序地坐着，有的撐不住一天工作的勞乏四肢任性的席地躺下。有兩口「關東」櫃的趁着東家賞給的晚飯還沒有熟，便從腰袋中扯出半尺來長的旱煙管兒吧嚙幾下子，因為整整一下午出賣了他們的勞力，於是沉默封住了他們的嘴，只不時例外地交換些簡短的對話，如關於天氣莊稼一類。

呆了一會兒，唐二爺家裏管麵的小把式把庭院裏樹底下架着的石板棹拿一塊污黑的抹布擦抹了幾下子，唐二嫂便伶俐地拐着兩支圓規腳過來擺開幾副碗箸，另外有一大碗黃瓜醃葱，一碗拌豆腐，和多半瓶白酒直立在棹上嘴張向天空，這時已然有幾隻嗅覺靈敏的蠅子飛落在嫩綠色的葱管上了。

原來今兒個是割麥的日子，這一季風調雨順，收成非常之好，所以唐二爺特別打了半斤酒請夥計們吃犒勞。他一壁看着他們笑嘻嘻地向嘴裏扒送金銀屑似的二米飯，一壁回想起自己在十年以前的種種落

破情景，也和今日眼前這幾個小夥子一樣是拚着血汗在炎天毒日頭底下給人家布種，鋤草，收割，零零碎碎地拖一串兩串錢帶回自己的窄而窄的家裏和妻子七米算八釐地度着窘困的日月。

到後來，計算着自己的儲金有可以做佃戶的資格了，便典來幾畝地，兩口子很勤敏地工作着，而且在河邊支好一間小小的茅棚，養了幾隻雞和豬。因為他底院子小，豬必須常常跑出去檢尋食物，有時一去就失了踪，唐二嫂瞪着紅眼睛上街「落落落……」的叫，嗓子幾乎喊破，直等到日落天黑，若還沒有回響，她只得含着一眶眼淚回去。有時候失落了的那可憐的黑東西跑回家來了，却不是請了一隻眼，便是腿已被人家打爛，後面還跟着個凶橫樣子的人指着她的鼻子申斥：

「賤種，是你的畜牲跑到我們的背脊地裏把嫩苗兒都吃了，走！咱們上村正家裏打官司去罷。」

唐二嫂臉紅紅的，她曉得自己是個外路人，照例只有吃虧，沒有便宜估的。費了兩車好話，還答應下給人家送幾斤菜一壺雞蛋算是賠償損失。同時在飽吃那位「紳士」的皮鞭之下，可憐的黑畜牲才尖起嗓子叫着回家。

誰想這輩子還會有這麼一天，真是應了俗語說的「老天爺饑不死瞎眼的家雀。」……

唐二爺覺得自己的嘴唇有點兒辣辣的了。他高興地陪着他的夥計們划拳吃菜，有些兒酒意上來，便回頭一瞬坐在階台上涼涼的他底妻，這二十多年同甘共苦的床頭人。忽然一個悽慘的畫面映展在自己

的眼前，像一股嚴冬泉水的一激，那一腔高興都彷彿肥皂沫子受了日光，一個跟着一個很快的消失完了。

晚上，七分滿的月兒給場院抹上一層銀灰色的光彩，草花的清香伴着古健的叢樹的清影。黃狗把他的全身圍成了一團在叢樹的清影里假寐。割麥的工人早散去了，唐二爺剛才爲酒所蒸發出來的那塊愁疙疸還沒有下去，他悶悶地拿着旱烟袋出氣，一袋連着一袋，青烟最曼而上而鋪展，和草花的清香拌在了一起。

唐二嫂底碌碌似的圓屁股壓着那條細而長的板棧直響，她看到自己丈夫的默然不語，以爲他是白天工作倦了的緣，便故意檢好聽的安慰他說：

「今年的麥子倒像假樣兒，要是糧價還能支住去年的盤兒的話，趕唱謝神戲的時候，你可以換一件新大疋兒了。」

「唉，這是一年賣苦力氣得來的，不容易啊。」

唐二爺歎了一口氣，臉頰邊不自然地擠出一線笑紋。

「你瞧，咱們的小雞兒也挺填化人哪！別人家都掛着傳雞呀傳雞呀，恨不得給一角錢就把管窩兒換去；看咱們那幾窩倒是壯實實，沒病沒災兒的，一天一個蛋，比寫的還準。那窩豬更不用提，老是肥頭大耳煤鋪掌櫃似的，——等明兒把小雞賣了，小豬賣了，日子不更鬆動些嗎？」唐二嫂一壁捏捏脚一壁打手式的說，「再賣幾石麥，地租子也出來了。等大秋時節再多租他十畝二十畝的，老天爺長眼，再幹上十年，——哼，十年，天津衛打睡話，抖起來了嗎。」

然而唐二爺把他妻子這套辭兒不當做耳旁風也差不了好些，他怎麼也擱不下那塊剛才陸然而結成的疙疸。他覺得自己的財產越多，連帶着跟來的憂戚也越沉重。他想不出什麼法兒來——莫若更確切點說他簡直是不屑來回答他底妻子的話，他只顧有氣無力地把白銅的烟袋鍋子往地上碗。一碗，便迸出來幾粒火星，隨即無聲息的熄滅了，祇

剩下一小堆黑灰。

「聽說劉二拐子的官司也打輸了，他急着要去地呢。那十畝多可

是……」

唐二爺的忍耐已經够了分，他不能再繼續聽他妻嘮叨下去了，低下頭彷彿自言自語似的幽幽地說：

「唉，如果咱們底小英兒還在呀！……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便像一股閃電倏地劈破了唐二嫂的頭蓋骨，她底紅眼睛立時變得更紅，像從里面要迸出一朵火球。而且筆直的瞪視着她底丈夫的多鬚的嘴。

「都說女兒是潑出門的水，早晚是人家的人。——可總比沒有強啊。咱們都是人土半穢的人哪，跟前還空落落的，一題起話來我就把一切逞強鬥勝的心都澆滅了。唉，如果咱們的小英兒還在呀！……」唐二爺又重複了一句，一隻手攥住烟袋鍋子，那裏面的熱氣早已流得罄盡了。

到底女人，這平空飛來的一擊，擊碎了唐二嫂發財的幻夢。眼淚是那麽容易，早斷線珍珠似的直滴了下來。

「哼！提起這件事我就恨的是你，我恨得不知罵你什麼才好，那時難道說不是你從我懷里搶去賣了的。這會子又……又想起她給我添膩胃來了。你算算，咱們的小英兒要到現在不是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嗎。她能够洗衣服，燒飯，照料我們的雞和豬，作得好些事了罷！就是你這狠心賊，老不死的把她賣了，你這斷子絕孫的命，弄得現在一個兒子也沒有，這是你的報應，還想抱怨我不成！啊啊，不過二十塊錢，……不過二十塊錢，就生生地把我一滴肉摘給人家。……人……家了。」

唐二嫂終於委屈不過而哭出聲兒來了。唐二爺在旁邊噓噓地嘆氣又後悔此刻還不是說這話的時候，像這麽直率的叙出一定會重傷自己老伴兒的心底，他想，果不其然。悵然地抬起頭，望見那貼于蔚青色

空出的七分滿的月兒，不由得自心底湧出十多年以前的慘苦印象來了

二

「英兒，別淨顧玩兒了，回去替你媽作活去罷。」

唐二爺放下手里的農具，一壁解下拴在具柄上的手巾，向額部粗略地拭着汗，一壁瞧了瞧在地接子那裡跳躍着的一個八九歲模樣的女孩子。

「是，爸爸。這就回去的。您讓我再捉到一隻，」那女孩答應着而且很嬌縱地一撇嘴，對於這極渺小的一種要求的渴望，做爸爸的也只得沉默了。

這是倒退十年以上的唐二爺底生活。他一回想，首先映現在眼前的就是他的可愛的女兒，有着歡眉大眼俊秀的臉龐和天真無邪的思想底，那時，他們一家還能很安謐地住居于自己的故鄉，那是位置在滸沱河南岸的一處小村莊。唐二爺夫妻兩個，跟前便是這八歲女孩名喚小英兒的，三口人唯一的不動產是他們祖先給留下的十幾畝田地，還有三間草房，沐雨栴風地度着簡單的歲月。好在那時候的農村，還籠罩着淳樸氣息的東方人之美德，加以物價也不如現在昂貴到可怕地步他們又都勤苦耐勞，所以生活確是用不着什麼憂愁的。

這一年，交春以後雨量是意外的稀少，唐二爺預料到自己所有的麥，頂多不過有六七成糧食。他只好把心中的希望挪退在大秋上，想憑自己氣力血汗撈回他在麥子上所受的損失。他自從把精選的玉蜀黍和高粱的種子下到土中之後，直到這兩種植物剛從土里頂出個對生的小葉，他便沒有一天不在田里眼看着她們生長。每天都是冒着濃重的露水，帶了手使的家具，他從自己小屋中走出，一直工作到太陽老高老高的。等遠遠望見小英兒穿着紅色短褂提着飯盆走來了，才放下他的農具，爺兒兩個有時躺在樹的蔭涼里，一面交換談着家長里短的瑣事情，一面極香甜地吞吃高頭，蘸大葱，斟涼水，吃飽了，喝足了，便躺在有潮濕氣息的地毯子上睡一小覺。睡醒再工作到太陽擦黑

有時小英兒在送飯之餘，也陪着她爸爸在田里做一點簡易的工作，如拔草，趕家雀兒，捉螞蚱之類。但也時常因為小孩子好頭的天性而遭受爸爸的申斥，申斥是帶着平和的善意底，所以她並不怕。

交了伏，天氣怪熱了幾天，有經驗的大農已竟知道不是好兆，但他們除了下雹之外，却一無所怕，唐二爺提心吊胆了好幾天，並且常常半夜一驚醒來，直到看見窗紙上的晶明的月光，才把一注心放鬆，且因為地里已無事可作，便彷彿一天一天地過得太慢，巴不得一陣風把莊稼立時秀成了穗兒。

然而來的不是雹子，却是比雹子還兇狠十倍的東西。

那是一天在經驗上認為最暴熱的一天，黃狗坐在井台上喘氣，舌頭伸出兩三寸長，點滴着汗涎，柳梢熱得更把稍長的枝條低俯下來，似乎要想躲到地面之下。田禾像一羣一羣綁在柱上挨槍斃的罪犯，黃黃的身體，疲恭的神氣，太陽氣得圓睜着紅眼，沒人敢看它一看。

村裡人有唉聲嘆氣，喊「老天爺」的了。

冷落的龍王廟變得熱鬧起來。村裡主事的人先到各家各戶斂了錢再檢查皇曆選好一個「宜祭祀」的日子，從廟裡把龍王爺的坐像請將出來，安置在一架太師椅子，兩根粗竹筒穿透了椅子的前胸後背，找兩個身材高大的男人抬了起來，前有銅鑼和堂鼓開道，執事人等頭上俱插的柳樹枝葉，穿街繞巷地一道喧鬧一陣，有的人家小孩子似已聽受大人的指導，手拿盛滿清水的小碗，遠遠向龍王泥像颺地灑了過去這即或因爲手法不準而滴落到抬像者或前後左右侍從們的身上，也引不出來任何惡劣影響，總是笑一笑，一團和氣地向前進行。

龍王爺出巡，又是一來復過去了。

漸漸地，東北方的天空變了顏色，像一瓶黑墨水傾倒之後的顏色，面積且越來越大，黑色的巨雲里隆隆地有沉雷在響，於是「雨來了，雨來了！」的聲響，開始宣傳在小孩的嘴裡。大人們一邊笑着，

一邊喘氣，從村外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往自己的家裡跑，狗也狂吠起來。雄鷄院亂轉，咕咕咕叫個不停，經驗豐富的老人們却一聲都不響。靈自瞪着雙眼，呆望由西北方飛駛過來的一片沒有邊際的雨雲，彷彿那里面藏着不少的神秘。

「你看，有雹子沒有？」似乎覺得這人是比自己大兩歲，應該所知道的也比自己多一點，唐二爺站在柴門前問他的妻。

「說不定啊。——反正這雨一下就小不了。昨兒晚上月亮周圍的圈兒太厚，還怕久雨也說不定呢。唐二嫂吊着兩隻掃帚眉，把小紅眼睛盡力眨了幾眨。

天掙扎着它的暴力，還不肯立即露出它酸雨的結果。當英兒已經把小臉兒睡得挺紅，唐二爺夫妻倆也要脫鞋上炕的時候，才第一次聽見房頂上急瀉的雨聲，花花如奏軍樂。忽然極亮的電火一瞥，唐二嫂吓了一跳，在巨雷聲的震響之中，雨更飄灑而下，小土房頓然像隻小舟飄泊在無際無涯的大海里面了。

雨是從那夜就下開了頭，一陣緊，一陣緩，晝連着夜，夜隨着晝。天永遠像鋪塊廚房中的抹布。白天，在屋里有時竟黑到非點上燈燭不能做事的地步。這樣弄不清是連續了多少日子，唐二爺的臉上的笑紋，是一天比一天減少，之後就變成大鼓面似的緊緊繃着，顏色鐵青得難看。唐二嫂的紅眼邊也越來越紅得利害了。

偶爾在雨陣略小時，唐二爺光着腳巴鴨子跑到村外去看，回來之後，神氣更顯得沉鬱，一句話也不說，有就瞥不住迸出一聲嘆氣出來。小土房久久淋着不停的雨水，房頂也淫過來一大片，這祇有等天放晴時用土灰重新勾抹一層了，堆着糧食的小院也發出一種霉味。小狗不復吠，舌頭也縮回去了。他和人們一樣，啞撒着長面孔儘對那鉛板似的天空出神，渾身的毛一縷一縷地凝結了起來。

像磨似的日子，又挨過去三五天，天依舊是連絲毫放晴的意思也沒有。

唐二爺狠一狠心，豁出去「大秋」一顆米粒都不要也成，只禮告着老天爺能快些捧出太陽來，教地乾一乾好再種下蕎麥去，唐二嫂一乘虔誠地找到上好的紅綿紙剪了作爲祈求早晴的「掃晴娘」，招展地掛在簷頭，「碰頭和尚」很親暱地貼在窗紙上。——經驗上告訴唐二嫂，就有天大的雨也敵不過這兩樁法寶的。

然而，不行「掃晴娘」已經被雨淋得從身上往下直落紅湯兒，手裡執着的掃帚已凝結形成一隻小棒兒；反惹得龍王爺似乎更生氣地把東流里的水一死兒地往大地上澆。澆罷，澆罷，終于是激惱了潭沱河，河開始發了火，半尺來高的浪頭之中纏裹着泥沙爛草且有時會發現有僵硬的家畜屍身廝流而下。唐二爺聽取鄰人的這樣報告了說。

水比消息來得更快，在村人變狗變色地聽到水來的警報，看到山外村逃來的難民時候，他們的莊稼早只露出一尺來高的腦袋，像田野間的細草，村內地勢雖然較高，可是平地的水也快要漫腳板來了。

「怎麼好啊！怎麼好啊！」一道街都是同一的口氣，同一的響聲。「完啦！完啦！」唐二爺把頭髮蓬鬆的腦袋加力搖着，像一具「播浪鼓兒。」從打下雨那天，他就沒有洗過一次臉。滿臉黑泥，活畫出說許書里的濟公。天真爛漫的小英兒雖然摸不清爸爸媽媽是怎麼一回事，但小小的心里也悟到這怕不是好來頭。每當爸爸又拌嘴的時候，便本能地收藏起她底活潑的態度，一個人靠着溼陰陰的牆角眨着小眼珠兒發楞。

雲彩漸漸薄了，半個多每沒有露面的太陽呈現了它的淡白的影子。然而，四野的環境並不怎麼與這村莊有利，嚴重的空氣依然凝着在唐二爺的膠膜上像塊沉重的頑石。

三

那是一個六月初旬的夜晚，一彎七分滿的月亮苦着臉吐出幽幽的晶光照着一片汪洋的水面；才祇不過三五個鐘頭光景，水神神開鐵般的巨掌，擴展自己的佔領區，澎湃的喧聲驚醒了未睡的村民，埋葬了

該死的人畜，更逼走了神鬼鬼祟的一大群逃難的民衆。男人們身上多半只着了一條破單褲，有的抱着自己的兒女，後面拉扯着走也走不快的小脚女人。半個月不安定的生活，已經剝去了她們的美麗和健康，在月下只露出蓬鬆的髮髻，焦黃的臉蛋兒。襁褓中的嬰兒常常因為母體的過度的震動而牙牙地啼了起來。

唐二爺父女三個，也是這等流民圖中的脚色。他有看這，看看那，似乎意識都迷了，弄不清眼前漫漫長途何處是歸宿，默然無語，深一脚，淺一脚地走着，走着。

迷迷糊糊地走了一個整宵的月兒的銀鉤已然褪盡了她的顏色，魚白曉氣從東邊漸漸蒙過來的時候，他意識理身旁的同伴已經少了許多。——那些是有的岔到別的路上去了，有的因為原有許多親近的家庭，却只有自己一個幸運地逃了出來。思前想後已無活路，便勇敢地把自己的身子重新投在水里去。在同一命運中的旁觀者，對這也只有送給或她一聲絕望的嘆息。老年人搖搖頭，眼淚珍珠似的下落。道：「可憐啊，年紀青青的，——這是什麼年月啊！」有丈夫在身邊的女人雖然還想不到死，也是合着兩手掌祈禱着，希望老天爺能夠大發慈悲，讓她們有重回故土的一日。

人到落難時，一切親戚鄰里的情分便爲之消滅了。唐二爺前後左右的搜尋，竟找不到一個可以呼助的人。他看一看一擱一拐地跟在自已後面的妻，瞪着兩隻死魚似的眼睛的英兒，他沒有話可說，眼前展開來的是一片黃金色的麥子，一片汪洋的水，一片空虛！

於是他們來到一座陌生的村鎮路口，這里正有一小堆安居樂業的人們噓噓嚶嚶講着這里那裏發水的消息。小孩們情態怡然地笑着跳着。這一樣的天地，兩樣的人間，給唐二嫂中了電一般地撲倒在地，抱着腳哀哀地哽咽，小英兒也吓得臉上全無一點生人的氣色。

「怎麼了？起來走啊！——不走怎麼辦呢？唐二爺喘吁吁地說。
「走上那兒去啊？」從女人底喉嚨里像他強擠了出來的樣子。

「那個……」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看熱鬧的已然有幾個把身子向這里移動着，小孩跑得更快，都走近他們的跟前，並且都把頭一個個眼風送給爬伏在母親身邊的小英兒。他將要說什麼呢？逃出來太匆促了，連幾年積蓄所得僅有的二十幾塊袁頭，都埋在炕洞里的……走了這麼一宵半天，肚子里也不禁咕咕地響起來了。

太陽在槐樹後邊露出圓胖的硬臉，雄健的牡狗衝着陌生的唐二爺父女三個暗暗地吹了幾聲。這時從村里又傳來人的言語和脚步聲音。

「怎麼樣？一點也不能扎揸着走嗎？」唐二爺焦急地發問。

搖搖頭，唐二嫂更補足了她的意見說：「要是沒有活路，我還扎揸着可以走得動。你瞧，咱們四個肩膀扛着兩個腦袋，偏又帶着個累墮孩子，捨了一片家，那兒有咱們安身之處呀？」

「真是個累墮，這孩子。」唐二爺心裏說話，不由自己用火一般的眼睛看了看英兒。他突然覺得眼前露出一線光芒，一粒微明的火花，迸發自他們唯一的孩子——小英兒的頭上。

「啊，活路嗎，只有一條……」他把臉一揚，但天性良心隨即把底下的話按捺不使發出聲音來。「是親生的女兒喇！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喇！」他覺得從腳底下有一股冷氣直直上冒，彷彿自己已變成犯罪的人，立即在法官面前等待領受重刑的判決似的。

「什麼活路，你說罷。」唐二嫂苦着臉說。

看到這甲越聚越多的村民之群，唐二爺老着臉也說不出他所想到的最後的計策。但好事者的旁觀人見到他這付尷尬神氣也就發了話。

「你們是河南鄉逃來的罷！」

「那里的水有多麼深呀？」

「那怪俏皮的女孩子可是你們的閨女？」

對於這些問句，唐二爺統拿一個「是」字回答了。眼睛忽然亮了一亮，話已竟逼到舌尖，

「老媽親，那位行行好救救這女孩子的命。……我們……我們也好弄幾個錢到別處找個可以安身之處。……」

「什麼，你的活路就……賣孩子嗎？呸！」從唐二嫂的烏青嘴唇迸出幾聲唾沫。

然而事實却明顯地擺在這里：唐二爺不能放棄他自己對生命拼扎的欲望，他決定了心意必須同生活打一回交手仗，在感情上當然任何人也捨不得硬把親生骨肉兩兩分開，但他居然還有點理智，他看得很清楚要是顧全感情的話，三個人中一個也不用想活。

這一個生死之結不久也被強執的唐二嫂解開了。她掙扎着站起身來，一隻手緊緊地攥着小英兒的手掌，彷彿要多多給她一點愛撫似的。做父母的兩個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們的可憐的孩子一眼。而在英兒底小心靈上却難以悟到他們究竟是打的什麼主意，她底眼睛還有暇逸的時間把另一個看熱鬧小孩子手裏攥着的一隻大青蛇瞧出了神。

「咳，慈善是慈善，這年頭兒誰有閑錢置這麼個張嘴物。」一個村人說。

「北街郭財主家不是想買個丫頭嗎？瞧這孩子模樣兒還不錯，我帶着你們，試試看罷。」又一個村人說。

「您真是行好。」唐二爺接連着作揖打躬的說，眼角里還噙着一泡淚。

他陪着那個介紹人走進這鎮市的中心，有時對面來的人似乎已然曉得了他們的用意，便輕薄地投着他們一個冷笑，他感覺羞惱到極點：一面想找個地縫鑽下身去，一面又恨不得打那人一拳。

唐二爺在那位財主家裏說了二車好話，交易方才妥協，他伸出顫顫的手接了人家二十塊錢。既至走出大門以外，却見自己的妻擁抱着小英兒哭得淚人兒相似。她們聽得門響，唐二嫂瘋了似的喊：

「不賣了，我們不賣了！」

「……」唐二爺緊緊地咬着下嘴唇，眼睛眨個不已。

「錢已竟給了，你們快點走路！」一個家人模樣的小夥子催促着。唐二爺下了最後的狠心，跑了過去從妻子手裏把小英兒搶了過來。

四

十載的時光只給唐二爺的嘴上添了兩撇鬚鬚，唐二嫂的鬢邊添了幾根霜髮兒子雖然沒有，但在這村里他們已經可以稱得起是個財主。

財主便有財主的威嚴：早先是備受人家欺負的，如今却一出門就有人向自己打拱陪笑，說些雖然不盡是事實，却讓自己受聽的話。村里的「紳士」名號不求自來，常常挂在唐二爺的身上。兩個人打架拌嘴，得了唐二爺的一言解勸便可以化干戈為玉帛；兩家因為地畝債務打官司，唐二爺的話便是定而不可移的判決。唐二爺的屁是香的；唐二爺拉出來的屎，被風一吹，便成了澄澄的黃金。……

今兒晚上，喝了幾杯酒，唐二爺一肚子的喜事像出山泉水似的咕咕嚕嚕往外冒。時間距離得大遠了，英兒的模樣他已記不甚清楚，何況又有個新近發芽兒的火花。他借着嚙嚙的酒意向唐二嫂說道：

「哈哈張有意給我說個小，你瞧怎麼樣。說個小並不是爲別的，只要能養個大頭兒子就斷不了咱家的後代香煙了。」

這話碰到唐二嫂的耳膜上，又酸又辣，就像吃着芥末一樣。她想這固然也是自己的不是一種女性的自尊心便她挺起脖子來大聲說：

「哼，誰叫你把英兒賣了，報應哩，報應哩！要是她在的話一個能招十個來的；況且英兒若活到腳下也成了十八九的大姑娘了哇，她底模樣又俊，憑咱們如今的家當，招養個小女婿子進來，檢樣兒挑，不比你要小自在得多嗎？你想罷，命里有兒子子孫媳婦早就給送來；我能養活那麼大個閨女，就不會養活小子嗎？你這又是聽了哪個野王八鬼子的蛋話！在門後頭撕嘴去罷，背地里拿個鏡子照照，好家主兒的姑娘誰嫌你這老白毛！不好的呢，進門就得惹氣。哼！你瞧楊八不是叫小老婆給氣跑了的嗎。開個歸齊孩子也沒養，人離財散一場空，還給他架了個大玉八蓋子。……咳！反正由你想去罷。」

了五個女孩子，先後把兩隻小腳向上筆直地倒豎起來。男子運用足力使車輪緩緩轉動，越轉越快，四周的喊聲響着便潮水似的湧起來。

第二幕是一個較前更幼稚的女孩子把她的辮髮散開，髮根部緊緊纏好在一架丈餘長的繩子上。由另一個人把竿尾上的粗繩扯緊，那女孩子就手舞足蹈地騰空而起，起到三尺來高的地方，再由一個女孩把她的身體送到這繩子之長所能達到的科度，一撒手，她便像打鞦韆似的前前後後飄蕩起來。她底兩隻小脚用力蹬踏着，最後幾乎那繩子竟和地面成爲兩條平行線。這時候，有人拋給她一身短衣，她很巧妙地接過之後，便一壁悠悠蕩着，一壁把短衣穿好，原來那是一身鄉間牧童的服裝；她又從衣袋中掏出一把小小摺扇，一邊扇，嘴裏還宛轉地唱起「小放牛」的吹腔兒，像小蜜蜂兒叫喚似的，又是一陣喧嘩喝采，起於四座。

但每天最精采的節目却還在最後，那便是名叫「上天械」和「綵軟繩」兩項。這兩項都由一個長得最美麗的十八九歲的少女獨演。她是一身水綠色的短衫褲，瘦瘦地裹在身上，露出來胸前一對蓬蓬的乳房。她先一步一步地登着用幾十把竹刀拴成功的長梯爬上光頂，在那上面揮扯一面「順風旗」，來一個「夜叉探海」的式子。之後是每一隻手捧着一個鐵球，腳踏軟繩走過來走過去拾起鞋底兒給人家瞧。當她底身體再回到立柱的尖頂上時，忽然賣弄了個絕招兒，用兩隻脚尖勾住竹刀「倒垂蓮」向觀衆拍了兩下巴掌。隨即故意把身子一挺，看的人都覺得眼前滑過一片翠綠，看她已經像隻小燕子似的飛落下來，胆大的也禁不住「呀」了一聲，但她却陡然一轉身，在半空中扼住了早晨繫就的長繩，小耗子似的跑到地面。

打鼓敲鑼，一天的表演就閉幕了。

單說唐二嫂，在由會場往家裏走着的時候，忽然覺得褲子裏涼陰陰的，先是納悶，再一想也不由自己笑了起來。

五

晚上，夫婦倆藉閒談折磨白天爲公爲私的勞倦。

「年頭兒真改了。像這樣豁出性命的玩藝兒，我活了四十來歲，這還是頭一遭兒看見呢。末了那好看的大姑娘一個出手的剝斗，直吓了我……」底下的話唐二嫂不好意思說出來，只抿着嘴兒笑了笑。

「是呀，這一撥兒馬戲班子確乎是有些真格的本領。聽說……聽說她們都是新安鎮一醫子的人，那是咱們的老鄉親啊。」

「那幾個小姑娘真是一個賽着一個的好看哩。」唐二嫂贊嘆着說「我知道那個從天梯上打下剝斗的就是她們班裡頭最紅的角色，叫做小白菜。」唐二爺心裏有事：他的眼珠一轉，想起今天早晨在村公所吃酒的一幕喜劇。村正是誠心，唐二爺也有意，想拉攏小白菜給二爺做小星，說有一千塊錢就做得到。他此刻正在鈎心鬥角地想個拓街踏過唐二嫂這一道「娘子關」。

「是呵？」

「我還跟她說了兩句話兒呢，」他門近了言說的鋒茫，臉上却一本正經地說：「大前天，他們才到的時候，班主去拜望村公所，恰好我同王老萬他們都在所里商量怎樣去縣里借十名警察好維持會館的秩序，他領着這一班姑娘去了，見面都給我們請安磕頭，小白菜也在其內，穿着一身素淨衣裳，顯得怪不錯的樣子。而且……而且還摸不清從那一點兒上看，有些像小英兒。」

「噯，可憐，可憐。長得那樣好，可偏生來的這般奔波命！幹這行子性命干連的事，一個翻不靈便，腦袋不礙在腔子裡頭去嗎？要是我養的可捨不得。」

「這算得了什麼呢；她們有時候還得逼着陪酒，陪人家睡覺呀！」唐二爺往前又突進了一步說。

「她們不是賣藝的嗎？爲什麼肯做這樣下賤的事？」

「你糊塗，淨賣藝一天能掙多少錢；那麼些人的嚼穀呢！反正她

們都是班主花錢買的，叫幹什麼，就得幹什麼！」

「我要有女兒，再也不肯叫她們受這樣的苦處。」她又重複了一句說。

「那自然！這些丫頭們都是小時候用錢買來的，只當是牛馬！」
「唉！不知道她們的爸爸媽媽怎麼這樣狠，生生地把自己養的孩子往火坑里投進去！」說到這里，唐二嫂底喉頭像忽然堵住了什麼東西，登鼻涕眼淚一齊來，她覺得如果她像小白菜這樣一個女兒。不，她更覺得如果能够把小白菜認做了自己的乾女孩，再招個乾女婿子麼的，也省得自己丈夫起意弄小老婆了。

她想了想就說：「你在咱們村里也可以拿得起幾件事來的。等戲唱完了的時候，何妨把小白菜領到咱們家里給我細細地看看。」

聽了這樣的話，唐二爺的心花兒都迸開了，心里想，「有邊兒，等生米做成了熟飯，就由不得你不答應了。」可是外表仍假裝沉靜地回答說：「那有什麼不行的，明兒個戲散之後就叫她給你磕頭來罷。」

六

第二天一早唐二爺就喜揚揚地換了件新做竹布長衫，說是到村公所去辦公，家裡除了幾個長工以外，只剩下唐二嫂一個人動動這個，摸摸那個，她感覺今天的太陽走得太慢，更時常由仲夏的南風吹送到耳邊的鑼鼓聲，喝采聲攪著她的心不得一刻兒寧靜。坐在炕頭上，兩隻腳覺得沒處放；在庭前散步時，兩隻手臂又成了累贅。像熱鍋上螞蟻似的，她終於鎖上了屋門，想到街上散散心，並藉此買一點手使的東西。

街上人真不少，男男女女的都是不約而同地往村西會場的方向走去。沒有人注意她，她越發感到孤零零的了。她走到豬肉舖門口，掌櫃的老陳正在一個人看家，瞧見了唐二嫂就笑嘻嘻打個招呼說，「這日子口兒咱怎麼還在家裏悶着，不看看馬戲去嗎？」她禁不起人家甜言蜜語的奉承，心裡一高興，說，「你給我拿一毛錢的肉，要新鮮的

。」老陳答應了一聲，趕緊在刀砧板上挑選了一塊肥嫩的片子了薄薄一片，用張綠葉兒托着遞給她。

唐二嫂又走到菜牀子檢了幾樣菜蔬，叫賣菜的一總拿細繩兒網上。抬頭看看太陽已竟壓了山，便扭扭捏捏地走回家去。她一邊走着，一邊揣想着這時候這美麗的小白菜一定也跟昨天一樣，在萬人眾目下登上天梯玩着驚奇的遊戲，……忽然那小白菜搖身一變，變做的粉色的蝴蝶兒，翩翩招展，引得她下意識的一揚手，蝴蝶兒應聲而落在自己的懷中，不禁吐出口來「呀」的一聲。

x x x x x

黃昏：編蝠正想跟太陽捉迷藏，太陽却已躲在青青的山後，唐二嫂上街回來，精神覺得特別興奮，她也莫名其妙，是怎麼回事。當她剛要躺在炕上休息一會的時候，外頭有人拍了一下門環，隨即開進兩個人影：前頭的一個唐二嫂不認識，後面的却是自己所想見的小白菜。她已竟換穿上一件簇新的竹布褂，兩隻眼睛水汪汪地注視着唐二嫂。來人向唐二嫂做出極謙恭和藹的態度說，「二爺說先叫「小」姑娘過來陪您說話兒，公所里有事，他須上燈後才回來哩。」他隨即客氣地道了別辭，走了。

唐二嫂確是不屑於應酬這個類似差役的客人，她一心是撲在小白菜清逸的體態上，「姑娘，咱們上屋里說話兒去罷。」她的語音里含着無限熱誠，與無限憐憫。

小白菜答應了一聲，臉上羞澀的像酒上一些緋色。在她底眼中，過去爲自己的顛連困窘的命運所逼，還蓄着有晶瑩淚的影子。

唐二嫂親切地拉着小白菜的手一同在炕上坐下，看看她的髮辮，看看她的鞋腳；越看越愛，不覺感觸激動地說：

「可憐的孩子，我聽說你們班主淨虐待你們，是不是？」

這句話勾起這少女一切積壓在心底的傷心事，原只可以背地偷彈淚珠兒撲簌簌地暢落了下來，但一時竟無話可說只哽咽地淌出兩個字

「太太……」

「你有那麼好的武藝，一大把一大把的給班主掙錢還不夠嗎！」

「太太，不是誰養的誰也不痛啊！您那兒知道我們底苦處，我們從一小給狠心的老家兒賣把人家，這一進火坑便跟騾子馬一樣，什麼罪都受着，玩藝兒學不會，就拿蘸上水的皮鞭子抽。甯了不許睡覺，在地下一跪幾個鐘頭，餓着也不給飯吃。……天底下的苦都叫我們姊妹受盡了，這可怨誰呢！做爸爸媽媽的不是貪圖幾個錢，賣了我們，何至於受這折騰呀。」

小白菜更繼續地說，「太太，您這體態兒多溫和，多好善，我若像您這樣的媽媽在一塊兒的話，心里也痛快許多哩！您看我在班子里混了十年，一年三百六十天，那一宵會塌塌實實地睡過覺呢。」

「記得在我十五歲那年，自己實在受不了班主的虐待，一天月黑下悄悄偷跑了出來，才爬出院牆，他們知道了，把我追回來綁在柱子上，凉水蘸皮鞭，先灌挨一頓飽打。還不解他們的恨竟到了裏腳帶，拿燈紅的火線子烙，我的脚心。啊！那時立刻給我痛得昏了過去，到如今一想起來心里還是別別地跳。這樣又整整受了四年罪！我今年十九歲了！——想走走不了，想死死不成，每天練武，晚上還被逼着做那下賤的事：陪酒哪！唱曲哪，毫不敢反抗地領受人們的蹂躪，掙了一大把一大把的錢都叫班主拿去……」小白菜很興奮地敘述她過去的生活，好像在法庭上受法官的鞫問，深深地暴露被告人的罪狀一樣。

唐二嫂被感動得濕，紅眼圈「可憐的孩子，你若是我底女兒，怎捨得叫你受這麼大的罪啦。」由於同情的牽引性使她又懷念起自己的小英兒來了。

「太太，我這樣苦命人哪里有那麼大的造化，修來像您這樣「菩薩一般的母親呀！」

「你不知道」我底女兒若在家裏的話，也和你是一般的年歲了。可是她還沒有你這麼好看。」

「您底小姐是幾歲上丟的呢？——是得的什麼病！」

「唉！要是病死的也用不着後恨哪！提起來話就長了。」於是唐二嫂略略把過去的事情說了一遍「不賣她我們也到不了這兒；可是賣了她，這一輩子却永也見不着她了。我還把她的小模樣兒記得清清楚楚地，……」

「什麼！」小白菜說不出來的一陣激動的說「您們也是潭沱河南六里屯的哪？」顯然在她上水似的心靈湧起一股熱烈的泉源。

「嗚是喇！」唐二嫂帶點兒神經質的說，「我們的英兒要是還在的話，身量儘管長高；那……那屁股蛋子一顆砂紅記怕一輩子也不會消掉的罷！」

「太太……太太」小白菜底喉管忽然像梵唄玲上面的軟帶聲音顫動地說，「您說什麼紅記……紅記！」她立刻甩開了被唐二嫂握着的「一隻手，一騰身站了起來——」

「媽媽，媽媽……我就是您的女兒啦，小英兒可是我底小名兒嗎！」她像迷過了電擊一般的，全身倒在唐二嫂的懷中。

這幾句話給唐二嫂心靈里一閃彷彿天崩地裂似的變化。她本能地攬着小白菜的纖腰，從她肥肥的褲管伸進一隻手去，試探，搜尋着，摩撫着，嘴里吃吃地發着嚶語似的話語。

「你……你……可憐的寶貝兒，……你真的是我那小英兒回來了哇。」

小白菜興奮得瘋狂了一般，摹仿着十年來所獲得的拿親子之愛所換來的武藝招式跳着躍着，十年的幽憤似乎一下子都發洩個罄盡。

窗紙上灑開一片水似的月光華，照着屋里擁抱着這一幅母女重圓的雙影。同時，準備金屋藏嬌的唐二爺，却在村公所裏的喜筵間，這個灌他一鍾，那個陪他一盞，醉醺醺地做他未來的桃色夢。

攜帶着燈籠的人們

斯蒂文生作

林 柘譯

那些孩子們每年秋天聚集在某一個東方的漁村裡，在那兒，他們高度地享受了生存的快樂。那地方似乎是爲年青的先生們的消遣而造出來的。一兩條充滿房屋的街道，大半是紅房，有許多蓋瓦的；一些美好的叢樹圍着牧師住宅與墳園，使大街成了多蔭的長巷，許多比平時更有光彩的開花小園子；曝曬着的魚網，在後面笑罵的漁婦；一陣魚的氣味，一陣好聞的海草的氣味；幾次吹到街角的飛沙，寶高爾夫球與罐裝糖果的店舖；另一個寶值一便士的匹克尉克（著名的雪茄烟）與「倫敦雜誌」，我愛它那些動人的插畫，還有幾本小說，我愛它們的有深意的題名：這些，就我所記憶的，是那小城的成分。你要想着這些是在兩個多沙的海灣之間一個土碑上的：旁邊有稀疏的別墅——足以給孩子們與輔助他們的父母們住，不足以（還不足以）使景色都市化：前面，一個岩石的港口；再前面，一縱列灰色的小島；左邊的沙灘與沙圈，一片隱藏着洞穴的荒野，跳躍的兔子與高飛的海鷗給添了一些生氣；右邊，一行向海的巖石，遠隔的參差的懸崖；崖邊有一座古代大堡壘的殘跡；許多小灣在中間——一時沉入陽光下的寂靜，一時在風牛呼哨，在辰起的浪濤間喧嘩；那些洞穴與有覆蓋的凹處透出茴香與青菜的香味，崖邊的海上空氣活潑，清潔，而且銳利——最前面是巴斯巖，向海中傾側着像一個猶豫的沐浴者，浪花用白色圍了它，塘鵝環繞地依附。它的頭頂，像一片廣大輝煌的烟霧。此外，這中意的海濱對於破船的人是神聖的；巴斯，在幻想的眼中，仍會透出傑爾斯大帝色彩；在幻想的耳中，坦塔隆的拱道間仍有馬蹄的聲音，與拜爾茲開特的號令響應。

如果你是一個孩子在那兒過夏天，沒有損壞你的日子的東西，除了樂趣使你麻煩。你願意去玩高爾夫也行；但我似乎會經過得更好。你可以隱身在「夫人路」上，某一個幽暗的接骨木所遮的小路，空氣使那兒蓋滿了與草一樣綠的蘆葦，水邊各處點綴着沒有屋頂的橋樑，是隱士們寒冷的家。使自己適於生活，並特別着眼於學得吸煙的藝術，這簡直是住在那兒的孩子們所共同的；你也許看見過一支值一便士的匹克尉克煙，用一個鈍刀誠實地均分開了，谷中便散蕩了那些學徒。再者你可以加入我們的捕魚團：我們棲坐在那兒與塘鷺一樣密，一群小釣者，男孩

子與女孩子，互相從頭上垂釣，弄得釣絲纏結得極亂，鯨魚失去了，結果是尖聲地互相責備——聲音真像鷹那樣尖。的確，如果只有這些事，你也許常常照辦了；但釣魚縱是好消遣，鯨魚難以被認爲席上的美味；而一個孩子應當地他所釣着的都吃下去去是一種名譽問題。再或者，你可以爬上勞崖，鯨魚的頸骨在那兒立在嘶嘶的風中做標記，望得見許多州郡的外形，許多小城中的煙與尖塔，與遠處的船帆。你可以沐浴，有時在好天氣的微風中，有時在狂風裏，沙粒打你裸露的皮膚，你的衣服從它們的守護的石頭下面向四處擺，大浪的泡沫先把你頭推得向前倒然後淹了你的膝。或者你可以探查隨潮起落的岩石，最好在春天的退潮中，那時山根也暫時發現了；隨着我的嚮導從這一人羣到那一人羣，在滑動的混亂中摸索着破船的遺物，跋涉在池沼裡追着海中可厭的生物，總要用眼向後望着潮下的沼澤與你的退避處之惘惘的界限。然後你可以去學魯濱婦，這話總括了一切在戶外吃東西的事；也許挖成一個屋子在沙地的邊緣下面，用海裡的東西點起火來，在那兒煮蘋果——如果真是蘋果的話，因為我有時猜想着商人必用劣等的完全當地的水果欺騙過我們，放在火旁，就會分解成沙塵，烟，與土的；或者趕到坦塔隆你可以多草的庭院中一面吃夾肉面包一面幻想，當風在有裂痕的小塔中嘶叫的時候；或者沿岸攀登上，吃野櫻桃，（我敢說，基督徒最不該做的）從一棵在岩石下生根的冒險的櫻樹上摘，它在那兒受東風的搖動而寒顫，狂風用鹽把它銀裝了，在荒涼的境界之間它生長得那麼奇特，使它吃它的果實一事也成爲冒險的了。

在這麼多愉快的記憶也夾雜着一些悽慘的。比如，關於那漁婦的，她在坎提灣割了她的喉；以及我如何與別的孩子們跑到奪專的頂上去，看見一隊靜默的人護送一輛車，在車上，網在一個椅子裏，喉管縛着網帶，網帶上滿是血的——可怕呀！——就是那漁婦，其後她繼續纏擾着我的心思，甚至今天（我一回想那景象）也使白晝無光。她被安置在大街中的一個古舊的小牢裡；但她是否死是那兒，因爲聰明地怕得到極壞的消息，我沒有問。她是常喝酒的，那只是一個黑暗的悲劇；過了這些年，在我記憶的小冊那可憐的瘋狂的罪人會仍然被枷在的車上，這似乎很奇怪而無情的。我也不容易忘記在奪專的某一個屋子，一個生客死在裏面，一個邪惡的老婦人繼續獨自地與死尸住下去；也忘不了這老婦人如何對我與我的一個表弟懷恨，在可怕的暮色中，當我們爬在樹牆上的時候，她開了那死人的屋子一扇窗戶，咒罵了我們，用尖銳的聲音與深刻地選擇了的言辭。從這可注意的經驗飛跑着下了小道的是一對極沒有人色的頑童；但我有一種更不確定的感情，由恐懼與歡喜合成的，當我回想晝夜平時暴雨的旋繞的時候；作喇叭聲的狂風，一陣陣的疾雨；捲了四角帆的船隻急駛向港口，那兒也是危險的，因爲如果有些東風就難以處置了；女人們帶着風飄的圍巾群聚在碼頭的最前面，那兒（如果命運反對她們）她們會看見船隻，大火與兒子們——她們全部的財產與全部的家庭——在她們眼前被浪吞了；於是（我只見過一次）一羣鄰居儼道着那樣的一個不幸者回家去，她在他們中間喊叫着，掙扎着，一個幾乎非人的角色，一個悲劇中的狂婦。

有些事物我回想起來覺得有興味；但我記憶得最深切的我直到現在還沒肯說。那是一種當地特有的遊戲，也確是我們在那兒兩月假期中的一禮拜左右所特有的。也許現在它仍在本地盛行着；因爲孩子們與他們的消遣常受大人不了解的定期的強力所支配，所以陀螺與石彈在它們相當的季中重現，像太陽與月亮一般地有規律；蹩骨遊戲的無害的技術見過羅馬帝國衰亡與美國興起。它也許仍在它的本地盛行，但別處沒有了，我相信；因爲我自己曾試行介紹它到威塞得去，而可悲地失敗了；它的魔力只限於當地，如同不能外運的鄉間的酒一樣。

它的開散的情形是這樣：——

近九月末，開學期快到而夜間已經漆黑的時候，我們開始從各人的別墅衝出來，每人帶着一個錫製的牛眼燈。這東西之著名已使它在大小列顯的商業中劃一道深痕了；雜貨商們，到相當的時候，開始用我們的特種發光體裝飾他們的窗子。我們帶着它們，扣在腰間一條玩板球的帶子上在它們外面，這就是遊戲的嚴格之處，要有一件扣住的大衣。它們有不好聞的水泡製的氣味；它們永沒有燃燻得很好過，雖然總會燒我們的手指，它們的用處毫無，對它們的樂趣只是幻想的；然而一個孩子在大衣下面有了牛眼燈，就別無所求了。漁人在他們的船旁設着燈籠，我想，我們的暗示是由他們得來的；但你的燈不是牛眼，我們也不會以做漁人遊戲。警察把它們帶在腰帶上，這一點我們顯然是學他們；不過我們沒有裝做警察。盜賊呢，的確，我們恐怕時時想到的；我們也定注意到燈籠更爲普遍的那些過去的時代，與一些故事書，我們看到燈籠在其中很顯重要。但從全部看來，對這東西的興趣是獨立的，我們覺得做一個大衣下面帶牛眼燈的孩子就够好的了。

當兩個這樣的孩子遇見的時候，就要有一句担心的「你有燈籠了麼？」與一句感謝的「有了！」這是暗號，而且很需要；因爲，掩住我們的光線既成了定例，誰也認不出來一個攜燈者，要不是（像臭貓那樣）用嗅覺。四五個孩子有時候爬進能載下個人的四角帆船的船底，頭上只有棧手的坐板——這爲船艙常是鎖着的；或者找某一洞沙地的洞穴，在那兒，風令從頭頂上吹過去。於是大衣解開了，牛眼燈露出來；在混雜的微光中，在黑夜的多風的大廈之下，被燻錫的蓬飾之氣所鼓舞，那些幸運的少年先生們擠到一起，在沙地的冷沙之間或在漁船的鱗狀鱗底裡面，用不適當的談話使自己快樂。真可惜我舉不出幾個例來！——他們對生命的一些預測，或關於人類與自然的原理的刻的問題，它們是那麼熱烈的，純真的，他們是那麼富有勇氣，那麼浪漫地年青。但談話無論怎樣也是一種調劑；那些談資本身不過是攜燈者生涯中的事蹟。這幸福的要求在於黑夜獨行；燈門關上了，大衣扣上了；沒有一道光線透出來引領你的腳步或顯耀你的光彩；只是一根黑時的柱子；而在所有的時間中，深深地沉入你優子的心之隱處的是知道你有一個牛眼燈在腰帶上，並且爲這自知而喜，歌唱。

二

據說一個詩人曾早死於最愚笨的人的懷裡。這（不算第一流的）詩人之幾乎由各方面看來雖死猶生並做了占有他的人的生命之精髓的話，固是頗可爭辯的。對於人的想像之善度與其不守的幼稚我們還沒有公正的品評。他的生活從外面看來也許像一堆粗泥；在它的內部會有間他樂於居住的金屋；在與他的旁觀者所見一樣黑暗的小路上，他會有某一種牛眼燈在腰帶上。

按出比當斯所過的更不快樂的生涯怕是很難，據「老白萊報」所述，這吝嗇人是最卑劣的迫害之下的犧牲者，是他的隣居的鎗靶，他受了僱工的苦，他的房屋被頑皮的學生圍攻，他自己切齒憤怒而懦弱地跑去控告這些小針刺了。最初你奇怪會有人願意在那麼缺乏魔力與尊嚴的生活中再過下去；然後你想到如果他情願，如果他不做吝嗇人，他能够即刻離開與那些磨難，也許會給他自已造一座府邸，出行時帶一隊護兵。爲了我們不能評價的，也許我們會嫉忌的對更隱秘的快樂之愛好，那個人已經甘心地捨棄安適與願慮了「他以他的內心爲一個國王」；擬入開首像是土堆的那個內心，我們便發現無價之寶了。因爲當斯必會懷着對權力的愛好而不屑於用它，這性格本身已是高貴的；輕視許多種樂趣，大部是通常稱爲智慧的；輕視不可避免的終結，那人類的最好的特色；輕視人們的意見，又一種道德的原素；而在一切的反面，有一個與你的我的相同的心，哀鳴着一隻狗，欺騙人像變戲法的，但仍然指向（某處或其附近）一種習俗的標準。這是一幅室內的畫像，霍桑或者對它

有相當認識；然而霍桑也不行，因為他是心思溫柔的，從他的心裡不能給我們創造出來那苦難人的脈膊之跳動，他的趣味之狂暴的能力，與把握他所不知道的東西的他的願望之闊綽；不知足的，瘋狂的的，一位帶著萎靡的神。這樣，至少，看進那苦難人的內心，謹慎的考究發現了那詩人在生命的高潮中，的確，有比普通走入敘事詩的更多的詩意之熱火；跟着那鄙陋的人到他的冷燈邊，來往於他的不適的家裏，看得出來他內心的快樂之火燄。其他不僅靠面包也靠着一些藏在胸中的或者是幻想的興趣生活的人們也是如此；他們在躍動的生活場上沒有一種特長去與他人的相周旋，然而，也許在默想的生活與聖人同坐。我們在街上看見他你，我們數得過來他你的衣鈕；但天知道他們在那一方面驕傲！天知道他們把他們的寶藏放在甚麼地方！

有一段傳說中頗有生命的真諦；那傳說敘述一個和尚走入樹林，聽衣一隻鳥兒開始歌唱，聽了一兩聲，然後回到廟門前却發現自己成了一個生客；因為他已經在外面五十年了在他的全體向伴中只有一個還活着，還認識他。不只在樹林裡這這人的鳥兒唱歌，雖然他或許是生在那兒的。鳥也在最悲哀的地方唱歌，那苦難人聽見他，笑了，歲月就成了瞬間。沒有用別的器具只用一個氣味不好的燈籠我就在裸露的沙地上引他出來了。一切不僅是機械的生活都是由兩股線組織成的：尋找那鳥兒亦聽他歌唱。只是這一點才使生活那麼難以評價，使每個人的生活之快樂那些難以傳達。只是對這一點的了解，與鳥兒會對我們歌唱的幸運的時間之記憶，使我們翻閱寫實主義者的書冊時心裡充滿那樣的驚奇。的確，從那兒，我們看見一幅生活的圖畫，就它所表現的，是淨泥，廢鐵，卑鄙的願望與卑鄙的恐懼，我們所着於回想的與我的不關心是否忘記了的事；而我們聽不到關於那吞沒了時間的夜鶯之歌的消息。

那些浪漫小說作者的境况是極難推測的。他們做過小孩子與少年；他們會踟躕在愛人的窗外，當時她大半正寫信給另外的人；他們會坐在一張紙之前，覺得自己正是擁擠的詩句的土地，而其中的一行也流不出來；他們會獨行在林中，他們會走在無數燈火之下的城市裏；他們會迷惑，他們會憎恨，他們會恐怖，他們會苦想去手刃一個人，也許就實行了；生命之狂放的滋味刺激了他們的口味。或者，如果你否認他們曾過過的，至少有一種樂趣他們深嘗過——有他們的著作為証——成功的文學創作之熱切的樂趣。然而他們使地球上充滿書冊，它們的智慧引起我失望的贊美，它們對於一切我認為存在的一貫的虛言引起我失望的憤怒。如果我沒有更高的希望，只能連續地迴旋在無味的瑣事中間，只能被他們以包圍並鼓舞他們書中主角的那些卑微的希望與恐懼所感動的，我敢說我現在就會死的。但我還不會有一點鐘過得那麼沉悶；假如我在一個鐵路交會處時候，我會生出一一些散亂的思想，我可以數幾種記憶，這些浪漫小說的全部與它們比起來似乎只是廢物了。

那些作者會反駁（如果我沒有看錯了他們）說那是實在的；說他們自己與別的有（他們所謂）藝術家資質的人們都有同感；說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例外，我們似乎應當自愧，但是我們的作品必須專與（他們所謂）平常人發生關係，就是非常沉悶的人，除了極鄙陋的思慮甚麼也不知道的。我接受這論點。我們只能由自己了解他人。藝術家的資質（該死的說法！）並不使我們有別於我們的同國人，否則我們就不能寫小說了；平常人（天殺的名詞！）正與你我一樣，否則他就不平常了。把後一個名詞認為專用於貝明翰的是惠特曼；但惠特曼很清楚他知道，也很大地方指出來，平常人充滿了快樂與他自己的詩興。那種對於生活之沉悶與人類之鄙陋的絮說就是高聲宣言自己沒有能力；那是下列二者之一；盲了的眼睛之喊叫，「我看不見」，或者啞舌的訴苦，「我說不出」。描寫一種沒有快樂的生活就是證明我不會認真了它。想像一個人沒有某種詩意——哦，這與我的情形相近了，因為這表示一個作者所有的恐怕也就够少的了。看當斯只是一個污穢的，年老的，度量狹的，無力發聲

的人，在一個懶懶的屋裏，受哈洛的孩子們的圍攻，也或者受小辯護士們的困擾，就是表示我自己是一個與……哈洛的孩子們一樣銳敏的觀察者。但那些年青的先生們（有一種更相當的禮節）拉着當斯的衣襟就滿足了；他們並沒有猜到他們曾使他的秘密吃驚或者能使他生在書冊裏；我的錯誤恐怕也就在這兒。或者比如說在同二的浪漫小說中——我仍然稱那書為浪漫小說，希望給人一點活痛——在同一的浪漫小說中，現在真開始構成了，我應當停止敘說當斯，而代之以哈洛的孩子們；說我在沙地上遇到我的携燈者所做的那一類工作，再描寫那些孩子們是很寒冷的，被陣陣的雨所噴擊，四圍很淒涼，這些都是實在情形；再說他們的談話是蠢笨而且失禮的，這也實是眞話。在這幾行中，如果我有左拉的天才，我也許在大的一頁上弄出文學的藝術之珍品來，用大作家的筆法描寫燈籠之光，對於失禮加以欣悅的惠愛；到都變完的時候，我的作品會是何等的空洞與沉悶的勝利呀！它會怎樣地不着邊際呀！它會怎樣誤表了孩子們呀！在速記員的耳中，那談話不過是蠢笨而且失禮的；但問一問那些孩子們自己，他們是在討論（他們很應當）生活中可以遇得到的事。在旁觀者的眼中，他們是溼冷而且為淒涼所圍繞的；但問一問他們自己，他們是在隱秘之樂趣的天堂裏，樂趣之根源是一個氣味不好的燈籠。

三

因爲，再說一次，一個人快樂之根源常是繫於猜中的。它也許只靠着一件附屬品，像那燈籠，它也許像當斯的那樣，它在心理學之神秘的內部。它也許存在於永久的失敗之中；以繼續的追求做訓練。它與外界的事物（像旁觀者在他的手冊裏所塗寫的）那樣地無關，以致它簡直接觸不着它們；而這個人的眞實生活，他因此才過得下去的，完全在幻想疆域裏。牧師在他的餘暇中也許正在打勝仗，農夫行船，銀行家收藝術上的勝利；都在過另一種生活，辛勤地經營與他們當前的不同的業務；像詩人的建屋者，他究竟是爲石塊題的，

「在他的爐邊，受了無力的幻想之提示，
照他所喜好的把它重建了。」

在這種情況中詩趣是在隱秘處進行的。旁觀者（可憐的人，連他的記錄！）完全在外面。因爲看着那個人不過是自找欺騙。我們看見供給他的資料的樹幹；而他自已却遠在葉蔭的綠屋頂下，爲風所輕輕吹過，爲夜鶯所巢居。眞正的寫實主義是詩人的，隨着他爬上去像一個松鼠，並管見他爲之生活的天堂。眞正的寫實主義，無論何時何言，是詩人的，去找出快樂所住的地方，並使它與歌唱大不相同的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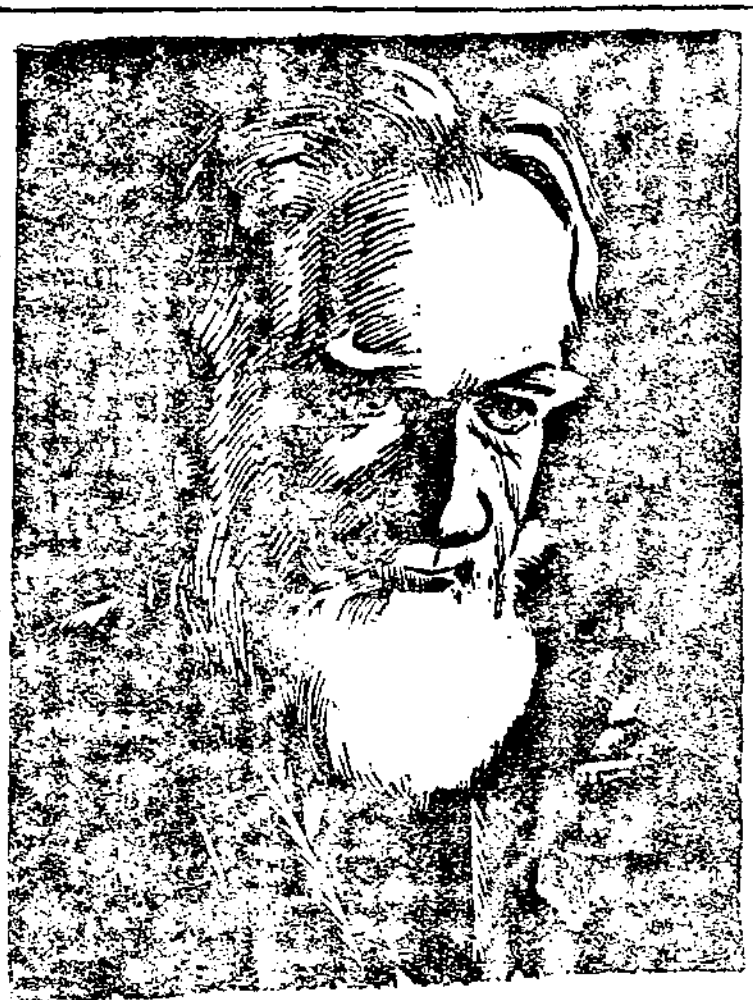
因爲失去快樂就是失去一切。在動作者的快樂中有一切動作的意義。這是解釋，也是託辭。對於沒有燈籠之秘密的人，沙地上的景况是無意義的。這說明了寫實主義的作品之空幻，鬼祟的，確有妖氣的。因此，我們讀英國寫實小說，我們帶着懷疑的訝異去觀察那主角不變地在沉悶的濶潮之下，他如何忍耐他的不肯前進的愛人，忍耐痴姑娘們的閒話，站在他的生涯之完全平曠的荒野間，而不去求安慰於飲酒或國外旅行。因行在法國寫實小說中，在那中午之情慾的人肉市場上，我們帶着厭惡的驚奇看那主角實際上並沒有受誘惑便斜流入各種不正的行爲與不名譽事件裡面去了。在上述哪一種裏，我們也得不到個人的詩趣，迷人的空氣，那是幻想的彩虹之工作，它給裸露的加以覆蓋，也似乎使卑下的變爲高貴；在它二種裏生命也是死沉沉的像生麵一樣，而不高飛開去像氣球入於落日的彩霞；哪一種都是眞實的而難以想像的；因爲沒有人生活在外部的眞實裏，在鹽類與酸類中間，而在他的心靈之溫暖的幻影的屋裏，有圖書的窗子與故事的牆壁。

關於這虛言我們會由一個知道得清楚得多的人得到新近的例子——託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這兒有一篇充滿了力量與眞實，然而沒不

真實。因為在米基達被引入那變可怕的情勢之前，他受了誘惑，而誘惑至少一部分是美好的；一種作品詳述了犯罪的醜惡而毫無暗示誘惑的可愛處，也就犯了忽視生活的適當之罪，甚至一個託爾斯泰寫它的時候，給弄成傳奇劇了。農民沒有受人了解；他們看他們的生活在更美的色彩中；連那聲女郎也爲了米基達用詩意裝束起來，否則他決不墮落。所以，再說一次，甚至一個老白萊的傳奇劇沒有詩意的輝耀與生活的光彩也要變成不可思議的而與神話同等了。

四

在更高尚的書冊裡，我們受了生命的情緒之類的感動；這情緒是極不同地引起來的。我們那樣感動，當勒溫在田中做苦工的時候，當安德勳失去情感的時候，當費維勒與德斯勃羅在河邊相遇的時候，當安東尼「並不懼怯地放下他的盔」的時候，當肯特在將死的利爾身上加以無限憐憫的時候，當在桑夫退夫司基的「被視者與被拒絕者」裏的不訴苦的主角飲乾他的苦難與道德之杯的時候。這些都是合乎人類的心情的記錄。不但愛情，戰場，與危險之光輝的面容，還有犧牲，死亡，與謙卑地忍受了的無功的苦難，都感動我們的詩意的心情。我們願意想着他們，我們極想察驗他們，我們謙卑地希望我們也成了主要角色。我們也許聽見過太多的較小的事了。門在這兒，露天在這兒。



蕭伯納

聞青

——現尚生存之英文學家——

蕭伯納爲當今英文學家，作品以富於幽默見稱。數年前曾來中國一次，林語堂等于滬特設宴招待。氏觀察冷厲，作品常獨具見解。此次歐戰發生，多發表攻擊英政府言論，現時在英倫仍受警察監視甚嚴，不得隨意發表意見。其作品之諷刺幽默趣味，爲當今生存作家中所僅見，無怪英政府如斯待之也。

桃花盛開的時候

(一)

式清

第一章

(一)

小霞已燒好了飯；只是山裏沒有甚麼菜蔬，尤其肉食。雞蛋是儘多的，爹爹昨晚又宰了兩隻雞，過年時從集上買來的作料還煮着些，他今天再稍些鮮菜來就更好了。爹爹該回來了吧？她踱到北屋的門口，看太陽已在南房後正中的那棵樹上，房頂上的烟窗裏冒出的烟一片片地照在土地上，濃淡地恍惚着。那先生肯不肯來呢？娘這一刻沒聽到呻吟，想是睡着了。她輕輕地走進北屋的東裏間，娘正面向牆地靜臥着，她又退了出來，聽姑父在東屋裡又低聲吟詩，她便踱出院門來。門外姑父心愛的那棵紫荊有了蕾，鷄在這片麥場上尋食；她輕輕地走過，再出了那道花椒樹籬，南邊不遠是那棵大桃樹，她立在樹下的大石上。這是一面峭壁的顛頂處，桃樹斜生在石隙中，很矮地覆籠着。花苞更大些了，有要綻開的了嗎？小霞順手拉過一枝來，放到鼻前嗅嗅，還沒有甚麼香氣。一隻大的黑蟻很快地跑了過來，她緊放開手，柔枝的彈力壓那黑蟻拋到山下去了。這時，突然聽到了鈴聲，啊，來了！小霞知道是爹爹已上到這個陡壁下了。從前，年小的時候，隨着爹爹去趕集，二十餘里之外，把收穫的穀類和木菓糶了出去

。歸來的途中，驢背上駝着女兒和從集上買回的零星物品，爹爹常是臉上掛着和藹的微笑，尤其當他們遠遠地望到了這片散碎的青色的時候，爹爹更顯得愉快了。這是爹爹三十年來的勞力的結果。爹爹常說，他選擇這個地地便是爲了有這棵大桃樹，當時還小。爹爹曾費過不少的經營，開墾種植，田地已有十幾畝，這片菓樹更是賺得一家四口溫飽而且有餘的財源。小霞默想着，鈴聲更近了，已快轉上這兒，爹爹似在和人談話。一定是請得先生來了。她感到了一陣的心熱。真的，這個山莊，除去山後劉家山莊的狗兒和他爹有時來一兩趟外，簡直好像是。世記地沒有生人來過了。這個先生，聽爹爹說是甚麼西醫，洋大夫，會是誰樣的呢？她究竟想不到這樣的一個人應該是怎樣的，莫非真像昨天姑父說的那樣：高身量，高鼻子，藍眼珠？這時，爹爹和一個穿着深灰色綢袍的人已從底下那片柿林裏穿過，突然上到了這一盤上，驢背上駝着一隻皮箱和些散碎的紙包。

「小霞，你娘呢？」爹爹看見了她問。

「睡着了。」小霞有些忤忤，看那個高身量的人站住了脚，看了自己兩眼，又對爹爹探問式地看着。他並不是高鼻子，藍眼珠，面皮比爹爹白潤的多了。

「這是小姐？」那人問。腔調也似乎帶些本鄉的土音的

「啊——是我的閨女，」爹遲疑了一下說。

那人把灰色呢帽擱下，向小霞低頭行禮，小霞羞紅了臉，兩手撫在腰前，彎下身去。

小霞隨在他們身後，進了樹籬，那狗，小黑，汪汪地奔了出來，它的凶猛的神氣與粗大的體態使那人驚慌地站住了脚。爹爹喝斥着趕上前去，攔住那狗。讓小霞領着先生進去。小霞和先生幾乎併着肩，覺得極其羞澀，先生一路誇獎着這裏的景緻與清潔，她低聲答應着。爹爹隨後牽着驢趕了進來，叫把先生讓到東屋。

爹爹幫助泡好了茶，吩咐預備端飯，可是一刻，又告訴說那先生堅持着要先看過病人。小霞已把爹爹帶來的黃菲炒在鍋裏了。菜的樣數沒有多少，而除掉過年過節平時却誰也不費這些事和這些錢。她預備好了菜飯進娘的屋裏去看時，先生正在給娘用棉花擦瘡，那小難看得可怕的爛肉，正在脊背上，還粘着不少黑色的膏藥。小霞站在爹爹身後，靜靜看，醫生用鑷子夾起當中的一層黃着黑色的東西，試一試，又放下，又從皮箱裏夾出一團棉花，擠出各部的稀膿。娘不喊疼，好像那兒已經覺不到甚麼了。先生從皮箱的一個小瓶中用棉花蘸出些白色的藥粉，敷在整個的瘡口上，再用一隻磁鐵缸子裏盛着的濕棉紗蒙在上面，然，墊起棉花和棉布，用膠布粘好，便讓蓋好了被休息。治完了，姑父始終只站在了門口，沒敢進來。

小霞把飯送到東屋裏去的時候正聽先生緩緩地講，這是一種討厭的瘡，瘡背，俗稱，得驗驗小便。

「驗驗小便？」姑父驚異地問。

「是的，驗驗尿；可以讓小姐去伺候她，取一些放在瓶裏，等我帶回去。」他又把那皮箱打開，找出一隻空瓶遞給小霞。小霞不敢直看他，却見姑父正稀奇地點着頭。

他們吃飯的時候是由姑父陪着先生，爹爹打橫管，小霞站在外屋，伺候添飯。

「府上幾口人？」先生問。

「就我們四口。」

「平常都够忙的吧？」

「湊合着過就是了。她姑父常幫助作些散碎的活，她娘這一病，這菜都是小姐做的嗎？她真巧，多好吃！」先生誇獎着。

小霞又赧然了，因為「小姐」這兩個字在她還真是初次聽到有人這樣稱呼自己。她跟着姑父認字讀書，偷看姑父禁止她看的那部「西廂記」時會見過這字樣，有時姑父講故事也常說到。她一想到這個稱謂，便覺得其中總有些異樣的味道。「小姐！」她心中感到一片的熱

「這病到底怎樣呢？」姑父又問。

「這——現在還不許說，」先生說得很慢；「因為傷口實在是太大了，原先貼的那膏藥是具有壞處沒有好處的，若早些治，瘡口較小，尿裡如果沒有糖，用刀割腐肉一截除就好了。」

「用刀？」爹爹有些害怕地說。

「用上麻約，一些不疼，」醫生講解着；「這在醫學上叫做瘻疽，又叫蜂窩狀織炎，由好多的小孔裡出膿，和普通的小瘡不同。並且，它的蔓延性很大，如果再有糖尿，更難治了，第一不能動刀，割去之後肉不易長，而且即便能好了這一塊，別的地方自然還會再生。麻煩極了！」

「啊——」爹爹先竟而且驚怕地嘆了口氣。小霞也覺得打了個寒戰的，這瘡竟這般地重！她想哭了。

「難道說沒有——沒有指望了？」姑父小聲地問。

「指望不是沒有；尤其人不會因為這個瘡生甚麼危險。所怕的是在這個生瘡的過程中出甚麼毛病，譬如敗血症或丹毒，這些病名也許你們兩位老人不懂，總之，都是很危險的。我們只希望尿裡一檢驗沒有糖，我帶回去的這點膿裡面沒有丹毒菌就沒關係了。」

「啊！別管怎麼着，你先生得——」爸爸很感激地乞求着說。
「沒甚麼，」先生說：「今天我回去詳細地檢查檢查再說吧。如果有一尾病就真麻煩了，米麵都不能吃，而且必得先把糖尿病治好，才能治好瘡。」

娘在叫小霞，她沒往下聽。爹爹要去送先生，晚上也許不回家，等明天和先生一同來。山路不好走，沒有讓先生一個人來回的道理，再說明天再去接，又怕耽誤事情。家裡有小霞和姑父，爹爹儘可放心了，尤其他也實在惦记着娘的這病，因為，誰知道那瓶那便和那團藤了膿水的棉花究竟會給他一個怎樣的展望呢？

(二)

小霞總擺說不開這個新的意識了。無論她工作或閒暇的時候，她會自然地忘了平日偶然閃灼在她心頭的一切，她總會想：先生，洋大夫，高鼻子，藍眼珠，哈哈，完全不對！身高高，皮膚是那樣的白潤，尤其他那兩隻手，指甲縫裏都沒有泥污。臨走的時候戴上白手套。她最記得清楚的是她隨着姑父送他到樹籬門口時，那先生脫下呢帽，深深地向她鞠躬，雖然她非常遲滯地回答他的「再見」，她却敢看他了。他那滑的長髮，映在西南方斜射的陽光下，閃出幾道金黃的光線。他的眼睛稍稍合攏，那樣地溫和，那樣地——她的心又跳動起來了。

娘今天不像每日那樣地喊疼了，不過，她雖然似乎平靜，而身上覺得特別地發熱，臉上發紅，並且有些腫腫似的。先生臨走的時候也說過，「聽如果發熱不退，便不是好的現象；不過對沒有立時的危險因為的嗓子還好。你們應該多讓她喝些開水，越多越好。」聽先生這話，娘的病果然是像姑父講給爹爹那樣的厲害，平日極不愛聽姑父那樣講，簡直恨他說這話了；而今既這個醫生也竟這樣說！他這話應該是有道理的，雖然他說的那些名詞和道理很令人難懂，而他說的話

調與態度又不容人置疑。姑父常是透着幾分含糊的，尤其是他從藥書上找下來的治療的方子，叫爹爹去抓藥並買膏藥，只兩付便托得腫了這樣人，肉也開爛了。他原先還認爲是好，直到昨天他才不固持了，聽從爹爹去請這位從鎮裡打聽來的治好了××的砍頭瘡的洋先生。「人家說他是從北京哪一個大學堂裡學來的，」爹爹說給他們；「會開腔，開了腔人都死不了！現時在甚麼醫院裡治病。這是回家來，他就是那鎮裡的人，過甚麼春假，人非常好脾氣，一請就來。」果然他是這麼好！

晚飯後姑父也進來，坐在娘的炕對面的桌旁椅子上，斷續地和小霞談論着，吸着旱煙。

「我看——哼！」姑父又低下頭來，點了點。

小霞扭過頭來看着姑父。

「還臉甚麼尿，尿裡有甚麼，有——有糖？怎麼會有糖呢？一點糖也包了回去，有甚麼用！又不吃藥！」

「那——反正——」小霞想替醫生辯護。

「反正甚麼？」

娘呻吟起來。小霞趕過去伺候她喝水。娘忽然說起話來，說大哥來了，舅舅也來了。大哥是十年前就沒有音信，舅舅更是死去了多年的人。姑父皺起了眉頭，小霞更是半怕半愁地哭了起來。是真的嗎？她想，難道哥哥也——也死去了？姑父埋怨方才不該讓爹爹隨了那醫生去，他該在家，因為他有來這人是——小霞沒有了主意，怎麼好？娘不會死的，她總願意這樣地想，不過萬一她出了危險呢？這是不得不防備的事。而爹爹偏偏不在，後事又沒有備齊，其煩惱！她想得很深，却止住了哭泣，只呆對着姑父，姑父嘆息了，她也低下頭來。但在這時，娘又安靜下來了。難道這事便真像陰夜般連一星期的光亮都沒有了嗎？她又默想起來，默想娘若真個不響不動了之後爹爹老了，哥哥不回來，姑父雖能幫些小忙，而大多事情他是做不

了的。剩下自己一個人怎好呢？她不想，娘會先了掉血色，仰臥着，被人裝進棺木，埋到地下；永遠地見不着了！她打了一個寒噤，熱淚迸流下來。她這樣陰鬱地反覆冥想，焦急，悲哀，苦悶，然却時時有那個白的臉，溫和的笑容，和那閃光的頭髮閃到她的眼前來，並且也正是這個飄渺的幻象使她這總在懷疑着這樣的事情該不會實現。

夜漸漸深了，姑父收拾起烟袋，去睡覺了，囑咐小霞也安心睡下去，「老人天相」，也許沒事；娘如果有甚麼動靜再招呼他。小霞沒脫衣服，躺在炕上，娘却好像睡得很穩。小霞的紅腫的眼眶使她再也感不到睡意。她注意聽着娘的鼾聲，強制着自己合上眼睛，漸漸漸漸她迷惘了，而不一刻，忽又被心裏的「洋先生」的念頭擾醒。唉！她長嘆一聲，翻過身去，她的長的髮辮順纏在身後。這半夜她便完全在長醒半睡中度過了，娘的病，洋大夫，「小姐」，他那閃光的長半，「大哥回來了！」「舅舅！」等等，不斷地，並且有時交混到一起地糾纏她。娘睡得倒不壞，她只伺候着喝了兩三次的水，和兩三次的小便。

早晨常帶有一種振作人的精神和喚發人的心情的力量，隨着窗紙漸漸明亮地是她心裡的希望，尤其，那時娘更顯得平穩。她悄悄地起來，端出便盆，回到自己的屋裡去。攏頭的時候看自己的眼睛有些發鏽，眼窩更顯凹下，那道重眼皮也覺得更深了。她竭力撫着頭髮，端詳自己的兩腮，下額，鼻子，耳朵，她忽然飛紅了臉，因為她在想着那個洋醫生，他差不多有這麼白，尤其他那牙齒，亮得發光。她半張着口，眯着眼睛，一個人臉貼近她的臉了，是他！她忽然把鏡子推開了，兩手擡上臉，「我的命會有這麼——！」她竟說了出來。一回頭的時候果見一個人站在門口處，使她大吃了一驚，是姑父！

「你的命也許不會這麼——！」姑父點了點頭；「單看今天那醫生來了說甚麼吧！」

小霞覺得很羞，不過也很好笑，姑父誤會了自己的意思。其實，也正好，因為自己當時的那種心情怎能解釋給人呢？

(三)

爹爹他們到來的時候已經又是晌午了。原來不只那先生，其外更有一位稍矮而稍肥的男人和一位女子。那男子也很英俊，眼睛稍小些，可是五官端正，越顯得和藹。女子是剪髮，長袍。她見了小霞便很親熱地握住了她的手，凝視着她，和氣地和她談話。小霞回答時特別謹慎小心，她其實讀過書，跟姑父，並且自己覺得很能出創，可是今天見了這位女子，却發現自己竟視覷得厲害。十九歲了，不能再算是一個孩子了。她們都先到東屋去坐。醫生和那位先生立刻要水，洗過了手，便提着藥箱過北屋去治。娘昨夜發燒，說胡話，今天飯也不能吃，只是昏昏地躺着，小霞告訴他們。醫生先把一隻小玻璃管放到娘的舌根下，又像姑父似地摸腕上的脈，對着一隻懷錶。一刻，取出玻璃管來看，總看眉頭；「三十九度八！」他小聲地說給那位。

一先給她換了藥再打針吧，」那位稍矮的先生說。

藥布外面已經滲透，膿汁，瘡的四周腫得發紅，中間腐爛的一片有小的破口大小了。醫生讓那人托盤，把擦髒的棉花球放在裡面。他又用銀子夾起爛肉來，用剪剪下，看着極像一層軟骨，裡面的灰色膿汁沖流出來，再內却是一層變了色的爛肉。不再剪了，這次沒用的白色的藥粉，却是用拌了稀薄的蜜汁般的油藥的棉布蒙在上邊。小霞沒見打針，因為那位先生問她這醫了的棉布等要扔到哪兒，她只好自己接過來，拋到房後的山溝裡去了。回來，輕輕地進了屋子，正見那女子把娘的一條瘦胳膊慢慢送進被窩裡。

爹爹告訴小霞這一男一女都是李久中，這位醫生的朋友，張先生林小姐，昨天傍晚到了李先生的家裡，他們正在等候着他，是從城裡來的。「他們都是在一個大學堂裡學治病的，」爹爹說；「我一想，

他們要肯都來，不是更好給你娘治嗎？就鼓着氣把我這意思說了，誰知道一說就成，連這位女先生都願意。他們原是愁咱們家裡沒地方住，這倒不要緊，教那女先生住在你這屋裡，那兩位先生住姑父的屋子裏，姑父暫且搬到存東西的南裡間去，把東西歸置歸置不就行了？却說這幾位先生也真可以，尤其這位女的，真能走這二十多里，淨是山路！說甚麼也不讓我攔脚力。」

「他帶回去的那尿和膿都驗了沒有？」小霞緊着問。

「都驗了。他說尿裏沒有甚麼糖分，這是頂萬幸的事。發燒是中丹毒，他用一隻架子似的機器，拿顯微鏡，檢動那膿，說有甚麼練——球菌，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他又讓我自己去看，我看了看，一片亮水，裡頭有些藍圈藍點的，也看不清，倒是有像他所說的一串小球似的東西。」

「他昨天不是說甚麼怕中丹毒嗎？」小霞焦急地緊着問；「這怎麼好呢？」

「不要緊，李先生說今天打的那針就是專治那病的，其外還給她點藥麵吃。」

小霞隨着爹爹到東屋去的時候姑父還坐在下首陪着他們談話。他們帶來的東西，兩個小綠帆布箱和幾條毛氈，都堆在了炕的一頭。小霞站在門口旁，總覺得人們的眼睛在凝視着她。那位林小姐，聽李先生也這麼稱呼那女子，尤其儘在不眨眼地端詳她，她有些羞赧了。

「糖尿病，先生剛才說說，是怎麼個病呢？」姑父接續着問。

「這病是極煩麻的一種，」李先生慢慢地解釋着，「是因爲脾臟——就是俗說的胰子——壞了。……」

「昨晚她會說胡話嗎？」小霞忽聽林小姐問。

「是的，」她答。

「今天就不會再說了。等晚上再打一針，溫度一退，就沒有危險了。」

李先生還在解釋着糖尿病，小霞聽到的是說山裏很不便好吃那特定的飯食，所以，娘沒有糖尿，病便算好了一半。她心裡非常喜歡。

這是小霞極忙的一天，她得伺候娘，她得做客人和自家的飯。客人帶了來不少的成菜和罐頭，而至少飯湯和乾菜是需要她去做的，再說又哪能不稍微預備些菜？她閑下一刻，爹爹便催她去陪林小姐。林小姐很客氣，很溫和，兩隻大眼睛，面肉稍豐些，一笑的時候也和自已一樣右頰上一個深深的酒窩。她的赭黃色的素旗袍似乎很薄，胸部明顯地凸出着，腳下是豈遜色的絲襪，半高跟的皮鞋。小霞覺得她很美，她讓小霞領她到門外前後玩賞了一會，桃花有些開了，連那綠老的桃樹都呈着一片粉紅，夾雜在剛發出了的嫩綠色的柿樹，梨樹和梨樹等之間，映襯得極美。遠處的山濃淡地重疊着，房後山崖下不遠處的那道澗溝流着水，在一處處的亂石上激起着水花，太陽照得一切都發着光輝。林小姐的頭髮時常被微風吹動一下，杜在在四處叫着：「啊，美極了！」林小姐讚嘆着，「我真願意一輩子不離開這兒了！」小霞也覺得很舒適，雖然這都是她看膩了的景象，並且娘的病畢竟還在地的心頭沉重地短着，而終因爲今天她換了新的，向未經驗過的伴侶，心中稀罕的感覺把煩膩的重壓推開了。他似乎從來沒和年輕的人們在過一起，從她記事沒有多久哥哥便走了，姑父教自己識字，爹爹媽媽整天做活，山後的狗兒也並不常同他爹來，來了也只是在他爹身旁呆坐一會，一句話都不說。

「我永遠不走了，行嗎？霞妹？」林小姐忽然逗小孩般地問她，拍弄她的肩膀。

「怎麼不行呢，林小姐？」

「啊！我叫林麗燕。你別叫小姐了，你就叫我麗燕姐吧，我想我總比你大幾歲，你今年十幾？」

「十九。」

「你真面嫩，我看你真像十六七歲的；多白多美！」麗燕兩手扶

住了她的肩頭，直直地盯着她，小霞低下頭去。方方「霞妹」的稱呼已使她在一閃感中含羞了。她正穿着一隻特別爲了見人而換的新黑布鞋，套的一條改做的娘的嫁裝的青綢單褲。

「你倒沒有纏過腳？」

「沒有。山裏的人家纏了腳不方便。」

「原來就是山裡的人嗎？」

「不是。」小霞大略地告訴她幾十年來的情形，指點着她爹這半生節力的成績。

「你們真是快樂的人！」麗燕最後說。小霞却覺得這話是應該她說她們的。」

晚上，給娘打過了針，麗燕和小霞睡在北屋的西裡間，小霞的房裡。麗燕把長衣脫去，鋪蓋上帶來的毛氈。小霞也只脫去了鞋。過了一刻，麗燕翻過身來，問小霞：

「你定了親事沒有？」

小霞羞臊了，答不出來，只小聲地咯咯地笑。

「別害羞，霞妹，麗燕過了一會，又笑春說：「告訴我，定了沒有？」

「沒有。」小霞抑制着，小聲地答。

「昨天李先生回去我正和張仲明去他家找他。我們是休了假，想到鄉下玩玩，住幾天。城市裡過得太膩！他一回去便告訴我們這兒的風景好，願意我們一同來玩玩。李允中真是個好人，他不忍放下病人不管，雖然他並不要治病的錢，但又不好拋下我們。你家老人也一力地邀我們，我們實在是恐怕住處和吃食都不方便，可是到了這兒還真舒服。只是太累你了。」

「這累我甚麼？我娘不更累你們嗎？」小霞覺得這是第一句她答的得力的話。

「霞妹，你猜允中還說過甚麼？」麗燕又笑着問；「他還說，說

你像他的一個女友。

小霞又羞了，心頭跳動得厲害，早晨梳頭時的思念又從她的心頭閃過。

「你真美！你的眼睛真好，多漂亮，多大，雙眼皮！頭髮那麼黑，只是——你那個小酒窩，說是我這兒也有一個，一笑，果然正像他那女友。這是第一次聽人當面誇自己美，雖然出在一個女人的嘴裏。她沒見過多少生人，更沒有生人當面批評過她。「女友！」「女友！」到底還是甚麼意思？她恍惚地意識着應該是他女人，不禁感到些先意了；把臉悄悄地扭向牆去。

「李允中還沒有結婚，還剛才說的他那個女友也沒有消息了。他才二十八歲，也算是一個漂亮小夥。」

小霞又把頭扭過來。並且，覺得自己的膽量忽然被這一陣的歡欣帶來了。

「他——不是那位張先生多大歲數？」她轉了原意地問。

「仲明二十九歲了，我二十五，」麗燕自己介紹。

「真的——嗯，林小姐，不，麗燕姐，你，你和張先生——？」小霞沒說出口來。

「我和張先生怎樣？」麗燕故意笑着反問她；「你猜呢？」

「我猜，——定了親了吧？」

麗燕笑了，小霞也笑了。沉默了一會，麗燕又勸她把髮辮剪去，小霞沒答甚麼，因為她究竟是盼開通的女子，她念過書；不過，姑父一定會首先反對。他一定會像那年忽然聽爹爹從市集裡回來述說鎮裡也有了許多女子剪髮的時候，引証許多古語，說許多義憤填胸的話。老人們多是固執的，爹娘雖然不像姑父，畢竟也不大樂意，所以，她覺得這件事情竟很難辦到。可是，她學已喜歡麗燕那髮式了，學已想過自己如能剪去的情形因而這個剪髮的念頭使她釋糊地顛倒了一夜。早晨起來，去看娘，極其驚人的是娘的臉不像前兩天那樣紅腫了

眼睛也睜得大了些，小霞熱烈地握住娘的手，不燒熱了。娘覺得背上的疥有些發疼。換藥的時候，先生們都說娘的危險不至再有了，只是疥裡的爛肉脫盡，長肉生皮便容易了。小霞極其歡快。這一天還繼續着吃藥和打針。

午後，麗燕邀小霞領他們去爬山，爹爹也催她去。她和麗燕在前面，從房後的一條小徑上去，盤轉着上到一片較為寬敞的平台上，它不直通移邊的山嶺，須先下來從它脚下再繞上別的山頭。台的南畔石壁上斜豎地鑽出一棵楓樹，剛在發芽。小霞告訴他們爹爹會預備在這兒栽樹，從山下把泥運來，放進種子，堆在石縫處，而一陣的風雨便把它們刷去了。這兒沒有屏蔽，擋不住風。下面散生的幾棵柿樹便是由這兒吹下的種子。並且這棵楓樹是爹爹特別尋來的種子，不知怎麼只有這一棵長在了這兒。麗燕坐在台沿處，用手帕擦着汗，很誇獎這兒的風景。從那楓樹的枝杈間可以看到下面幾盤下的他們那山莊，一片青色的麥田，一叢叢黃綠的樹木，夾雜着幾片粉紅。樹籬裡是那東南北的三合房，他們似乎看見是爹爹走進門去了；不過一切都小得極難辨視。還不到元熱的時候，而他們隱約地看到四方好幾處的山谷裡，冒出了輕淡的白汽，慢慢地升騰移動。這是出岫的雲，麗燕確實是第一次看到。這時，李先生在唱着甚麼歌曲，一個字都不懂，仲明吹着口琴合着。麗燕指東畫西地問着小霞，小霞却只直直地站在麗燕背後，沒敢看那兩個男人。

「今天不再上別的山頂了，我太乏。」麗燕說。她經過昨夜一晚的休息，倒使她的腿腰酸疼了起來，到底二十幾里，又有山絡，不是小的程途。她又把小霞拉到她的身旁坐下，握住她一隻手，直直地看着她起來。小霞覺得很不自在，總意識着那兩個男人也在不轉地盯着她。她沒有抽回手，只是臉紅了。

「喂，允中，我昨天晚上會勸霞妹剪髮；你說，她若剪了髮不更像——？」

「噢！」允中沉默了一刻；「霞妹倒是真該剪髮。」小霞早感到了萬分地羞臊，這李先生也竟叫自己「霞妹」！比昨天的「小姐」更加！可是他叫得那樣地自然，自己倒不該着意它了。「你自己不願意嗎，霞妹？」麗燕又問，顫動了幾下地握着的

那手。

「我倒沒甚麼不願意的。」小霞答得聲音極低。

「一定家裏人都不肯讓剪，是嗎？」張仲明說。

「老人們常常是守舊固執的。」允中慢慢地說。

他們又都沉默了。杜鵑在四處叫，一隻灰色的野鬼突然從下面不遠的一道山溝裡跑過崗頭去了。太陽把西南方的一個山峯的影子漸漸籠罩了它脚下的幾道山壑。遠處的山好像漸次也模糊了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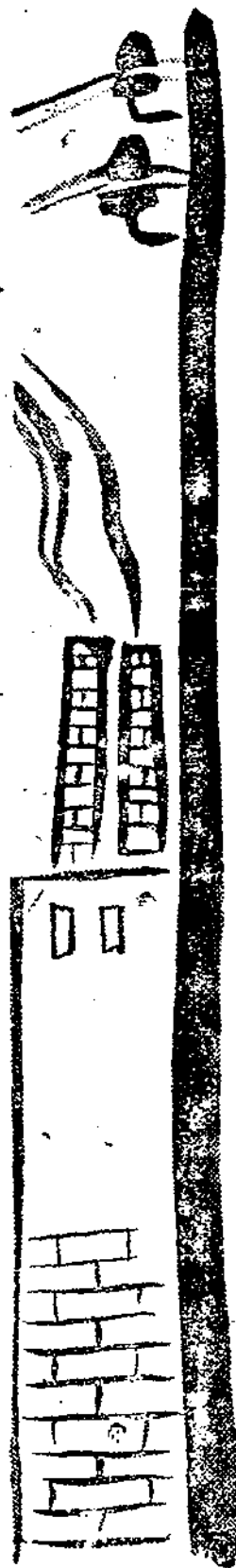
「不早了，回去吧！」麗燕立起身來，還拉着小霞，兩個男子也隨着立起。才是乘着興頭上來的，沒覺到遠；這條下山的路却變得又長又難走了。麗燕上了這兒，已覺得腿發了軟，便要仲明過來扶着。她和仲明挽着胳膊，在前下着，小霞和允中靜靜地隨在後邊。皮鞋底踏在碎石上，極滑，一不留神，麗燕便坐地上了，博得一片笑聲。他們這樣盤轉着，注意脚下，慢慢地下，忽然聽允中叫了一聲麗燕。

「我倒想了個主意，替霞妹，」他歡快地大聲說。

「什麼主意？」麗燕和仲明同聲問。

「老人們不是都迷信，都信神嗎？讓霞妹去說她會替母親許過一個願心，情願剪下自己的頭髮，以表誠心，求母親的病好。老人們一定相信，並且要誇獎霞妹孝順。」

「這真是個好主意！」誰都覺得。「霞妹，這行了吧？」麗燕轉過頭來問她。他沒有答甚麼。因為，她這時好像心中擠塞着許多的端緒，很多，而都是些甚麼呢？又似乎互相糾纏成了不知道是甚麼的一團，使她聽了人們的話都不知道該答甚麼了。



世界文壇消息 汀生

介紹與批評

日本文學博士本間久雄近著之「文學與美術」業已出版。一般書評人認為該著乃以鑑賞的豐潤，考證的精密及具有廣汎的視野著稱，為著者近數年來有力之作。此書計分前後兩篇，後篇並有日本國民畫家森田恒友等近代名畫家的作品，內有解說與闡明，關乎此，該著並將其會心的文字到這書中出現，誠為有識文化階層的座右銘云。

義大利作家克羅采近有一新著問世，名「成材的哲學」，羅馬版，威科的思想乃為自羅泰森斯以來純粹義大利思想之結晶，由此書可知義大利固有的哲學與思想，主張揭棄形式的合理主義與抽象的進步概念，昂揚具體的行動主義。

「法蘭西之敗」的作者莫洛亞於「衝破靈魂之人」發表後再以科學為主題的小說即為最近出版的「談心器」一著，其內容並不是從科學問題的正面而敘述者，氏由談心器的發明，而在科學之道德及精神公析上，擲論大西洋上的新聞，並論及美國的兩大底流——清教徒的側面及粵邊疆精神，為一非常有興趣味的小說云。

「成吉思汗的壯年時代」，近在東京出版，著者為柳田泉，這是一世英雄成吉思汗悲壯豪俠的人間記錄，從其在蒙古之一角厥起到震盪歐亞天地，敘述頗詳，在歷史上至今尚有着光芒燦爛之一頁，此書將英雄成吉思汗壯年時代光芒萬丈的生活，描劃得津津有味。

日本「新文化」雜誌四月號內有「海洋文化特輯」，內有「海洋地政學與西南太平洋」，「大東亞海與文化建設」，「印度支那文化的性格」，「海洋文學與開拓精神」，「英吉利的侵略文學」，「海與美國文學」，「海與英國文學諸論文」，尤其後三篇，謂英美文學，含有濃厚的侵略性質。

日本詩人為與國家之發展協力，特舉行詩壇之總動員而開始舉辦，「國民詩雜誌」於四月下旬發刊將由此試刊中可看到日本今日詩的展望。

與俯視精神的燃燒，該刊大小已定為二十開紙印刷，半年出刊一次。

最近日本新聞雜誌，由於廣告稅的關係，凡各刊中之「新刊介紹欄」已於四月起取消。

美國小說家弗蘭克諾里斯著之「小麥」已出版，這是一部暴露美國西部農村內幕的作品，而從其社會機構上縱橫來把握出的名著，在這裏，農村中的生，死，戀愛，藝術等皆描寫在內，描寫頗為生動之。

德國作家辛金卡著之「亞尼林」，在德出版後，頗為轟動，近聞此書已實銷出五十六萬部以上，這是一部描寫新德國建設的文學，一般認為這是一部新興生產文學的最高峯之作品。

薩馬賽特，莫姆近作「我的手記」內為解剖法國崩潰之經過，戰前法國全般道德的頹廢，並對德法之兵士加以比較，言中多為懇切之語。詩人威廉，班尼特今年度的長詩「天國中肉體」已在雜誌中出刊，內並有劉易士，卡爾德爾等之作品之。

義大利少女詩人安特奈拉，達爾菲諾在芳年九歲時，所作之散文詩「坎帶」其中所描寫的是夢的圍霧氣清楚的回憶，文壇作家，學者，批評家威對此作品加以驚嘆，今年十五歲，她已能開始寫出正確韻律的詩，近作「拔草」，在米蘭諾之蒲羅拉書店出版，據編者所言，該少女特種的情感，多為自然之河露，其作品之取材大部分為花，草，樹木，季節，雲，風景之類。

密勒德萊特，喬鄧的名小說「紅文徵」，內為在班薛爾尼亞人曼海姆開卡拉斯店人物的歷史之羅曼斯，該書作者乃為一閑秀作家云。

約翰，帕索斯的名作「我們的土地」係一新型的該國之國史。又漢斯巴哈的「一千人之死」為一部新的「西部戰線」之小評，描寫亦頗生動云。

編

× 石子臥病，本期由本人負責編輯，在選材上與前兩期也許稍有不同，大體上總差不多，讀者也許可以理會得出。

後

× 經柳龍光先生連絡，由本期起，在六七兩月號中，特闢滿洲作家特輯一欄，每次介紹四位作家，與讀者見面。同時由編者介紹，國內青年作家八位的作品，在「新滿洲」七月號上發表。介紹的八位是：(一)散文方面——麥靜，慕容慧文，幻鷗三君，(二)小說方面——程心枏，公孫燦，東方禹，蕭菱，張君壽五君。因為滿洲方面需要的是散文小說，所以新詩方面沒有推荐作者。希望藉這種交換刊載作品的機會，開闢關外的青年朋友們，彼此間可以更多一番認識。原來希望將關外作家的相片同時刊出，因柳君公赴南京，沒有趕得，下一期也許可以辦到。

記

× 近來因林榕先生太忙，國內文壇及出版界消息，未能逐期都有，非常抱歉。以後希望多有讀者朋友，來供給此種材料。
× 還得再提醒大家一下：關於定閱本刊及其他營業事務，歸華北文化書局辦理，請向該局接洽。定閱手續非常簡單，按定價匯款給該局即成，不過該局不收郵票，千請大家注意。華中華南定閱本刊請向南京中央書報社辦理為荷，因該社與華北文化書局定有交換刊物合同，直接定閱反倒不方便也。
× 傅洽沙君請函告通訊處，因有一點稿費，存武德報會計處匯寄出。(鐵筆)

(以上接第五頁)

錢稻孫

一，文化人之使命，在戰時特見加重；既不能投筆從戎，亦別無轉向之必要。

何其鞏

大東亞戰爭中華北文化人也有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麼呢就是各個應當覺悟不要再來空談理論而要做到腳踏實踐的方面負起來新的建設工作。

鮑鑑清

積極宣傳，喚醒民眾協力邁進大東亞共榮圈。

阮尚介

大東亞戰爭之最後目的在建設東亞共榮圈但共榮圈之解釋有不明瞭者所以華北文化人之使命先應明確解釋共榮圈之意義與我國在共榮圈內之地位俾一般民眾知所適從。

王石之

大東亞戰爭在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展開以後，東亞共榮圈的地域，與日俱增。不久就可以完遂了新東亞建設的大業。這不但是東亞全民族的榮幸，在世界史上，也是一個新的紀錄。

大東亞戰爭的意義，簡括來，就是東亞民族要從英美帝國主義者侵略下來爭取解放和自由的戰爭，也就是東亞民族要求把東亞民族的版圖歸還到東亞民族手裏來建設東亞共榮圈的一個戰爭。在這樣燦爛光輝的戰鬥裡，東亞民族應當具有如何熱烈和緊張的情緒來期待着他的實現呢？

爲了實現建設新的東亞起見，中國對於友邦日本，應該以整個力量來協助。尤其是我們華北，因爲地位特殊的重要，所以坦貴的使命更爲重大。自然，這種使命不是限於某一方面的，現在把文化人應該負的使命，來述說一下。

自從英美勢力侵略到東亞之後，最受重創的，首先要算中國了。政治，經濟方面，姑且不論就是文化方面，所遭受的侵襲，也是非常的厲害。西方文化波流所及，把中國固有的文化幾乎全被沖洗淨盡了。近百年來，國人只知道醉心歐化，却把自己祖先遺留下來的國粹，渾然拋棄。其間雖不無有志之士，毅然奮起，大聲疾呼來希圖挽回這種頹勢，但大勢已成，也無可奈何。現在英美勢力，已經一掃而空，所以我們負着文化方面責任的人，應該趁時興起，盡量來倡導恢復東方固有文化。

「復興東亞」是東亞全民族的口號，而復興東亞的責任，當然要靠中日兩大民族來負擔，中日同文同種，原是兄弟之邦，現在共同來排除英美的侵襲，復興東亞，應該從內心的改善來實行親善，實行親善，應該從心理的建設開始，我以爲由文化方面着手，是最主要的，因爲發揚文化這種工具，可以構成民族合作的精神，中日文化交流，就可以彼此了解，感情也就一天一天融洽起來，所以這種工作，文化人也應該努力來從事參加。

再者要完成大東亞戰爭的大業，普遍的宣傳工作，是有必要的，大東亞戰爭的意義能够深入民間，效果的宏大，一定很有可觀，我以爲文化界的人們，應該從速組織一種宣傳機關，像組織講演會組織宣傳會，和利用標語等等，都很有力量，不過在文字上繪圖上，或者是映畫上，不一定要文詞如何的深奧，繪圖如何的約麗，主要是在懇切，簡明方面來努力，使一般民眾能够了解大東亞戰爭的意義，充實戰時的力量，這是我們文化人的一大使命。

(未完)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鐸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中國文藝

第六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五角 •
 全年六元 • 半年三元
 郵 費 在 內

強身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油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